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增 4
752
19





梁武帝

齊梁之際天下始有志節之士馬仙碑之下降也何允何顛之召而不赴也顏見遠之死也梁武能容之而諸君子者森森自立於人倫晉宋以來頑懦之風漸衰止矣非待梁武之獎勵之也夫齊之得國也不義之尤者東昏之淫虐亦殊絕而非他亡國之主所齒齊亦何能得此於天下士哉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後風教永亡於天下大臣者風教之去留所託也晉宋以降為大臣者恬其世族之榮以瓦全為善術而視天位之去來如浮雲之過目故晉之王謐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託國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希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師效以為固然而矜其通識故以陶潛之高尚而王宏不知自愧強與納交已不愧而天下孰與愧之則非凜秋霜懸白日以為心亦且徜徉而有餘地至於東昏之世尸大位秉大政傳此驚君販國之衣鉢者如江祐劉暄沈文季徐孝嗣之流皆已死矣東昏所任如法珍梅蟲兒諸尚小又皆為人賤惡而不足以惑人其與梁武謀篡者則沈約范雲於齊無肺腑之寄而發跡於梁以乍起者也於是而授受之際所號為薦紳之領袖者皆不與焉則世局一遷而夫人不昧之天良乃以無所傳染而孤露梁氏享國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舊習板除已盡而賢不肖皆得自如其志意不相謀也不相溷也就無道之世而言之亦靈雨之句乍為開霽雖不保於崇朝之後而草木亦藎藎以嚮榮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黨錮興而漢社移白馬沈而唐宗斬世臣之重繫安危也繼治之世然也宿草不除新美不發故宋齊鬻君販國之老姦絕而齊有自靖之臣世臣不足倚而亟用其新也繼亂之世然也若夫豪傑之士豈有位大權尊名高族威者在其目中哉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陶令之風不能以感當時而可以興後世則又不可以世論者也

謝朓與何顛何允同徵不赴而朓忽自至角巾白輿拜謁以受司徒之命人知朓之亦知朓之不終其節者何以冒天下後世之譏而不恤邪朓於時老矣且受三事之命終不省錄職事當無所希冀之暮年而未嘗貪權利以自裕朓何昧於名實哉益有迫之者也孰迫之子弟之迫之也蓋謝氏於此歷三姓而皆為望族朓死而勢衰朓終隱而

其族之氣燄熄矣當鬱林且試之日肅戒弟淪以勿與齊明篡而不與推戴之功子弟方且怪焉迨東昏虐殺而幸保其宗肅可以先見服其子弟及梁篡而肅猶遠引子弟又不能弗怪也已而梁位定梁政行梁然可觀則子弟觀望之心釋而競進之志不可遏肅不出而見絕於當世則閨門之內相迫以不容肅於此亦無可如何而忍恥包羞不憚以老牛為犧而全其舐犢之恩也是可悲也至尊者君而或能抗之矣至親者父而或且違之矣瑣瑣禽犢敗人之名節垂老而喪其本心亦可畏也夫悠悠天下孰有如王思遠之於凡晏勸其自裁而免於逆死者乎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父母之不諒可形之歌歎而子弟之相煎其威更踰於天白首扶筇惟其所遣一至此哉陶令之子不愛紙筆幸也而何歎焉

晉武任賈亮而亂其國宋武任謝晦傳亮而翦其子故梁廢王亮為庶人用徐勉周捨而抑沈約誠有鑒於彼也充晦亮魏晉之世臣也何怨於故君而望風獻款屢其社饒其鬼臧其血允不問而可為寒心晉宋之主舉國而聽之何其愚邪或曰人為我犯難以圖我因以得天下既得而忘之疑於寡恩晉宋之主所以沾沾而不忍亦過之失於厚者也漢高之斬丁公則過之失於薄者也失之厚而禍非所謀亦必不可哉曰此不可以小人懷惠之私為君子之厚也亂人不死天下不甯怙惡相比懷其私恩則禍亂弗懲豈區區較量於厚薄者乎晉惠公殺里克傅春秋者謂里克非惠公之所得殺非也亂臣賊子天下無能正其罰而假手於所援立之君天道也非人之所可用其厚薄之私者也梁武之於此天牖之弗容自昧矣沈約之於齊任未顯也故其罪輕於王亮亮大臣也約雖抑而不廢亮承廢而不庸天理之差也張稷逃於刑而死於叛民惡尤烈於亮與約也天之所罰梁不逆焉故得免於賈亮謝晦之禍若不能免愧於己因以怒人相勸以惡而禍乃不訖以之為厚自賊而賊世庸有救乎

縱警吉瑜之事人皆可為也而無有再上漢關之書擢梁門之鼓者曠千餘年坐刑之女子亦無敢聞風而效之何也不敢也不敢者非畏也父刑即不可免弗聽而已矣未有反加之刑者亦未有許之請代而殺之者本無足畏故知不畏也不畏而不敢者何也誠也平居無孺慕不舍之愛父已陷乎罪抑無驚哀交迫之實當其擗鼓上書之日而無決於必死之心者天臨之皎日照之萬耳萬目交注射之鬼神若在其上而鑒觀之而敢飾說以欺天欺鬼神

人欺已以欺天子與法吏也孰敢也縱警吉瑜之敢焉者誠也天下後世之不敢效者亦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人之心也天之道其敢欺也乎哉於是而不敢之心大矣天有所不敢故冬不雷而夏不雪地有所不敢故山不流而水不止聖人有所不敢故禹湯不以天下與人孔子迷而不作人皆有所不敢之心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中君子以立誠而居敬昧其所不敢而效人之為以欺天下則違天而人理絕王莽自以為周公曹丕自以為舜禹敢也楊雄以法言擬論語王通以元經擬春秋敢也聞古有不揣而做之愚夫愚婦所不自欺之心僻而辨偽而堅者無所憚而為之皆自絕於天者也然則有效縱警吉瑜之為者明主執而誅之可也

惟以勢利為心則無所不至故鄙夫而與事君上以危國而下以亡身也必矣趙修得幸於元恪甄琛王顯諂附之高肇忌修將發其奸琛顯懼而背修附肇助肇攻修密加重刑殺修以滅口險而很也如是亦可畏哉雖然無足怪也鄙夫之情所必至也小人之與鄙夫氣相翕而忘其相害機相制而不畏其相傾非異也所異者君子不審其其反面相攻而信以悔過自新撫而收之則愚矣過有可悔有不可悔沈溺佞幸羶穢之中與相膠漆是過之不可悔者也而何為聽之易曰君子豹變言豹文蔚而不可章雖能變物而小人之所革者徒面而已中國未革莫之變也蔡京不旬日而盡改新法司馬公何為而信之哉工於面者忍於心疾叛其所與交狎者致之死亡而心不為之怵斯人也雖在脅從罔治之科而防之也必嚴故聖人之待人恕矣而斥言其不可與事君絕之惟恐其不至也開以悔過之科則鄙夫之悔也提於梓鼓一無所不至之情耳君子而為其所罔哉

三代之教一出於天子所立之學宮而下無私學然其威也天子講道之精備道之廣自推其意以為教而師儒皆喻於道未嘗畫近小之規限天下之聰明以自畫於章程之內其道略見於大學若是乎其淵深宏博而不以登天為疑也且自天子之子以降無異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自以族望而登於仕非以他日受祿散之以利而使學故學者亦無苟且徇時求合於章程以微名利則學雖統於上而優游自得者無一切之法以行勸懲亦猶夫人之自為學焉而已也乃流及於三季之末文具存而精意日以泯忘國家之教典抑且為有志之士所鄙而私學興序圯矣非但其法之弛也法存而以法限之記問之科條愈密而愈偷也以三代之聖王不能持之於五世之後而况

後之有天下者道不本諸躬教不盡其才欲以齊天下之英才而羈絡之不亦難乎乃或為之說曰先王以學域天下之耳目心思而不過然則非以明民而以愚民學其桎梏乎後世之學其始也為桎梏而其後愈為君子所不忍言故自周衰而教移於下夫孔子豈為下而倍尸天子之道統乎教亡於天下聖人之所重憂不容不身任之亦行天子之事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教移於下至秦而思之禁天下以學而速喪道以自亡然則後之有天下者既度德量力因時而不足以化成天下則宏獎在下之師儒使伸其教雖未足以幾敬敷五教興胃教樂之盛而道得以不喪於世梁武帝既置五經博士於國學且詔州立學矣而不敢自信為能培養天下之俊士一出於鄉國之教也又選學士住雲門山就何允受業知教之下移而不錮之於上亦賢矣哉三代以還道莫明於宋而溯其所始則孫明復胡安定實開其先至於程朱而大著朱子固嘗推孫胡之功矣夫宋於國學郡縣之學未嘗不詳設而加厲也而教之所自興必於孫胡道之所自明必於程朱何也國家以學校為取舍人才之徑士挾利達之心桎梏於章程以應上之求則立志已荒而居業必陋天子雖欲游學者之志於昭曠之原而莫繇固不如下之為教為學也無進退榮辱之相禁制能使志清而氣亦昌也韓侂胄張居正亟起而墮塞之嗚呼罪浮於桀紂矣或曰教出於下無國家之法以糾正之則且流於異端而為人心之害是固然也即如何允者儒而詭於浮屠氏者也然所惡於異端者為知有學而擇術不審者言耳若夫壞人心亂風俗釀盜賊篡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祿之鄙夫為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者之為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即如何允者以浮屠亂道矣然王敬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徵與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桎梏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詩讀書以徵當世之知而已矣則其清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為己之初心可使正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乃桎梏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教移於下而異端興然逃而歸焉可俟也非後世學宮之教狎虎而傳之翼者比也上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學之統在下久矣弛鹽政以任民之採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廣國儲以寬農其為裨政也無疑甄琛姦人也元恪信之罷鹽禁而

元總邵鑾之言不用夫琛之欺主而恪聽其欺固以琛為利民之大惠而捐己以從之也人君之大患莫甚於有患民之心而小人資之以行其姦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沒則受富商豪民之賂而為之言爾於國損於民病矣恤哉嗚呼民之殄瘁也生於竊據之世為之主者惠民之心

天牖之小人蔽之蔽焉而尼之不行雖有其心如無有也猶可言也蔽焉而借之以讎其姦私則惠民之心於以賊民也無可控告也上固曰吾以利民也其以我為非者必不知恩者也必撓上而使不得有為者也必懷私以牟利者也而小人之藏隱終不覺其為邪邪此下民其尚孰與控告哉不信仁賢而邪佞充位仁而祇以戕義而祇以賊毒流天下而自信為無過於民之死積而國之危亡日迫而不知太平之歌頌盈於耳而鴻雁之哀鳴偏於郊其亡也不足恤也民亦何不幸而生斯世也

將不和則師必覆將豈易言和者哉武人之才不競則不足以爭勝有功而驕其氣銳也無功而怯其恥激也智者輕勇者而以為爪牙勇者貌智者而譏其嘯諾氣使之然也响响然易與而於物無爭抑不足稱武人之用矣韓信任為大將而羞伍樊噲關羽自命親臣而致忿黃忠不和也而導之以和非若與當國大臣善為調馭安能平其方剛之氣乎漢高能將將矣而不能戰韓信之驕無以得信之情也武侯費詩能消關羽之戾能得羽之情也曹景宗驍將也韋叡執白角如意乘板輿以麾軍夫二將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輕矣武帝豫救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得將將之術矣叡以容景宗易救景宗以下叡難然而非然也叡能知景宗之驚而景宗不能知叡之宏景宗之氣斂而何患叡之不善處景宗邪且其詔之曰韋叡卿之鄉望動之以情折之以禮而未嘗有所抑揚焉叡以景宗之下已而讓使先已告提景宗乃以叡之不伐而變虛難以自抑如其不然叡愈下而景宗愈亢叡抑豈能終為人屈哉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自信其御之道得也鍾離之勝功侔泚水豈徒二將之能哉鍾離事屬景宗梁制尚書令史並以才地兼美之士為之善政也而亦不可繼也何也據史之任凡簿書期要豪毛委瑣一或差謬積之久則脫漏大而下行於州郡吏民者爭訟不已其事褻矣故修志行者不屑問焉刑名錢穀工役物料之紛亂無賞罰以督其後則不肖者縱以行私賢者抑怨而廢事若必嚴以賞罰則以細故而傷清流之品行人士終厭棄

而不肯為其腐為之者必其冒昧而不惜廉隅者也則其勢抑必於今史之下別委簿書之職於胥役而令史但統其綱是以今之部郎仍置吏書以司案籍則今史虛懸而權仍下替蓋自有職官以來皆若胥吏之姦詭而終莫之能禁夫官則有去來矣而吏不易以乍此乍彼之儒生仰行止於習熟之姦吏雖智者不能勝也於是而吏亦有三戴考成別選曹署之例然而無補也官者惟朝廷所命不私相授受者也吏雖易而私相授受者無從禁止且其繁細之章程必熟嘗而始悉故其練達者欲弗久留其司而不得易之而欲禁其授受也抑必不能則其玩長上以病國殃民如尸就之在腹殺之攻之而相續者不息此有職官以來不可革之害又將奚以治之邪夫姦吏亦有畏馬訶責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誅殺猶非所畏也而莫畏於法之簡法簡而民之遵之者易見其違之者亦易見上之察之也亦易矣即有疏漏可容侵罔者亦纖微耳不足為國民之大害也惟制法者以其偶至之聰明察絲忽之利病而求其允協則吏益爭以繁密詰曲術其慎而譽其姦雖有明察之上官且為所惑蔽而昏窳者勿論矣夫法者本簡者也一部之大綱數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綱數條而已矣析大綱以為細碎之科條連章屢牘援彼證此眩於目而榮於心則吏之依附以藏隱者萬端詭出而不可致詰惟簡也盡然立不可亂之法於此則姦與無姦如白黑之榮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無所用其授受之密傳而遠郊農圃之子苟知書數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絃誦而暮簿領自可投以新而習如其故雖間有疏脫而受其愚蔽不亦鮮乎則梁以士流充令史之選治其末而不理其本乍一清明而後必淆亂故曰不可繼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開治而法則以制亂安能於今史之中求治人乎簡為法而無啟以亂源人可為今史也奚必士哉

聖王之教絕續之際大矣哉醜疵之小大姑勿苛求焉存同異於兩間而使人猶知有則功不可沒已其疵也後之人必有正之者矣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議已而患其無可議也周公而後至漢曹褒始有禮書又閱四姓至齊伏曼容始請修之梁武帝乃救何佟之伏臘終其事天監十一年而五禮成其後嗣之者惟唐開元也宋於儒者之道上追東魯而典禮之修下無以繼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蓋力求大醜而畏小疵慎而篤道乃息於天下矣夫以彝倫攸斁之張孚敬而小有釐定抑可矯歷代之邪詎而反之於正若懼其未盡物理而貽後人之過發則

又何所俟而始可慙其心乎有其作之不思其無繼之者秦滅先王之典漢承之而多固陋之儀然叔孫通之苟簡人見而知之固不足以惑天下於無窮也若叔孫通不存其髣髴則永堅矣曹褒之作亦猶是也要其不醜亦豈能為道病哉至於梁而人知其謬伏曼容諸儒弗難革也如封禪之說成於方士而諸儒如許惲者正名其為緯書之邪妄辨金泥玉簡之誣闢鄭元升中之謬繇此推之梁之五禮其賢於漢也多矣然非有漢之疵則亦無據以成梁之醜故患其絕也非患其疵也疵可正而絕則不復興也夫禮之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絳也仁義之以為體孝弟之以為用者也五倫之所經緯人禽之所分辨治亂之所司賢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無所麗矣故夷狄之盜賊惡之佛老棄之其絕可懼也有能為功於此者獲其功略其疵可也伏曼容諸子之功偉矣梁武帝不聽尚書庶務權輿欲罷修明之議固君子之所重嘉而嗣者其誰邪

與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恒也利其同逆而親任之比於匪人必受其傷則晉於謝晦是已已謀逆而人成之因殺其人以捨己之惡其惡愈大楊廣殺張衡朱温殺叔琮而死亡旋踵天理之不可誣也使司馬昭殺賈充以謝天下天下其可謝而天其弗亟絕之邪已謀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惡其人心之不昧者也存人心於百一者惡其人則抑且自惡坐惡其影夢惡其魂乃於同逆者含惡怒之情而抑有所禁而不能發心難自誣無可如何而聽其自斃則梁武之於沈約張稷是已沈約非齊之大臣梁武帝之始與國政惡固輕於賈充謝晦矣然和帝方嗣位於上流梁武猶有所疑而約遽勸之以速奪其位梁武欲置和帝於南海而約勸梁以決於茲蓋帝猶有憚於大逆之情而約決任天下之惡以成之是有心人所必憤者也若張稷者自以己私與王珍國推刃其君固梁武之所幸而實非為梁武而弒若趙穿之於趙盾賈充之於司馬昭也故此二逆者梁武深惡之而果其所宜惡者也雖梁武抑豈能伸罪以致討於約與稷哉徒惡之而已惡之深因以自惡也於惡之深知其自惡也置稷於青冀而弗任約以秉鈞抑安能違其不可盡泯之秉彘乎不殺稷而稷失志以死於叛民不殺約而約喪魄以死於斷舌之夢帝語及稷而怒形於色約死而加以惡謚推斯情也帝之自疚自報於獨知之隱雖履天子之責若無尺地可以自容也可知矣然而終不能殺稷與約者則以視楊廣朱温為差矣已有惡而不能伸討於人矣已有惡而殺助道

之人然後人理永絕於心均之為惡而未可以一概論察其心斯得之矣

壅水以灌人之國邑未聞其能勝者也幸而自敗不幸而即以自亡自亡者智伯敗者梁武也智伯曰吾今而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前乎智伯者未之有也而趙卒不亡智自亡耳後乎智伯者梁人十餘萬漂入於海而壽陽如故宋太祖引汾水以灌太原而劉氏終未有損天下後世至不仁者或以此謀獻之嗜殺之君其亦知所鑒乎人有相殺之具而天不廢之天有殺物之用人不得而用之虎豹犀象天之所產於人為害者也紂用之王莽用之而皆以速亡彼其以勢用而不可以情使能激之以勢而不能感其情以為我用一發而不聽人之收自且無如之何而可使如我之志以效功乎水無擇湮獸無擇噬以其無擇也故禹與周公抑之驅之為功烈矣從而狎之因而自斃惡孰甚焉且夫人之相殺一與一相當而已曲直因乎理強弱因乎勢殺戮雖多固一與一相當也阻滔天之浸不擇順逆而逞其欲以殺馬方謂我能殺彼而彼不能加我也然而還自殺矣志憊而行逆豈有生理哉或曰以水灌城而城不壞退水而城必圯後世必有行是謀者引師退水以進攻彼城圯而我無漂溺之憂乃軍行泥淖之中樵蘇無備以攻必死之敵城雖圯終不能入而先為敵禽矣殘忍之謀愈變而愈左勿惑其說尚自免於敗亡乎債帥橫於邊而軍心離賊吏橫於邊而民心離外有寇則速叛外無寇則必反邊任之重中主具臣必輕之衰翻李崇憂六鎮之反請重將領守令之選匪特驗於拓拔氏亦萬世之永鑒已均是將領也而在邊之將貪殘驚聞者甚於腹裏均是守令也而在邊之守令汚墨冒昧者甚於內地夫將領或挾虜寇以恣其所為猶有辭也守令之理民也無以異而貪虐甚焉無他才望有餘之士據善地以易奏成勞則清華之擢必其所捷得而在邊者途窮望盡姑偷利以俟歸休也於是而邊方郡邑永為下劣之選才望之士且恥為之亦惡望其有可任之人乎且也大帥近而或挫於武人矣監軍出而或辱於中涓矣芻糧序而或疲於支給矣重臣臨而或辱於將迎矣非夫途窮望盡不獲已而姑受一命者固不屑為也人士之習見既然司銓者遂因之以為除授之高下於是沿邊之守令莫非士流不齒之材其氣荼其情偷苟且狼戾至於人之所不忍為而為之不恥及邊民之憔悴極反叛起然後思矯其弊重選人材以收拾之禍已發而非旦夕可挽矣惟開國之始無長慮以持其終愈流愈下而極重難回也故袁翻李崇危言

之而不能動當事之心至於破六韓拔陵胡琛莫折大提稱戈競起而後追用崇言改鎮為州徒以殘危之地強才臣而致之死地何嗟及矣大河以北人狎於羯胡五領以南民習於寇攘無人以治之而中華日蹙但此荆揚徐豫之士蟻封其垓雀安於堂不亦悲乎

武帝之始崇學校定雅樂斥封禪修五禮六經之教蔚然興焉雖疵而未醜華而未實固東漢以下未有之盛也天監十六年乃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沈溺於浮屠氏之教以迄於亡而不悟蓋其時帝已將老矣曠昔之所希冀而圖謀者皆已遂矣更無餘願而但思以自處帝固起自儒生與聞名義非曹孟德司馬仲達之以雄豪自命者也尤非劉裕蕭道成之發跡兵間茫然於名教者也既嘗求之於聖人之教而思有以異於彼乃聖人之教非不樂人以悔過自新之路而於亂臣賊子則雖有豐功偉績終不能益其大惡登進於君子之途帝於是傍徨疚愧知古今無可自容之餘地而心滋戚矣浮屠氏以空為道者也有心亡罪滅之說焉有事事無礙之教焉五無聞者其所謂大惡也而或歸諸宿業之相報或許其懺悔之皆除但與販依則覆載不容之大逆一念而隨皆消隕帝於是欣然而得其願曰惟浮屠之許我以善而我可善於其中也斷內而已絕肉而已捐金粟以營塔廟而已夫我皆優為之越三界出九地備然於善惡之外弒君篡國漚起幻滅而何傷哉則終身沈迷而不反夫誰使之反邪不然佞佛者皆愚惑失志之人而帝固非其倫也嗚呼浮屠之亂天下而徧四海垂千年趨之如狂者其惟納天下之垢汙而速予之以聖也苟非無疚於屋漏者誰能受君子之典型而不舍以就彼哉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惡已貫盈一念消之而無餘媿儒之駭者竊附之以奔走天下曰無善無惡良知也善惡本皆無而耽酒漁色罔利逐名者皆逍遙澆濫自命為聖人之徒亦此物此志焉耳

元魏神龜二年其吏部尚書崔亮始立停年格以銓餘益即今之所謂資也當時譏其不問賢愚而選舉多失夫其時淫亂已成官闈強臣恣於政府賄賂章廉恥喪吏道雜而姦邪逞用人之失豈亮立法之不善專戶其咎哉停年之格雖曰不揀然必歷年無過而後可以年計亦未為大失也國家有用人之典有察吏之典不可兼任於一人明矣吏部司進者也防其陵躐而已競躁者不先濡滯者不後銓選之公能守此足矣以冢宰一人而欲知四海之賢

不肖雖周公之聖弗能也將以貌言書判而高下之乎貌言書判末也將以毀譽而進退之乎毀譽不可任者也以一人之耳目受天下之賢愚錯亂遺忘明者弗免偶然一譽偶然一毀謹識之而他又榮之將何據哉惟夫挾私罔利者則以不測之恩威離其貪偽而藉口拔尤侈非常之藻鑑公而慎者弗敢也故吏部惟操成法以獎恬抑躁而不任喜怒以專己行私則公道行而士氣靜守此焉足矣若夫大賢至不肖之舉不崇朝懲弗姑待自有執憲之司徵事採言以申激揚之典固非吏部之所能兼也考無過以積年升除惟其成法察賢而薦劾清議自有特操並行不悖而吏道自清停年之格何損於治理而必欲以非常之典待尋常守職之士乎或曰周官黜陟專任冢宰非與曰此泥古而不審以其時者也周之冢宰所治者王畿千里儉於今之一省會也其政績易考其品行易知豈所論於郡縣之天下一吏部而進退九州盈萬之官乎停年以除吏非一除而不可復退也有糾察者隨其後也責吏部者以公而已矣明非所可責也

莫折念生反於秦州元志亟攻之李宙上書請勒大將堅壁勿戰謂賊猖狂非有素蓄勢在疾攻遲之則人情離沮此萬世之長策也天下方甯而寇忽起勿論其為夷狄為盜賊皆一時僥倖之氣暫不畏死者也譬如勇戾之夫忿起而求人與鬪行數里而不見與鬪者則氣衰而思遁矣故乍起之兵所畏者莫甚於曠日而不見敵其資糧幾何也其器仗幾何也其所得而擄掠者幾何也稱兵已久而不能殺吾一卒則所以搖惑人心而人從之者又幾何也乃當事者輒與急爭也其不肖之情有二一則畏怯而居中持議者惟恐其深入則必從矣人以前禦而冀緩其憂一則乘時微利而擁兵柄者欲託其勇輕用人以試而幸其有功且不但此也司農憚於支給郡邑苦於輸將頑民吝其芻粟不恤國之安危惟思違其是而寇之志得矣冒突以一逞乘敗而進兵其兵也食其食也地其地也氣益銳人益附遂成乎不可撲滅之勢然後驕懦之帥反之以不戰坐視其日疆而國因以亡嗚呼以天下敵一隅以百年之積四海之輓敵野掠坐以困之未有不日消月萎而成擒者六鎮豈能如魏何哉魏自亡耳疆弱眾寡虛實之數較然也疆可以壓弱眾可以制寡實可以困虛而亟起以殺之掠奪惴惴然驚悸然起敗軍殺將破國亡君愚者之情形古今如一悲夫

人士之大禍三皆自取之也博士以神僥敗嬴政而謗之元魏之臣阿淫虐之女主而又背之唐臣不恤社稷陰陽其意於汴晉魯朱全忠而又迎之故坑於咸陽殲於河陰沈於白馬皆自取之也君子有必去以全身非但全其生之謂也全其不辱之身也拓拔氏以偽飾之詩書禮樂誘天下之士而翕然從之且徒當世之士為所欺也千載而下論史者猶稱道之而弗絕然有信道之君子知德而不可以偽欺則抑豈可欺邪而鄙夫無識庸妄安規榮利滔滔不反至於一淫姬殺子弑君而屏息其廷懷祿不舍則相率以冥行蹈凶危而不惜其習已浸淫膠固而不解欲弗羣趨於死地其可得乎河陰之血已塗郊原可為寒心甚矣爾朱榮奉子攸入雒而山偉子然一身趨踰而拜赦吾不知偉之不怖而欣然以來者何心也蓋不忍捐其散騎常侍而已則二千餘人賓賓秩秩奉法駕以迎于攸於河陰者皆山偉也廉恥喪而禍福迷二千餘人豈有一人馬戴髮含齒血在皮中者乎如其道則日游於兵刃之下而有餘裕喪其恥則相忘於處堂之蟻白刃已加其脰而赴之如歸挾詩書禮樂之迹而怙之聞聲望影而就之道之賊也德之棄也蟻螻之智死之徒也自取之也

姦雄之相制也互乘其機而以相害然而有近正者焉亦非徒託於名以相矯而居勝也儀度其心固有正者存焉見為可據而挾之以為得也乃其機則險矣險則雖有正焉而固姦雄之為也特其禍天下者則差焉耳爾朱榮挾兵肆虐狂暴而不足以有為高歡賀拔岳皆事之而歡與岳之意中固無榮也榮拘于攸於幕下高歡遠勸榮稱帝歡豈欲榮之晏居天位而已微佐命之功以分寵祿乎榮稱帝而速其亡歡之幸也乃榮恍惚不自支而悔曰惟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勸榮殺歡岳豈果欲榮之忠魏以保榮之身名乎知歡之納榮於死地而已藉以與歡與而已且為歡下殺歡而榮在岳之股掌也歡之權力不如榮岳之詐力不如歡榮敗而歡可逞歡死而岳可雄相忌相乘以相制亦險矣哉此機一動而彼機應之叢毒矢利刃於一堂目瞬心生鍼鋒相射莊生曰其發也如機括此之謂也然而岳之言為近正矣為榮謀為魏謀執大義以誅歡則他日之叛爾朱兆臨離陽走元修之禍亦息岳即為歡固不如歡之狡悍以度劉天下於無窮也何也岳之心猶有正焉者存也

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



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為誰氏之土而畫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拓拔氏封劉  
景為宋王蕭贊為齊王以為宋齊之主使自爭也梁亦以元顥為魏王而使之爭拓拔氏遣將出兵助劉景蕭贊黃  
以南侵梁亦使陳慶之奉元顥而北伐相襲也相報也以魏陽為拓拔氏固有之魏陽惟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  
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志一至此哉六鎮亂冀并雍皆為賊藪胡后弑主爾朱榮沈其幼君分崩離析可乘而取也  
梁之時也下廣陵克馮陽鄧青南荆南嚮而歸已元悅元或羊侃相率而來奔梁之勢也時可乘勢可振即未能盡  
復中原而魏陽為中國之故都桓溫劉裕兩經收復曾莫之念而委諸元顥聽其自主授高歡以納叛之詞忘晉室  
淪沒之恨恬然為之漫不知恥浸令顥之終有中原也非梁假之羽翼以授之神州也哉魏陽已拔于彼已走馬佛  
念勸慶之殺顥以據魏而慶之猶不能從則其髮髮以逃固喪心失志者之所必致也君忘其為□□之君臣忘其  
為□□之臣割棄山河恬奉□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之主如寇賊而戴□族為君父乎至於此而江左之不  
足自立決矣幸宇文高氏之互相吞齟而不暇南圖也不然豈待隋之橫江以濟而始亡邪

宗國危而遠巡畏死以墮其忠孝是懦夫也而更有其焉者憚而乘之以傲非望如蛾之自赴於火相逐而惟  
恐後也夫人不知義矣或知害矣心不能知目能見馬目蒙於黑白耳能聞矣目見之耳聞之然且不知害焉貪夫  
之悶不畏死其將如之何哉爾朱榮之暴橫不擇而狂噬有目皆見有耳皆聞也立元子攸以為君而挾之犯關以  
榮之勢如彼而子攸其能自許為榮之君子乎然一身孤危無輔而爾朱兆修怨於其主兆之凶橫又倍於榮矣子  
以己為君也榮已目笑之矣然猶曰榮惡未著而不察也榮伏誅而爾朱兆修怨於其主兆之凶橫又倍於榮矣子  
攸廢死元煜以疏遠之族又欣然附兆以立立未數月兆又廢之而元恭以陽瘖幸免之身褻裳而就之恐後高歡  
之狡又倍於榮與兆者也歡起兵而元朗以一郡守急起而為歡之君立之數月元修已聞斛斯椿變態百端何可  
保也之語曾不懼而又起而奪朗之位也五年之中子攸也煜也恭也朗也修也或死或幽或廢接跡相仍而前者  
覆後者急趨焉元顥且倚梁七千之孤旅相謀相猜之陳慶之高拱魏陽為兩月之天子卒以奔竄而死元氏之欲  
為天子自信其能為天子信人之以己為天子者何其多也嗚呼欲為天子者多而民必死欲為將相大臣者多而

君必危欲為士大夫者多而國必亂其亂也始於欲為士大夫者之多也士大夫不厭其欲而求為將相大臣矣爵  
祿賤廉恥隱其苟可為天子者皆欲為天子矣是以先王慎之於士大夫之途而定民之志所以戰戰兢兢之心  
而全其軀命義之盡仁之至也

國無與立則禍亂之至無之焉而可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也元修畏高歡之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以圖存裴俠  
曰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王思政再問之而俠亦無術以處雖知之又何裨焉高歡者爾朱榮之部曲也宇文  
泰葛榮之部曲也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者惟秀容之裔夷六鎮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  
舍此而更將何依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彈矣雖然彼駢死於河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  
之間糧以迷心柔若無骨上不知有君國內不惜其身名者也即今幸免而瓦全亦惡有一人焉可倚為社稷之衛  
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統之姦耗士氣於淫昏也其繇來漸矣自遷魏以來塗飾虛偽始於  
儒濫於釋皆所謂沐猴而冠者也廉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說昇平之象強宗大族以侈相尚而上莫之懲於是而精  
悍之氣銷矣農圃之風斲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  
無人之境惟其所欲為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冠離也彼亦一冠離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  
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為國之楨幹者也拓拔氏自以為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間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  
堂辟雍養老興學所為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而冠冠而冠故猴矣且並失其為猴矣不亦可為大笑者  
乎高歡宇文泰適還其為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復入於猴羣而必為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為之哀也故當詩書  
禮樂於□類之廷者其國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說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祗益蒙古之亡  
而為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先之矣雖然又惡足為儒者之恥哉君子之道六經語孟之所詳初不在文具之浮榮  
發說之瑣辯也

元修依宇文泰而居關中元善見依高歡而居鄴將以何者為正乎曰君子所辨為正不正者其義大以精而奚暇  
為修與善見辨定分邪拓拔氏以□而據□□等竊也不足辨一也修之在關中宇文泰之贅疣也善見之在鄴高

歡之暫也不足辨二也乃即置此而尤有大不足辨者焉就拓拔氏之緒而言之亦必其可為君者而後可嗣其世非但其才之有為與否也修之淫亂不齒於人類善見孱弱而其父宣以躁薄為高歡所鄙等不可以為君而尤非此之謂也修之立豈其分之所當立者即令當立而豈如光武之起南陽晉元帝宋高宗之特為臣民所推戴者哉魏有君矣修微能於高歡乘時以竊位煜也恭也朗也皆修所嘗奉以為君者而皆弑之修亦元氏之賊而已矣修入關中未死也未廢也元宣固修之臣介高歡之怒而亟欲自立其子君存而自立其為篡賊也無辭是善見又修之賊也兩俱為賊而君子肩為之辨哉凡亂臣之欲攘奪人國也其君以正而承大統則抑不敢蔑天理以妄干之其蔑理以妄干者則速以自滅王莽朱泚是已劉彧乘君弑而受命於賊蕭鸞與蕭衍比而弑其君皆賊也而後賊乘之以進錄此言之則漢獻帝之所以終見脅於權臣者董卓弑其君兄而已受之則亦賊之徒也故袁紹韓馥欲不以為君而曹操姑挾以為自篡之資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承平無事之日天子不能行之於匹夫而況權姦之在肘腋乎已為賊而欲弑人之弗賊也不能賊者互相利而互相害者也修之於秦善見之於歡且不足辨其孰君而孰臣况修與善見而肩為之軒輊哉假修以正而細善見者隋人得國於宇文宇文得國於修因推以為統而君子莫擇焉

梁武之始立也懲齊政之鄙固而崇虛文以靡天下之士尚寬弛以佚天下之民垂四十年而國政日以偷廢於時拓拔亂高歡宇文泰方爭鬪於其穴梁多收其不守之士不服之人高歡西掣而請和蓋中原大有可圖之機矣帝知其可圖亟思起而有事而吏治荒軍政圯舉目無可共理之人才乃揀何敬容朱異薄領之才而授之以國敬容異之不可大受固也然舍之而又將誰託也徐勉周捨稱賢矣以實求之一鵬一詠自謂無損於物而不知其損之已深者也敬容勤於吏事而持荷作柱持荷作鏡之謂已繁興於下自非貪權嗜利之小人如異者誰甘犯當世之非笑而僕僕以為國效功大弛之餘一張而百害交生則勉與捨養癰不治而敬容異垂用刀鉞以傷其膝理交相殺而用刀鉞者徒尸其咎也史稱晉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豈其然哉王導謝安勿論已王華王曇首謝宏微夫豈無文義者而政理清嚴一時稱治度矯苛細之小人又何足以乘墮而攻之有解散紀綱以矜相度者而後刻數者以興老莊之弊激為申韓庸沓之傷反為躁競勢也一柔一剛不通有恆而小狐濟矣思患而豫防之豈患至而急反之哉

梁分諸州為五品以大小為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立此法者朱異也然唐制州縣有畿赤望繁雄上中下之別垂及於今亦有腹邊衝疲繁簡調除之法皆祖此馬夫兵之為此未可以其人而盡非之也古者諸侯之國以提封之大小差五等之尊卑以疆域之遠近定五服之內外固不名之為諸侯而一之矣州郡亦猶是也政有勞逸民有高澆賦役有多寡防禦有緩急而人才有長短惡谷不為之等邪顧其為法為治之求得理也非為人之求遂其欲而設也夫非以寵小非以辱也腹裏之安雖大而非常危之寄邊方之要雖小而固非薄所堪大而繁者以任才臣而非以裕清流而使富小而簡者以養貞士而非以塞聖議者而使偷而不然者人競於饒而疲者以居孤陋無援之士則窮鄉下邑守令挾日暮途遠之心倒行逆施民重困而盜以興職此繇矣朱異之法以異國降人邊陲之地為下州則亂政也以安富遠巧宦之欲而使頑懦之夫困邊民開邊釁日感國而國因以危後世非鄙南荒寇亂不息莫不自守吏召之非分品之制不善而所以分之者違其理也邊之重於腹也痛之重於鏡也拔邊痛之任置之腹鏡之上以勸能吏以賤貪風是在善通其法而已矣

武帝以元談相尚陶宏景作詩以致譏何敬容對客而興歎論者皆謂其不能諫止而託之空言非可以責二子也宏景身處事外可微言而不可切諫固已彼其沈溺已深敬容雖在位其能以口舌爭乎至謂二子舍浮屠而攻老莊則尤非也自晉以來支許生肇之徒皆以莊生之說緣飾浮屠則老莊浮屠說合於一久矣嘗覽昭明太子二諦義皆以王弼何晏之風旨詮浮屠之說空元之說息則浮屠不足以興陶何之論拔本之言也夫浮屠之禍人國豈徒糜金錢營塔廟縱游惰逃賦役已乎其壞人心墮治理者正在疑莊疑釋虛誕無實之淫辭也蓋嘗論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莊也浮屠也申韓也三者之致禍異而相沿以生者其歸必合於一不相濟則禍猶淺而相沿則禍必烈莊生之教得其泥濘者則蕩而喪志何晏王衍之所以敗也節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煩之天下則王道雖不足與而猶足以小康則文景是已若張道陵寇謙之葉法善林靈素陶仲文之流則巫也巫而託於老莊非老莊

也浮屠之修塔廟以事胡鬼設齋供以飼髡徒鳴鐘吹螺焚香嘔呪亦巫風爾非其創以誣民充塞仁義者也浮屠之始入中國用誑愚氓者亦此而已矣故漢嘗其說而為害亦小石虎之事圖澄姚興之奉摩什以及武帝之廢財力於同泰皆此而已害未及於人心而未大傷於國脈亦奚足為深患乎其大者求深於其說而西夷之愚鄙猥而不逮自晉以後清談之士始附會之以老莊之微詞而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說始熿然而與君子之道相抗唐宋以還李翱張九成之徒更誣聖人性天之旨使竄入以相亂夫其為言以父母之愛為貪癡之本障則既全乎鳥獲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惡也樂居吾道以殉之於是而以無善無惡銷人倫滅天理者謂之良知於是而以事事無礙之邪行恣其奔欲無度者為率性而雙空人法之聖證於是而以廉恥為桎梏以君父為萍梗無所不為為遊戲可夷狄可盜賊隨類現身為方便無一而不本於莊生之緒論無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蕭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國者後世儒者沿染千年以夷夷人倫而召匪口嗚呼烈矣是正宏景敬容之所長太息者豈但飾金碧以營塔廟恣坐食以侈罷民為國民之蠱虺矣哉夫二氏固與申韓為對壘矣而人之有心猶水之有波激而豈有定哉心一失其大中至正之則則此倡而彼隨疾相報而以相濟佛老之於申韓猶擊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強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宋真宗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為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感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託於虛元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樂叛棄君親之說以自便而心亡罪滅抑可謂叛逆汨沒初不傷其本無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禍至於申韓而發乃大源起於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莊生而始濫端本之法自虛元始區區巫鬼侈靡之風不足誅也斯陶何二子所為舍浮屠而惡元談未為不知本也

蘇緝之制治法非道也近乎道矣宇文泰命緝作大誥為文章之式非載道之文也近乎文矣其近焉者異於道方明而襲之以飾其邪偽也謂夫道晦已極將啟其晦不能深造而乍與相即也天下將嚮於治近道者開之先此殆天乎非其能近故曰近道天開之使以漸而造之故曰乍與相即也治道自漢之亡而晦極矣非其政之無一當於利病也謂夫言政而無一及於教也緝以六條飭官常首之以清心次之以教化非其果能也自治道亡無有以此為天下告者而緝獨舉以為治之要領自是而後下有王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沿之以起揭堯舜周孔之日月而與天下言之綽實開之先矣文章之體自宋齊以來其濫極矣人知其淫艷之可惡也而不知相率為偽之尤可惡也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與徐庾而相彷彿懸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則希論其為駢麗為輕虛而皆偽人相習於相擬無復有絲毫之言以自鳴其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貞也非貞也其淫也亦非淫也而心喪久矣故弗獲已裁之以六經之文以變其習夫苟襲矣則襲六經者亦未有以大愈於彼也而言有所止則浮蕩無實之情抑亦為之小戕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風雲未能衰止而言不繇衷無實不祥者蓋亦鮮矣則緝實開之先矣宇文氏滅高齊而以行於山東隋平陳而以行於江左唐因之而治術文章咸近於道生民之禍為之一息此天欲啟晦而泰與緝開先之功亦不可誣也非其能為功也天也嗚呼治道之裂壞於無法文章之敝壞於有法無法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偽也私與偽橫行而亂惡乎訖胡元之末亂極矣而吳越之後士先出其精神以蕩滌宋末淫靡繁亂之文章章之繫亦大矣哉六代之敝敝於淫曼淫曼者花鳥錦綺為政而人無心宋之敝亦散於淫曼淫曼者多其語助繁其呼應而人無氣無心而人尋於纂弒無氣而人屈於禽口徐庾邢魏之流波緝挽之矣孰有能挽蘇洵曾鞏之流波者乎俟之來哲

賀琛上書論事其他亦平平耳最要者聽百司莫不奏事使斗筲詭進壞大體以竊威福此亡國敗家必然之券也妄言干進者大端有二一則毛舉小務之興革也一則鈎索臣下之纖過也若此者名為利國而實以病國名為利民而實以病民害莫烈焉法雖善久而必有罅漏矣就其罅漏而彌縫之仍一備善之法也即聽其罅漏而失者小全者大於國民未傷也妄言者指其罅漏以譏成法則必滅裂成法而大反之敵之以斯須之小利亦洋洋乎其可聽矣不知百弊乘之盡國殃民而壞風俗此流毒於天下而失民心之券也賢者之周旋視履而無過者亦鮮矣剛柔之偏倚博雅大謹嚴之異志皆有過也貪廉之分判於雲泥似必不相涉矣而欲求介士之纖微則非夷惠之清和

必有可求之瑕豐君天下者因其材養其恥勸進於善固有所覆蓋而不章以全國體存士節非不審也乃小人日伺其隙而糾之於細微言之者亦鑿鑿矣士且側足求全而不逸於罪咎則人且塗飾細行以免咎曲徇宵小以求容而鏗刻之怨獨歸於上此流毒於薦紳而失士心之券也民心離士心不附上有餘怨下有溢怒國家必隨之以傾故非僻之智不能取善於耕徒釣侶也非孔子之聖不能擇善於同行之三人也是以垂繯塞耳垂旒蔽目心持天下之大公外杜辯言之邪徑然後潤色先型甄別士品民安於野吏勸於廷至治之臻豈其察小辨微之瑣瑣者哉周德長而秦祚短非千秋之永鑒與武帝不納琛之格言而為之辭曰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乃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抑豈知秦法密而後趙高得志王莽秉國頌功德者皆疏賤之吏民邪琛言未冷梁社旋亡圖存保國者尚以察察為戒哉

神智乘血氣以盛衰則自壯而老凡三變而易其恆貞於性者正裕於學者正則藏之密植之固而血氣自盛智不為蕩血氣自衰智不為耗衛武公之所以為睿聖也梁武帝之初可謂智矣裴叔業要之北奔則知羣小之害不及遠蕭穎胃欲請救於魏則知示弱我狄之非策蕭淵藻誣鄧元起之反則料其為誣救曹景宗下韋欽則知師和必克任將有功圖功有成雖非宋武之習兵而制勝而其善得失也堅定而無回惑於事幾亦孔晰矣至其受侯景之降居之內地蕭介危言而不聽未幾聽高澄之給許以執景傳岐苦諫而不從旋以景為腹心旋以景為寇離旋推誠而信非所信旋背約而徒啟其疑茫乎如舟行霧中而不知所屆截然與昔之審時度勢者明暗杳不相及蓋帝於時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氣衰而智亦為之槁也智者非血氣之有形者也年愈邁閱歷愈深情之順逆勢之安危尤輕重熟路之易為馳也而帝奚以然也其智資於巧以乘時變而非德之慧易為涸也且其中歲以後薰染於浮屠之習湯其思慮夫浮屠既已達於事理矣而浮慧之流溢為機變無執也可無恒也無礙也可無不為也恍惚而變遷以浪擲其宗社人民而無所顧顧斯豈徒朱異謝舉之榮之哉抑非老至耄及之神智衰損之為也神不宅形而熟慮卻顧之心思蕩散而不為內主矣夫君子立本於仁義而充之以學年雖邁死則死矣智豈與之俱亡哉

父子兄弟之恩至於武帝之子孫而絕滅無餘矣唯蕭綜凶忍而疑於東昏之子其他皆非盡目豺聲如商臣帝亦未有祭景之慝所以然者豈非慈過而傷慈之致哉正德之逆也見帝而泣蕭綸之悖也語蕭確而亦泣繹也範也譽也答也雖無致死以救君父之心而皆援戈以起然而遷延坐視內自相圖骨肉相吞置帝之困餓幽辱而不相顧也且其人非無智可謀無勇可鼓而大器之篤孝以安死方等之忘身而自靖咸有古烈士之風焉故之以禮誨之以道約之以法掖之以善皆王室之輔也抑豈若晉惠之愚劉劭之凶不可革易也乎慈而無節寵而無等尚婦寺之仁施禽犢之愛望恩無已則挾怨益深諸子之惡非武帝臨之而豈其不仁至此哉而不但此也人主之廢教於子者類皆縱之於淫聲美色狗馬馳逐之中而帝身既不然教且不爾是以諸子皆有文章名理之譽而固多智數然而所習而讀者宮體之淫詞所研諸慮者浮屠之邪說二者似無損於忠孝之大節而固不然也子不云巧言鮮仁則言巧而仁忘仁忘而恩絕矣若浮屠者以緣生為種性自來自去於分段生死之中父母者貪欲癡愛之障也以眾生平等視之見其危亡悲愍而已過此又奚容捐自有之生緣以殉其難乎二者中於人心則雖禽吻魚沫相合以相親而相離以相叛不保之於勢窮力感之日矣然則謂帝慈之已過者非果慈也視其子無殊於虎以仁慈普攝投身飼之而已其學不仁其教無父雖得天下不能一旦居豈有爽與

簡文帝

至治之世無託至亂之世無託託故囑託之禁雖設於律而不嚴以其非本治也漢靈帝立三互之法高洋賞房超括殺趙道德請託之使命守宰設倍以極殺屬請之使益其時請託公行獄訟大亂有激而然也至亂之世守宰專利於己惡民之行賂屬請而不薦賄於己則假秉公守法以總貨賄於一門上既為之嚴禁矣雖致怨於人而可弗懼無有敢擣舉其汚者也劉季陵不與公府之事而陳蕃謂之季陵正也蕃非正也然蕃且有辭於季陵矣其時請託盛行而季陵孤也至治之世在官有養廉之典退居有尸祝之尊賢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納於垢濁而亂世不能也於是而擅利淫刑之守亢厲以為能請託絕而賄賂益濫沉乎絕其所絕而不能絕其所不絕者哉任守宰而重其廉隅教行而俗美請託不足禁也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靈帝之世是也若高洋樂殺人以逞威又無足論

唐之府兵言軍制者競稱其善蓋始於元魏大統十六年宇文泰創為之其後藉民之有才力者為兵免其身租庸  
調而關中之彊卒以東吞高氏南併江陵隋唐因之至天寶而始改人胥曰府兵改而邊將驕故安史亂河北終不  
能平而唐訖以亡而不知其不然也府兵不成乎其為兵而徒以厲民彌騎雖改而莫能盡革其弊唐乃無兵而倚  
於邊將安史之亂府兵致之也豈府兵不改而安史不亂安史亂而府兵能蕩平之也哉三代寓兵於農封建之天  
下相承然也周之初建封亦替矣然其存者猶千八百國也外無匈奴突厥契丹之侵逼凡弟甥舅之國以貪憤相  
攻而各相防爾然忿戾一逞則各驅其負未之慮民以喋血於郊原悲夫三代之季民之瘁以死者非但今之比也  
禹湯文武之至仁僅能約之以禮而禁其暴亂而卒無如此鬪農民以死之者何也上古相承之已久矣幸而聖王  
善為之法以車戰而不以徒戰追奔斬馘不過數人故民之死不積然而農民方務耕桑係婦子乃輟其田廬之  
計奔命於原野斷其醜謹之良相習於競悍度劉之燼亂之民之憔悴亦大可傷矣至於戰國一戰而斬首者至數  
十萬豈樂為兵者哉皆南畝之農夫欲免而不得者也漢一天下分兵民為兩途而寓兵於農之害乃息俗儒端居  
佔畢而談軍政者復欲踵而行之其不仁亦慘矣哉身幸為士脫耒耜之勞不耕而食農人之食更欲驅之於白刃  
之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宇文泰之為此也則有說也據關中一隅之區欲并天下乃與師以伐高洋不戰而  
退豈畏洋哉自顧寡弱而心早寒也南自陝西自平陽北極幽冀東漸青兗皆洋之有眾寡之形相去遠矣且梁  
氏方亂抑欲起而乘之以吞襄郢而止尚不支勢不足以南及雖前乎此者屢以寡而勝眾而內顧終以自危故其  
所用者仍恃其舊所習用之兵而特欲多其數以張大其勢且關中北擁靈夏西暨河湟南有武都仇池羌氏之地  
雖耕鑿之配皆習戰鬪使行伍力足而情非不甘秦可用權宜以規一時之利未盡失也若夫四海一戰爭休為  
固本保邦之承計建威以銷戾救盜賊之萌則用武用文剛柔異質農出粟以養兵兵用命以衛農固分途而各靖  
乃欲舉天下之民旦稼穡而夕戈矛其始也愚民貪免賦免役之利踴躍起而受命迨其後一著於籍欲脫而不能故  
唐之府兵業更為強騎矣乃讀杜甫石壕三別之詩流離之老婦宛轉於縲纆垂死之病夫負戈而道仆民日蹙而  
兵日麻徒死其民而救如綫之宗社者胡方邊卒回紇援兵也然則所謂府兵者無益於國而徒以殃民蕃矣不能

反三代封建之制幸而脫三代交爭之苦農可安農兵可安兵天別之以材人別之以習宰制天下者因時而利用  
國本堅而民生遂自有道矣佔畢小儒稱說寓兵於農而弗絕其愚以禍天下亦至此哉農之不可兵也屬農而祇  
以弱其國也兵之不可農也弱兵而祇以無其土也故衛所興屯之法銷天下之兵而中國弱以坐授洪圖於□□  
所繇來久矣且所謂屯田者鹵莽滅裂化肥壤為磽土天下皆是也可弗為永鑿乎  
魏晉以降廉恥喪而忠孝泯夫豈無慷慨之士氣堪一奮者哉無以自持而因無以自繼則雖奮而終餒也持其廉  
恥以養其忠孝於不衰者自歸諸從容蹈義之君子非慷慨之能也於梁之亡而得二君子焉太子大器及吳興太  
守張嶷是已吳興兵力寡弱而嶷不閉於軍旅然矯舉自奮以弱抗彊豈不足以自暴其忠哉既無畏死之心自可  
與賊爭一旦之命而嶷不為也慮夫為之而不繼則氣挫而志以搖也微幸於僥倖倖敗之間神無定守而不能保  
其必死之心知死矣知死之外無所容心矣整服安坐待執而捐生已矣此嶷之所守也侯景之不能容簡文與太  
子明矣太子可去而不去不忍離其父也於景之黨未嘗屈意而曰若必見殺雖百拜無益也神色怡然及於難而  
不改其度死生其命也忠孝其性也端凝尊重其道也既知必死則崛起於中若獻帝衣帶之詔高貴鄉公援戈之  
舉夫豈不可而太子不為也既不欲為則養晦以冀免於凶逆以俟外援亦一道也而太子抑不為也臣子之道居  
身之節若是焉止矣過此則亂矣不欲自亂以喪己猶張嶷也此太子之守也二子之守君子之守也樂天者也安  
土者也俟命者也求諸己而不願乎外者也嗚呼使太子早正乎位而得若嶷者以為之輔未異何能感之侯景何  
能欺之高澄何能給之而武帝奄以荒簡文弱而忌同姓諸侯叛君親而戕骨肉太子擁儲貳之虛名張嶷守貧弱  
之僻郡居無可為之地雖有可君可相之道而無能為也天亡梁也無能為則不喪己而永為君子焉已耳君子者  
知之審而居之安也生死也成敗也居之安者所不為時勢亂也不亂而後可以安死可以安死而後可以貴生貴  
生而後可以善其敗善其敗而後可以圖其成故晉明帝可以折王敦謝安可以制桓溫氣先定神先凝也太子未  
履晉明之位張嶷不秉謝安之權而梁亡必矣下此則武陵相東邵陵而已矣柳仲禮韋察而已矣雖矯舉以興徒  
速其亡而何裨焉國無君子則無以立信夫

元帝

元帝忌岳陽王誓而欲滅之遂失襄陽襄陽失而江陵之亡可俟矣及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復請於宇文泰使襲紀而成都又入於周則江陵未有不亡者非宇文能取之皆自亡也蜀亡江陵陷襄陽北折而為宇文之先驅江左之能延數十年者幸也高齊未滅關中之勢未固宇文之篡未成故猶幸而存也夫地利非有為者之所恃固已曹操據兗州四戰之地而制羣雄李勢謀縱橫蜀而江東不為動搖雖然得地利而人不和地未可恃人不和以內清未有能保其地利者失地之利而後其亡也必也故非英雄特起視天下無不可為者則地利亦其所以爭梁元殘忍忿戾捐地利以授人而卒以自滅其明驗矣梁之不和以內清非武陵岳陽之罪也元帝一起而即殺其弟慥矣殺其兄之子譽矣襲其兄綸矣殺其從孫棟矣武陵遣子圓照入援聽其節度而阻之於白帝圓正合眾以受署而囚之岳陽起兵而盡力以攻之舍侯景之大誓而亟戕其骨肉皆帝挾至不仁之情以激之使不相下也嗚呼帝即不念一本之愛而安忍無親抑思夫二王者一處襄陽一處成都為江陵生死之所自操者乎故不仁者未有能保其地利者也一念之乖而上流失咽吭奪困孤城以自斃舉劉宏陶侃以來經營百年之要地委之鮮卑亦惜矣哉江東四易主而不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頑猶知地之不可棄而帝棄之如贅疣至不仁之人至於棄地利而極矣不恤已之死亡而奚有於兄弟邪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或問之答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惡其不悔不仁而歸咎於讀書者曰書何負於帝哉此非知讀書之言也帝之自取滅亡非讀書之故而抑未嘗非讀書之故也取帝之所誤者而觀之揆索駢麗擗集影迹以誇博記者非破萬卷而不能於其時也君父懸命於逆賊宗社垂絲於割裂而晨覽夕披疲役於此義不能振機不能乘則與六博投瓊耽酒漁色也又何以異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則聖賢之訓典足以錮志氣於尋行數墨之中得纖曲而忘大義迷影迹而失微言且為大惑之資也況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區區者乎嗚呼豈徒元帝之不仁而讀書止以導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為儒者與聞格物之正訓而不念格之也將以何為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辨章句合離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飽食終日以役役於無益之較訂

而發為文章侈筋脈排偶以為工於身心何與邪於倫物何與邪於政教何與邪自以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為專而傲人之散自以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窮也以教而錮人之子弟其達也以執而誤人之國家則亦與元帝之兵臨城下而講老子黃潛善之虜騎渡江而參圓悟者奚別哉抑與蕭寶卷陳叔寶之酣歌恆舞白刃垂頭而不覺者又奚別哉故程子斥謝上蔡之玩物喪志有所玩者未有不喪者也梁元隋煬陳後主宋徽宗皆讀書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讀書者也其述均也或曰讀先聖先儒之書非難難之此固不失為君子也夫先聖先儒之書豈浮屠氏之言書寫讀誦而有功德者乎讀其書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為君子無怪乎為良知之說者起而斥之也乃為良知之說述於其所謂良知以刻畫而剪髮者其害尤烈也夫讀書將以何為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乃善讀者有得於心而正之以書者鮮矣下此而如太子宏之讀春秋而不忍卒讀者鮮矣下此而如穆姜之於易能自反而知媿者鮮矣不規其大不研其精不審其時且有如漢儒之以公羊廢大倫王莽之以譏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國服賦青苗者經且為蠹而史尤勿論已讀漢高之誅韓彭而亂萌消則殺親賢者益其伎毒請光武之易太子而國本定則喪元良者啟其偏私讀張良之辟穀以全身則鑪火彼家之術進讀丙吉之殺人而不問則急荒廢事之陋成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願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尚全其樸也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定而學乃益未聞無志而以學為志者也以學而游移其志異端邪說流俗之傳聞淫曼之小慧大以蝕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為至死而不悟者也惡得不歸咎於萬卷之涉獵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敬帝

義以生勇勇以成義無勇者不可與立義猶無義者不可與語勇也王僧辯非不知義者元帝使之攻湘州殺蕭棟而不從身建平賊之大功受大任而鎮京邑可以有為之資也高洋遣邢子才帥一旅納蕭淵明使為梁主淵明非武帝之子孫而挾異類以闖入使其成也則蕭簪附庸於宇文淵明述職於高氏中分梁國效臣妾於二虜此王僧

辯肝腦塗地以報宗社而為中原留一綫之日也僧辯既遣裴之橫禦之於東關亦已知敬帝已正位為君而淵明為賊矣乃之橫敗死遽屈節而迎淵明以入何其銳也夫高氏方與宇文爭存亡之命不能乘覺以窺梁明矣其以偏師奉淵明而入直戲焉耳邢子才雖蟲之士據長江而待其斃也有餘願乃震悼失守廢君奉賊唯虜志之是殉卒以此受大惡之誅授首於陳霸先為千古笑則何如仗節臨江以與高洋爭一旦之生死乎無勇之夫義不能固而身名俱毀不亦傷哉故未知義者可使之知也知有義而勇不足以決之然後明君不能為之鼓厲信友不能為之獎掖陷於大惡以亡身故曰勇者天德也與仁智並峙而三也

法先王者以道法其法有拂道者矣法其名並非其法矣道者因天法者因人名者因物道者生於心法者生於事名者生於言言者南北殊地古今殊時實文殊尚各以其言言道言法道法苟同言雖殊其歸一也法先王而法其名唯王莽宇文泰為然莽之愚劉歆導之泰之偽蘇綽導之自以為周官而周官矣則將使天下後世譏周官之無當於道而謂先王不足法者非無辭也名固道法之所不存者也泰自以為周公逆者喪心肆志之恆也綽以泰為周公詔者喪心失志之恆也李弼趙貴獨孤信子謹侯莫陳崇何人斯而與天地四時同其化理悲夫先王之道陵夷亦至此哉高洋之篡也梁陳之偷也宇文氏乃得冠猴舞馬於關中而飾其禮儀以欺世非然則王莽之首割於漸臺泰其免乎以道法先王而略其法未足以治以法法先王而無其道適足以亂以名法先王而並失其法必足以亡泰之不仁時不能亡之也至於隋革泰之妄因時以命官垂千餘年有損益而弗能改循實之效可睹矣周禮六官有猜意焉知之者奚有於法而況名乎

權臣國之蠹也而非天下之害也小則擅而大則篡聖人豈不慮焉而五經之文無防制權臣之道胡氏傳春秋始端端然制之如檻虎宋人猜忌之習卒以自弱而授天下於異族使孔子之意而然也則為司寇攝相事之日必以誅三桓為亟而何惡乎陪臣執國命何憂乎庶人之議也故知胡氏之傳春秋宋人之私非聖人之旨也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矣自晉東渡以來王敦始逆桓溫繼之代有權臣而司馬劉蕭之宗社以移其逆未成而稱兵構亂者王恭殷仲堪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皆憤起以與京邑相競然而兵屢亂國屢危而百姓猶能相保亂民無

掠奪之惡羸弱無流離之苦則禍止於上而下之生遂不驚也非其世族與其大勳不秉朝權非秉朝權不生覬覦神州野非無繁鷺之雄摺伏下風而固不敢騁也至於侯景之亂羊侃卒韋粲免柳仲禮無能而敗蕭氏子孫分典州郡相尋自賊而梁無虎臣於是而陳霸先以吳下寒族領表卑官糾合輿嶠之民起救國難王僧辯資之成功於是而建業荆江北唐三吳之牧守皆倒授其權於山谿峭壑之豪國無世族尊貴居中控外之大臣而崛起寒微如霸先者駁駁為天子矣其次則分州典郡權符分閭為重臣矣然後權移於下窮鄉下邑之中有魁磊梟雄之士皆翹然自命曰丈夫何所為而不可成哉故周迪留異能雲朗陳寶應皆以與乃至十姓百家稍有心機齊力者皆嘯聚其間并之人棄農桑操履鉏以互相掠奪於斯時也彊者自投於鋒刃弱者坐受其刀鐵而天下之亂極矣弗待有建威銷萌衛社稷安生民之大臣如劉宏陶侃謝元檀道濟沈慶之之流也即有王敦桓溫劉裕蕭道成之權姦執魁柄以臨之亦安至是哉以在下之義而言之則寇賊之擾為小而篡弑之逆為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則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之泣臣民也定尊卑之秩敦忠禮之教不失君臣之義而未嘗斤斤然畏專擅以削將相之權子孫賢何畏於彼哉其不肯也則甯喪天下於廟堂而不忍使無知赤子窺竊弄兵以相吞齧也魯之未遘三桓之子孫既弱陽虎公山不狃狂興而魯國多盜孔子傷之矣徒以抑彊臣為春秋之大法乎故以知胡氏之說宋人之陋習也

讀通鑑論卷十八

陳高祖

船山遺書

自曹魏以迄於宋皆名為禪而篡者也蓋嘗論之本以征誅取天下狃於習而假迹於篡者唐高祖也其名逆其情未詐君子惡其名而已以雄傑之才起而圖功其圖功也以觀得天下為心功既立而遂攘之曹魏劉宋也而劉宋之功偉於曹魏矣受推託孤之命遂起逆心非不立功而功不在天下以威福動人而因竊者司馬氏也無固獲之心天下亂而無紀一旦起而攘之者宋太祖也無功於天下天下已亂見為可奪而奪之者梁武帝也既無功矣蓄姦謀以從人於弒逆因而奪之者蕭齊也本賊也而名為禪者宋梁也若夫陳氏之篡梁功劣於曹劉而抑有功焉天下之亂已極可攘而攘之亦無固獲之心如是則不足以謂頑於劉宋而優於趙宋有討平侯景之義愈於曹馬者無素蓄之姦賢於梁武者無犯順之兵也是故其為君也雖微而其罪亦輕矣卻淵明而復辟於敬帝非果念武帝之子孫而固立之然當其時江左之不能自立其矣蕭齊稱藩於宇文以殺叔父而保一隅以號為君淵明稱藩於高氏以蔑君之遺孫而擁虛號以為君皆非君也宇文高氏守藩之臣也使淵明得立則舉江東以屬服於高洋尤慘也陳高非忠於蕭氏而保中國之遺民延數十年以待隋之一統則功亦偉矣哉夫陳高始起鎮表之日逮乎入討侯景之初固知其未有安于天位之志也蕭氏子孫自相戕賊天下莫適為主而後思攘之其罪既輕雖無赫赫之功而功亦不可泯視隋之居中狐媚以奪宇文氏者遠矣若夫君子之有怒於隋者則以代。得之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為篡也此陳隋之後天下所以定也惜乎唐之不正名為誅弒文虐民之獨夫而託之子禪以自居乎篡也

君子之善善也豪毛必取唯其豪毛之果善也若夫赫赫著一善之名而實無非惡役於其名而取之則受罔於非其道為愚而已矣陳氏篡梁王琳起兵至湓城以伐陳赫赫討賊之義舉也自君子論之子之篡燕齊宣王興師伐之而孟子曰以燕伐燕若琳者豈但以陳伐陳哉琳起兵以救元帝於江陵正也蕭齊道宇文氏以戕元帝而毀其宗社譽者琳之仇讐也而豈不能獨成其惡元帝死于宇文氏之刃則宇文氏尤琳之不共戴天者也侯平不受琳



之指麾琳遂奉表於高□去□即□惡已大矣猶曰高氏非吾讐也以妻子陷入於關中復奉稱臣而西嚮身為盟主二三其德待其妻子之私愛北面稽顙於殺吾君亡吾國之索虜鮮卑斯人也陳主所謹萬視之不以為人類者也而何能奉詞以討陳邪蕭譽琳之讐也敬帝非琳之讐也元帝死亡敬帝以武帝之孫元帝之幼子立於建業琳既兩奉表於二虜復稱臣於敬帝以廢繫於梁梁徵之為司空而不至何為者也使琳果有匡復之心則身既為上流之盟主應司空之召入奉敬帝折陳氏之邪心夫豈不能既懷貳心親高齊而忘故國及陳之篡乃竊討賊之名以與陳氏爭倚高氏之援求蕭莊以借為主一人之身倏倏倏此廉恥蕩然而尚可許為討賊之師乎幸而陳氏勝矣陳而敗也高洋乘亂而取江東琳不能禁固琳之所不恤也假令蕭莊得入建業而君梁琳因起而奪之勢所必然抑琳志之固執者也無恆之小人旦夕莫測而許之以討賊之義乎即後事而觀之陳遣謝哲往說而琳又還湘州陳高祖復背約而奉蕭莊屯益城以稱帝大敗於侯瑒而奔齊之志決矣此琳始終變詐之情形也故曰非但以陳伐陳也嗚呼人至於無恆而極矣無恆者於善無恆也於惡亦無恆也於忠無恆也於忍亦無恆也豈忍以忠臣孝子為可獵取之浮名乎失身於異類則已無身矣無身而君誰之君父誰之父違及忠孝哉且若琳者則又失身於類而亦無據也修而禽修而人妖魅而已矣今有妖魅於此衣冠粉澤而遂樂推之以為人非至愚者不然則假琳以梁臣之名而嘉子其伐陳之義又何以異於是人之別於禽獸恆而已矣君子之觀人察其初終以定其貞邪持論之恆也乍然見其襲義之虛聲而於異之待其惡已敗露而又敗之亦持論之無恆者也無恆則其違琳也不遠矣善善而無一定之衡可不鑒與

已得以高卧選人主之尊與則亦何求於一命之榮哉二子者光相肖也此為道遠公約林處士而已矣

文帝既以從子繼高祖而立宇文氏遣高祖之子昌歸陳文帝與侯安都覽之於江帝之貪位安思其惡無所逃矣所可重傷者昌之愚而為狡夷投之死地以亂陳也昌在關中高祖屢請之而宇文氏不遣持重質以脅陳高祖乃亟遣之歸知其兄弟必爭則已乘之以收其利蕭紀爭而得巴蜀蕭譽爭而得江陵其術兩獲復以試之建業其情曉然易見而何昌之不覺也侯安都之賊行而昌死於道喪一亡公子耳宇文氏無一旅之援一使之逆於己無損也昌不死而陳有奉之者則必求援於己捲土而奉蕭昌不能違不復有陳矣昌何利於此而徒為宇文氏俛乎昌不聽而終老於關中雖居異域自以梁亡被虜非投身幽谷如劉昶蕭寶寅之迷也仲雍斷髮文身以全孝友而大周祚則委質於宇文氏其又何傷晉文公謝秦伯得國於斯之命豈忘君晉哉秦奉己以入而已制於秦惠公之所以見獲於韓原文公不屑為也父死之謂何而忍利其國秦人之謀折矣故晉以富而文公終以霸天命在己惡知其不為晉文其不然也以亡公子優游於南山渭水之間可以全身而不貽禍於宗國又何忍乎或曰此仁者之事非昌之所及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則入乎不仁危其國亡其身不仁不可與言而為人所顛倒一聞而已身死則為陳昌國危則為蕭譽昌不仁而文帝安都以不仁應之昌先之矣

國破君危志士奮興以圖匡復此決起一朝無暇豫計其始終者也豫計則不果矣雖然亦有不吝不豫計者亂一起而不知所屆事會之變未可測矣所可豫計者已有其初心道有其大常也或死乎或弗死乎死有所為死生有所為生變雖生於始謀之外而心自依乎其初此之謂豫計志不定義不明以義始以亂終利害亂其中從違失其則則為王琳而已矣孫瑒之始與琳俱起本以蕭譽引宇文氏攻元帝於江陵急於入援以拯元帝之危而存梁之宗社不及而江陵陷元帝死瑒雖不克而為吾大讐者宇文氏也陳氏攀敬帝以立而又篡之則其意計不及忽然而變也於是而琳志亂矣外既偏而內復潰琳乃首施兩端偏奉表於二夷觀望以拒陳遂坐高齊驃騎之命終為類矣而瑒異宇文氏瑒瑒以刺史瑒誓死以拒守孤城而不降使城陷而死焉瑒得死所矣乃陳兵至周圍解兵

王船山經史論

讀通鑑論卷十八

力已疲民情已釋旁徨四顧故國已亡而無可託足乃集將佐而告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乎乃舉州以降陳非降也不降而無所歸也救江陵拒宇文者瑒之初心也陳之篡梁之亡非瑒始計所及也瑒非敬帝之臣陳高有篡弒之逆而敵怨不在後嗣文帝非躬募之主不辱其身於加刃吾君之校夷瑒可以無死而又為誰死邪若此者瑒不能豫計於先而抗宇文以全郢城則其素所立之志終始初無異致瑒何病哉無他王琳雖名為義而圖功微幸之心勝則遇變而不知所擇瑒義在心而不僅以名事雖不濟而義終不墜也決死一旦而挾功利以為心物必敗之亦惡知變之所生而早計之哉

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類之已敗則雖有貪人相習於亂大風之隧當其隧者無不靡也貪人之所吹拂成乎風而類無不敗且不自知其為大惡指名義以成乎亂賊而後人道絕矣華歆充劉穆之謝晦沈約褚淵崔季舒皆貪人也扶人為亂賊居篡弒之功而身受佐命之賞弗足責也王晞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熟爛耳高演報其翼戴之功使為侍郎苦辭不受知貪人之不保令終而靜退以全身非華歆輩之匹也乃首倡逆謀力為贊畫夜入帷幕忘生蹈險以奪高殷而弒之晞不自為榮膺也徒使肺困心不恤族誅之禍唯恐演之不成人身莫何為者邪功成而不受賞安下位以終身使移此心以盡誠於君父而贊掖人於忠孝之途則於諸葛公桑林八百薄田十頃之節又奚讓焉然而晞懼不喪夜以為亂賊之腹心者何也篡奪之風已成乎遂當其隧者靡焉習以為安而不知其動搖之失據也民彝泯矣天理絕矣百年之內江東河北視弒君父如獵麋鹿冀國如撮螭蟬無有名此為賊而驚心動魄者晞固曰吾為其所應為而不受佐命之賞則道在是矣悲哉華歆輩之敗人類而人類無能更存也士不引千秋之公義以自擇所趨習染時風以為固然從後而觀之惡豈有瘳而一曲之操其能捨不救之辜哉

以亂人為可畏者懦夫也以亂人為不可畏者妄人也莊周氏自謂工於處亂人矣一以為猛虎一以為嬰兒一以為罌之殼中而不可避也一以為大浸稽天而不可溺也懦夫聞之益喪其守妄人聞之益懼於凶則唯失己而謂輕重之在物也虞寄僑處閩海陳寶應連周迪留異以作亂寄著居士服屏居東山寺危言不屈寶應縱火焚寺以脅之威亦煠矣而寄愈危責寶應也愈厲於寄者豈不戒心於亂人之鋒刃而任氣以行邪乃終獄立千仞而不以

寶應之凶悖為疑非妄以輕生狎暴人而姑試也求諸己者正而已矣浸令不然心非之抑詭隨之私議之而面諱之亟於求去而多方以避之放言毀度佯狂閔默以順之皆莊周所謂緣督之經也而早為亂人之所測祇以自辱而無補於禍難妄之與懦之變也夫君子正己而已矣可為者美備而不為可言者美憚而不言亂人雖逆凋喪之天良未盡絕於夢寐天可恃也即不可恃而死生有命何所用吾術哉是以知處寄之可為君子矣歐陽紇反於房州流寓人士惶駭失措而蕭引恬然曰管幼安暉卿亦安坐耳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寄近寶應而危引遠紇而安寄直己之道行引直己之志定其歸一也反是則韋思祖以畏惡為赫連勃勃所惡而死趙崇以輕薄為朱溫所怒而死崇呼秦駝為山剛柔無據而可惟其處己者未正也

儒為君子者也君子不可欺者也儒而受欺於人則不惟無補於世教而其自立也亦與欺為徒因以欺人而自欺也甚矣養老之與儒者重言之不審於何以養也則字文豈胡孫而優俳遂謂其可登蕭韶之綴兆也漢儒飾文而迷其本於是桓榮李躬受割牲躬饋之榮施今且未明帝之果可以養老而榮躬之果可為老更否邪雖然當東漢之初天下可無捐瘠離散之苦而榮與躬非從弒父與君之臣猶可尸此而無大慚也字文氏曰糜爛其民以與高齊陳氏爭丁壯捐尸於中野農人沒命於輓運父老孤兒無告者不知幾千萬而于謹以機詐傾危之士左袒字文謹以弒其君乃現然東面登降坐食於太學擬拾陳言如樂人之致語遂施施然曰此文王敦孝尊賢之道也儒者榮之稱說於來今為君子儒者其然乎文王之養老孟子言之備矣非飾衣冠陳尊俎贊拜與於伯夷太公之前也且其為伯夷太公而後為國老桓榮李躬何足以稱而况于謹者固伯夷所與言而視如塗炭者乎先王之政紀於尚書歌於雅頌論定於孔孟王者之所宜取法儒者之所宜講習無得而或欺亦無得而自欺者也語雖略而推之也建天地考三王質鬼神俟後聖無不在矣漢儒之說欲以崇道而但侈其榮利賓賓然夫我則不暇也

臨海王  
觀於陳氏之代抑不知當世之無才何以至此極也侯安都周文育程靈洗戰而獲獲而囚囚而繫以長鎖鼠竊而逃仍為大將而不慙其武人可知矣劉師知到仲舉奉詔輔政息安成王之逼上乃使殷不佞孤銜口救入相府魔

王使退內不令太后幼主知外不與羣臣謀而不慮其拒命五尺之童所不為者身為託孤大臣謀君國之安危而漫同兒戲其為執政者又可知矣夫當世豈遂無才而至此極者何也人主者以臭味養賢以精神感眾者也道以導之德以得之道德者即其臭味導之得其精神也陳高祖一偏裨之才耳任之為大將而固不勝者也而使為天子其僅足以致拳勇無廉之武夫文墨不害之文吏非是臭味莫相親精神不相攝矣徧求其時而無其人僅一虞寄而出為藩王之記室天下之士相帥以趨於偷天生之人主不戒之當世不尚之何怪其不碌碌哉故江東王氣之將盡也為主者氣先疲也所知所志所好所惡不出於類則人胥奔走於類中夕陽之照晨星之光趨於盡而已矣

宣帝自太建十三年以前論高齊宇文周事皆附陳下自太建十三年隋文帝紀號開皇凡論隋事皆附隋下唯論陳事則列卷中陳隋皆中國之君南北分疆義無偏勝也  
 小人之爭也至於利而止矣而更有甚焉者始見為利而爭之非必利也爭之以不相下氣競而不能止有國家者毒眾運兵暴骨如莽而不止匹夫匹婦計訟操戈兩敗交傷而不止乃不知因此而害不弭舍此而固有利也明於計者方爭之頃一念旁及而早知改圖矣晉悼公與楚爭鄭用兵十年連十二國之諸侯三分四軍以疲於道路僅服一鄭而中國之力已德當其時若舍鄭而無可以制楚者乃服鄭而晉遂不競楚亦惡能制哉幸楚之不覺而亦相競於鄭耳使其舍鄭而他圖三川危天下裂矣夫晉與楚非擇利而趨也氣不相下捐軀命以求贏匹夫匹婦之情也宇文氏與高齊相持於宜陽經年不解韋孝寬以宜陽一城不足損益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喪地欲罷宜陽之兵以防汾晉力窮於所爭之地而流念以旁營孝寬謂智矣宇文護不能從斛律光果棄宜陽而棄十三城於汾北之西境拓地五百里孝寬徹宜陽之兵以奔命而大敗於汾北定陽失楊敷擒而其所爭者亦敗憤憤忿戾之情亦惡足以逞哉孝寬之機甫動斛律光之情已移所爭者俄頃之間耳迷於一往者固不覺也夫孝寬光皆趨利之徒也然於忿戾相乘之頃返念以自謀成敗思以免無益之死傷而不徒糜爛生靈於尺寸之士則又豈徒工於計利哉利不可競也忿尤不可不戢也固執必勝以快其忿幸而敗不幸而亡兩俱迷則徒為欺人之困以自困將有旁起者坐而收之匪夫之乘潮競渡以身飽魚腹而不懲事有大於此者為千古笑不知不仁君子之所深惡也

為五行之說者曰災感之精降為童謠言雖非實而固有指也災感者以災災之光災之智感人也火之光災災而巳燭之而輿極其膏薪而息矣然當晦也則闇行者依之以求明故曰月固不勝火大明有權不足以災災矣故智者求明於日月而不求明於火惡有其燭之者也童謠者災感而感人也也是之謂災感之精非必天之星降為童之謠也善通其義者可以垂鑒祖珽欲殺斛律光而無其隙韋孝寬密為童謠以聞之而光坐誅夫天下之為童謠者皆妄人之造也豈果禍福之幾鬼神早洩其秘於童稚之口哉鸛鳴之謠師已造之為季氏解逐君之惡也故童謠者必有造之之人即其果中於事理若河間姁女千里草之屬亦時有志疾惡而惡弱畏禍師婦姑詛咒之智喋喋於炫燿之間而已若靈帝之國必亡董卓之身必戮又豈待童謠而知邪晉文公城濮之師勢不容於姑已者也原田每每之誦惡知非楚人之反間哉故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可詢也出其不意而對以公也民之論言不可聽也先為之成言必其災災而感人也祖珽之惡高緯之愚孝寬之說一童謠而光以死高氏以亡可畏也哉上愈察下愈譎譎不行而童謠興感乃益不可解王洽李邦華以死竄於小監之口可為痛哭者豈徒高緯之愚乎崇禎己巳都城被圍兵部尚書王洽或政李邦華授簡軍政官忌之童謠曰殺了王洽  
 中國輸歲幣於夷自宇文氏始突厥挾兩端以與宇文高氏市宇文畏其為高氏用也歲給繒絮錦線十萬以糜之高氏亦畏其為宇文氏用而後賂焉夫宇文與高氏於突厥何中外高卑之有哉弱役於強屈者其常也而突厥固曰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中國之奉我常也此驕夷秋之始禍也宇文高氏腹削中國以奉於其類非其土非其民無不可也而後世驚竄之君臣且曰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不惜悉索之於民以奉突厥而國以安吾亦美不可邪此敬慎君陋臣之禍始也地之力民之勞男耕女織之所有彈力以營之積日以成之委輸以將之奉之異域而民力盡民怨深矣無財無以養兵無人無以守國坐困而待其吞吸日銷月鑠而無如之何自亡而已矣而不但此也方其未入中國之日已習知內國之富而使朵顏久矣中國既自亡而揖之以入為主其主臣上下皆固曰此明之原隰信天地之沃壤也肥甘之悅口輕煖之適體錦線佳麗之炫目擊聲冶奏之娛耳求焉而即得取焉而即盈晉

之天子奉我而不及今為我之臣妾而何求不克邪故淫虐奪取川吸舟吞而禹甸為荒郊周黎為道殣皆宇文氏之毒延及十年而益烈悠悠蒼天其如此皮骨空存之赤子何也所為推禍始而為之痛哭者也  
度德量力相時以沮有為之氣君子弗取而當積衰已久立本未堅求自保以徐圖有為也則度德量力相時之說伸矣高緯不道亡在旦夕陳與接壤於淮右宣帝決策遣吳明徹帥師北伐庸詎非所宜為非所可為者顧使陳深計而思其所竟緯雖必亡矣明徹能以積弱之孤軍搗鄰并而滅之如宋武之於姚泓否邪用兵三年而不能越呂梁一步與高氏一彼一此交敵於兩淮徒為宇文氏掣高氏之肘而利其吞齧耳宇文之法於滅緯也章孝寬固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與陳氏共為犄角必當所嚮摧殄則其用陳而陳為所用可知矣巴蜀失江陵陷陳之大患在宇文而不在高氏為高氏犄角而拒宇文不可為而尚為也為宇文犄角而滅高氏宇文無北顧之憂而地益廣兵益眾氣益張昔者齊為陳蔽而今則陳受周衝去狐狸而鄰豺虎則他日者既下巴荆以乘上流臨江介而搗建業旁無所撓而勢無不便是滅齊適以自滅不待智者而知也當斯時也天下之勢在宇文而不在高氏明矣陳所急者在江鄧庸蜀而不在淮右明矣即無能奮興以決圖荆襄抑惟固境輯民治兵積粟聽二虜之爭而我以昭豫圖久遠之計悉三兵相廣之力尚可為也計不出此乘人之危收曠莽難守之地以自居功殆猶鼠也潛出而掠人之餘也高氏為己之捍衛而急撤之陳何恃以抗宇文哉高氏亡而明徹敗金人告宋曰吾亡而蒙古之禍移於宋其愚同其禍同也舍周無慮貪得以逞有可為而不可為為其所不可為以自託禍已及乃踟躕而自縮晚矣高氏不滅陳氏不亡叔寶雖不足以固存尚可俟他姓之興以延江左衣冠之統劉子業蕭寶卷不滅而叔寶滅乎

諒闇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古謂殷也周公定禮於此闕焉書者其不然邪故孔子但言古夫周公推至孝以立極豈三年之愛不違古人哉時有易而道有誦也殷道立弟國恆有長君則家宰雖非伊傅而不能擅命以亂天下周道立子而沖人踐阼冢宰持權則苟非其人固不可託也即其人可託矣而小子同未即位以周公之忠二叔之流言且不可遇非貪權罔恤之姦未有不懲周公之難而敢於自危以危天下者也故殷道至周而易道大易則一端不得以獨存時誦之矣若後世之天下尤非三代之比也三代有天下者名而已矣其實則亦一國也王畿千里政教號令所及今之一大省會耳諸侯固自為治也則其事簡諸侯受制於天子而無所誦於天子之大臣天子之卿視侯視云者仰而躋及之之謂也則其任輕諸侯入相自有宗社而不敢嘗試非諸侯而相則夾輔之公侯可入正之而相臣不敢自恣則其權分郡縣之天下統四海於一人總之則總天下矣其事繁其任重其權重家宰已總天下之職官司農已總天下之田賦司馬已總天下之兵戎司寇已總天下之刑罰而又總而歸之一人此魏晉以降錄尚書事輔政之所以篡奪相仍也州牧郡守待命而不能仰詔四海無誰何者三年之內以收人心而移宗社後雖稅之禍已發於肘腋矣人子受先王之託而委之他人庸詎可以為考此後世之決於時者尤非僅如周而已也夫法有常而人無常當周之季皇甫尹氏之流君親政而猶為天下謬詎可不言而唯其所為容容自保者且以誤國而召疑叛况其為實憲梁冀之跋扈者乎又况其為司馬懿傅亮徐羨之楊堅也乎乃先王既使之在大臣之位矣欲別委而弗使之總己也不得陶侃且忍不徒祖約也覺覺在疚之孺子豈能求側陋之忠賢拔起而授之大任其不昇宗社生民於姦邪也鮮矣故匹夫不能違天子之養天子不能盡庶民之哀情無已而量有涯雖聖人不能盡滿人子之心亦無如之何也故孟子詔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未有命戒者五月爾於此見周禮之既葬而親政也宇文邕之令曰袁麻之節苦廬之禮遵前典申罔極軍國務重須自聽朝庶乎其情理之兩得與五服之內依禮百僚既葬而除亦稱其情也雖然此唯天子而不得不誦爾聖方進要自尊以短喪李賢張居正枯權而費其心豈能託以為辭哉

賊聖人之道以召異端之悔而堅其邪辟者小人儒也異端則既與我異為端矣不相清也然異端亦固有其端非沈溺於流俗之利欲而忘其君父以殉其邪者也若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以及乎陸子靜王伯安苟自有其端則卑汙趨利罔不畏死而盡捐其惻隱羞惡之行固醉夢之餘念所不屑及者也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異義利而已矣小人之趨利而無恥君子之趨義而無利也君子之德非正也唯小人而託於儒因挾儒以利其小人然後異端者乃挾以譏吾道之非而曰為小人資者儒也夫異端之始念未至於無父無君而君

子窮其所歸斥為禽獸乃小人冒儒者之迹挾詩書禮樂為寵利之資則頑鄙殘忍公然忘君父而不恤以說於天下曰為道術也其可賤而可惡又奚但異端之比哉故曰無為小人儒小人儒者異端之所不屑為也桓榮耀車服之榮以勸門人曰稽古之力君子賤之以其侈乎利而有禽心也况如熊安生者業以儒術為高氏國子博士矣於高氏國有君臣之義也宇文弼齊鄴城方破安生遽令掃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悲夫其所事之君已走其所從班行以奉祀之宗社且毀且屋其同列之官僚且死且寬其比閉違居之婦子且殺且俘漢然無一念之悲憫乞高氏之餘不足又顧而之宇文弼之墻間以是為儒之道也異端之徒稍知自好者鄙夷之如犬豕況君子哉不絕小人於儒不正儒者之誼以使小人不致干君子之責也無他義利而已矣議者苛求於吳華齋陳公甫而引姚樞許衡於同類不亦偏乎

疆敵在前而以輕軍試之非徒敗也其國必亡故吳明徹一潰於彭城而江東有必亡之勢其幸而延之十年者宇文邕祖宇文弼無道楊氏謀篡而不暇及也不然亡之亟矣為兵家之言者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未始也誠知彼而知己則有不戰者矣吳明徹可以當宇文邕豈意宇文弼之庸劣詞任周羅暉可以當梁士彥王軌乎宣帝可以當宇文邕乎宇文氏其如高緯祖瑛穆提婆之君臣可以姑試而幸獲乎己不自知知之而又何以戰邪不可以戰而何以勝邪然則坐而待其相如與曰善為國者不師非不師而即善也為國善則可以不師也江東至是而無可取中原之勢矣固本靖民養兵擇將遲之數十年而不輕挑之以益其勢則尚為也故孫綽王羲之之論在東晉之初則為自棄在陳之末則善矣東晉雖草創人感憤激以圖存存之心則有生之氣也至於陳而江東之生氣齊周之梁姜之侯景摧之蕭瑒王琳中起而滅裂之陳氏偷存而銷鑠之劉宋吞廣固搗長安之鋒穎蕩盡無餘矣然使國本圖安而尚可為者以高緯之淫昏宇文邕遲之又久再進再退而始決陳能自立而不授以停大將覆金軍之勢宇文君臣慎動者也且以符堅拓拔佛狸為大戒而遠輕試席捲之雄心乎陳僅一蔡景歷而不能一潰而舉國之人皆靡引領以望北師之渡而已矣

奚以辨大姦而必覆人之邦家者乎則勸其主以殺人者是也至於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而事其仁絕於心心絕於天而後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欺其人之終述不復而後勸人以殺其天性之親不慈雖懷忮忌而挾私忍不忍也抑不敢也鄭譯初用而導宇文弼殺其叔父則於滅宇文以戴楊堅也何斬而不為而堅知之矣摘其不孝之罪不比數之於人類而後譯之惡窮宇文弼之不肖也宇文孝伯對其君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愛遂爾結舌孝伯之可託也宇文邕之不可導以不慈也於斯言驗之矣晁錯忠於袁盎而居心之厚薄則不若盎也不順於父而父亟去之其於父子可知矣故求可託之臣求之於根本之地而思過半矣

宇文邕之政洋溢簡冊若駕漢文景明章而上之乃其沒也甫二年而楊氏取其國若撮寶雖無道然其修怨以溫殺唯宇文孝伯王軌而止其他則固未嘗人立於鼎鑊之上也淫昏雖汰在位兩決歲而已邕果有德在人心詎一且而遽忘之乃其大臣如韋孝寬楊惠德林高顯李穆皆能有以自立者拿然奉楊氏而願為之效死堅雖有后父之親未嘗久執國柄如王莽之小惠偏施也抑未有大功於宇文如劉裕之再造晉室滅虜破賊也且未嘗如蕭道成僅存於誅殺之餘人代為不平而思還也堅女雖尸位中宮而失寵天元不能如元后之以國母久秉朝權也然而人之去宇文也如恐不速邕骨未冷而宗社已移則其為君也可知矣德無以及人而徒假先王之令名以欺天下天下其可欺乎史之侈談之也記其迹也論史者之豔稱之也為小人儒者希冀榮寵而相效以襲先王之糟粕震矜之以藻悅其門庭也故拓拔宏宇文邕幾於聖而禹湯文王之道愈墜於阱而不能自拔試思之惡有盛德如斯不三歲而為權姦所奪臣民崩角以恐後者乎

尉遲迥可以為宇文氏之忠臣乎宇文闡稱帝已二年矣父死而正乎其位楊氏雖逼闡未有失德也迥乃秦趙王招之少子以起兵曹操所不敢奉劉虞以叛獻帝者而迥為之不忘迥之志可知矣迥可為忠臣則劉裕之討劉毅蕭道成之拒沈攸之使其敗而死也亦晉宋仗節死義之臣乎楊堅無功而欲奪人之國於是乎有兵可擁者皆欲為堅之為迥亦一堅也司馬消難亦一迥也王謙亦一消難也志相若事相競則以勢之彊弱謀之工拙所與之多寡分勝敗矣勝者幸也敗者其常也抑此而伸彼君子而受姦雄之罔矣君子不逆詐而未嘗不先覺以情度之以理衡之而已矣王凌諸葛誕不保其不為司馬懿況迥輩之紆紆者乎宇文氏之亡虜運之衰已訖也楊堅無德以

堪而迴謙消難愈不可以君天下民亦勞止汙可小康三方滅而楊氏興民之小康豈迴之所能競乎自此以後論高頴南侵而陳宣帝殂陳請和於隋高頴以不伐喪班師陳之愚而必亡隋之智而克陳皆於此徵之矣陳隋疆弱不相敵明矣宣帝殂叔陵狂逞嗣子傷內不靖而未遑外禦權下隋以紆難何言愚也弱者示人以弱則受陵乘也無已高頴之兵固不足畏者也隋主初篡而位未固以司馬消難之在陳有戒心焉頴之南侵聊以禦陳非能有啟疆之志也既分兵以南侵千金公主高寶甯又挾沙鉢略以入寇隋固急欲輟南軍而防北塞陳於此正可安坐以全力固對守待其疲敝而空返乃蕙怙柔望其虛楊惶遽之情實使隋得志以班師而測其不自振之隱使洋洋而盜名以去故愚甚也頴不伐喪義也而何但言智也奪人之國而無慙欺人之孤而不恤以女事人而因攘其宗社不以為恥隋之君臣豈能守規規之義閔人之喪而不伐也哉乘喪而急攻之固敗道也非勝術也陳雖弱江東之立國久矣非其可以必得未易傾也庸人之情當危而懼稍定而忘君薨嗣子初立內難方作而疆敵壓境君臣皆惴惴焉外雖請和而內固不自甯也知其且亡而迫於不容已則人有致死之心以爭存亡於一決頴以偏師深入櫻必死之怨憤而吾軍欲其斃弱挾騎以徵幸猝與困獸相當於其內地未有不敗者也幸而請和之使至矣假不伐喪之美名以市陳實收全師不敗之功以養威而俟時故隋智甚也不伐喪矣許之和矣陳之廷愚者曰隋有仁義之心不吾并也黠者曰隋有隙而不能乘無能為也於是而君驕臣怠解散其憂懼楊然以自即於安信使往來禮文相匹靡其主於結綺臨春賦詩行樂之中則席捲而收之也易於拾芥善勝敵者不乘其憂危而乘其已定之情已衰之氣隋之智非陳之所能測也自弛於十年而國必亡姑待之十年而必舉其國一智一愚一興一亡於此決矣故善謀國者不憂其所憂而憂其所不憂不震掉失守於一朝不席安自弛於彌日孰得而乘之哉而庸人不能也庸人之愚智人之資嚮人陳人請和之使不出高頴且進退無據而於於以返隋氣挫而陳可以不亡夫豈陋君具臣之所及哉

後主大臣不言而疏遠之小臣諫其國必亡小臣者權不足以相正情不足以相接驟而有言言之婉則置之若無言之

激則必違其怒大臣雖營救而不能免免矣且以免為幸而言為徒設況大臣之媚忌以相排也乎大臣者苟非窮凶極悖之主不能輕殺也故言可激也苟非殺之不辨之主從容乘隙以入故言可婉也大臣秉正於上而小臣亦恃之以敢言然後可切言之以曲成大臣之婉論交相須也而所恃者終大臣也大臣不言小臣乃起而有言觸昏昏者之怒以益其惡未有不亡矣夫大臣既導君以必亡矣則為小臣者將何如而可哉去而已矣陳後主國垂危而縱欲以敗度傳章華危言而見殺陳之亡避之十年而猶晚而二子者亦捨身飼虎之仁君子所弗尚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說經者謂洩冶失語默之節不如高哀之全身非也微者名姓不登於春秋曰殺其大夫而著其名洩冶貴大夫也諫而死允矣高哀名姓登於史策亦貴大夫也而去之夫臣節矣輝與華非洩冶比也胡為其以身試醒人之暴怒邪其情愈其言訐唯恐刃之不加於項而無救於陳之亡何為也哉誠不忍故國之淪沒而恥為隋屈山之涯水之涘庸詎無潔身之所而必於刑人之市以置此父母之遺體乎於是而江總之邪益成於是而施文慶沈克卿之勢益張於是而盈廷之口益藉於是而隋人問罪之名益正故陳必亡者也殺二子而更速也羸瘠者浮火方張投以梔苓而斃逾速二子之以自處而處人之宗社無一可者也名教之於人甚矣國雖破君雖降而下猶以降為恥不能死而不以死為憂行其志以免於慚名教未亡於心也陳亡哀憲侍後主而不忍去許善心奉使未返而哀服以臨周羅暉大臨三日而後放兵散仗陳叔慎置酒長歎而謝基伏而流涕任瓌勸王勇求陳後立之不聽而棄官以隱於仗節死義未能決也而皆有可勸者焉慕容紹符高氏之滅未有此也其或擁兵而起則皆挾雄心以徼利者爾晉南渡而衣冠移於江左賢不肖之不齊而風範廉隅養其恥心者非暴君暴主之能銷鑠也諸子之不死隋不殺之耳皆無自免於死之道也無求免於死之道而不死不死不足以為其節累且陳氏之為君微矣其得國也不以義非有不可解君臣之分也所不忍亡者永嘉以來中原士大夫之故國先代僅存之文物不忍淪沒於一旦也雖然陳不能守而隋得之固愈於五胡之種多矣諸子者視家鉉翁謝枋得而尤可不死然而殺然以名教自盡也不尤賢乎

讀通鑑論卷十九

船山遺書

隋文帝

聖人之道有大義有微言故有宋諸先生推極於天而實之以性數之心得嚴以躬修非故取其顯者而微之卑者而高之也自漢之興天子之教人士之習亦既知尊孔子而師六經矣然薄取其形迹之言而忘其所本則雖取法以為言行而正以成乎鄉原若蘇威趙普之流是已蘇威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世趙普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而威之柔以喪節普之險以數倫不自知也不自媿也以全軀保妻子之術為立身揚名之至德以篡弒奪攘之謀為內聖外王之道竊其形似而自以為是故其榮寵者眾皆悅也挾聖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闕然求媚於亂賊而取容導其君以欺孤寡戕骨肉而無忌嗚呼微有宋諸先生洗心藏密即人事以推本於天反求於性以正大經立大本則聖人之言無忌憚之小人竊之以徼倖於富貴利達豈非聖人之大憾哉普之於論語以奪人為節用以小惠為愛人如斯而已此外無一似也威則督民誦五教而謂先生移風易俗之道畢於此矣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託於道所以賊德也正人心閑先聖之道根極於性命而嚴辨其誠偽非宋諸先生之極微言以立大義論語孝經為鄙夫之先資而已矣

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者也即天也天視自我民視者也民與流俗之淫與偷而相沿者矣人非天也其相沿也而後安即數革之而非以立異也若夫無必然之理非治亂之司人之所習而安則民視即天視矣雖聖人弗與易矣而必為一理以奪之此漢儒之所以纖曲塗飾而徒云云也改正朔易服色漢儒以三代王者承天之精意在此而豈其然哉正朔之必改非示不相沿之說也麻雖精而行之數百年則必差夏商之季上教下荒不能釐正差舛已甚故商周之興懲其差舛而改法亦猶漢以來至於今而麻凡十餘改而始適於時不容不改者也若夫服色則世益降物益備期於協民瞻視天下安之而止矣彼三王者何事汲汲於此與前王相競相壓於染繪之間哉小戴氏之記禮雜矣未見易書詩春秋儀禮周官之斤斤於此也其曰夏尚元殷尚白周尚赤吾未知其果否也豈真於

冤服而周之冤服上元而下纁何以不赤也牲之必駢也純而易求耳非有他也夫服色者取象於天而天之五色以時變無非正矣取法於地而地之五色以土分無非正矣自非龐奇豔靡足以滯人者皆人用之不可廢理無定吾惡從知之其行之千餘年而不易者民視之不疑即可知其為天視矣開皇元年隋主服黃定黃為上服之尊建為永制以義類求之明而不炫韞而不幽居青赤白黑之間而不過尊之以為事天臨民之服可矣迄於今莫之能易人也即天也於是而知漢儒之比擬形似徒為云云者以理律天而不知在天者之即為理以天制人而不知人之所同然者即為天凡此類易書詩春秋周官儀禮之所不著孔孟之所不言詘之斯允矣

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澤遠矣千餘年間非無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古肉刑之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為之制故五胡以來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磔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啟之也政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為杖改杖為笞非謀反大逆無旗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若於絞斬之外加以凌遲則政之所除女直蒙古之所設也夫刑極於死而止矣其不得有死刑者以止惡懲惡不得已而用也大惡者不殺而不止故殺之以絕其惡大惡者相襲而無所懲故殺此以戒其餘先王之於此也以生道殺人非以惡惡之而甚欲快其怒也極於死而止矣鳥之磔之於死者又何恤焉徒以生其挽腕鬻鬻之忿而怖人已耳司刑者快之其仇讎快之於死者何加焉徒使罪人之子孫或有能知仁孝者無以自容於天地之間一怒之伸慘至於斯無裨於風化而祇令腥聞上徹於天裴政之澤斬而後世之怒淫不亦憚乎隋一天下蠲索虐斂之虐以改唐二百餘年承平之運非苟而已也蓋有人焉足以與於先王之德政而惜其不能大用也制六卿各司其典而統於天子無復制於其上者然而後世不能矣周禮曰惟王建國言國也非言天下也諸侯之國唯命之也聽於宗伯討之也聽於司馬序之也聽於司儀行人若治教政刑雖頒典自王而諸侯自行於國內不仰於六官如是則千里之王畿政亦簡矣其實不逾今一布政使之所理也郡縣之天下攬九州於一握卑冗府吏之考課升斗銖銖之金粟窮鄉下邑之獄訟東西萬里之邊防四瀆萬川之煙波其繁不可勝紀總聽於六官之長而分任之於即署其或修或廢乃至因緣以讎私者無

與舉要以省其成則散漫委弛而不可致詰故六卿之上必有佐天子以總理之者而後政以緒而漸底於成此秦以下相臣之設不容已也乃相臣以一人而代天子則權下擅而事亦冗而不給於治多置相而互相委則責不專而同異競起以相撓於是而隋文之立法為得矣左右僕射皆相也使分判六部以各治三官夫然則天子統二僕射二僕射統六卿六卿統庶司仍舊官分建之制而以兩省分宰相之功殆所謂有條而不紊者乎繇小而之大繇眾而之寡繇繁而之簡揆之法象亦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八卦以盡天下之至顯而曲成乎羣羣者也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然法之不善雖得其人而無適守抑未繇以得理况乎未得其人邪以法天紀以盡人能以居要而治詳以統同而辨異郡縣之天下建國命官隨其獨得矣乎不可以文帝非聖作之作主而廢之也

開河以轉漕置倉以遞運二者孰利事固有因時固地而各宜不能守一說以為獨得者然其大弊則亦有一定之得失焉其迹甚便其事若簡其效若速一登之舟旋運而至不更勞焉此轉漕之見為利者也然而其運之也必為之期而勞甚矣開有啟閉以爭水盈虛一勞也時有旱澇以爭天之燥濕二勞也水有淤通以勤人之濬治三勞也時有凍沍以待天之寒溫四勞也役水次之夫奪行於舟以濟淺五勞也而又重以涉險飄沉重賠補運之害特其一委之水庸人偷以為安而見為利耳夫無漸可循而致之一塗以幾速效政之羨稗也歲月皆吾之歲月紆徐之則千鈞之重分為百而輕甚矣置倉遞運者通一歲以輸一歲之儲合數歲以終一歲之事源源相因不見有轉輸之當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在民者易登於倉在倉者不覺而已致於內無期會促伯之苦而可養失業之民廣馬牛之畜雖無近功而可經久以行遠其視強水之不足開漕渠以圖小利得失昭然矣隋沿河置倉避其險取其夷唐仍之宋又仍之至政和而始廢其利之可久見矣取簡便而勞於漕輓者胡元之亂政也况乎大河之狂瀾方憂其汎溢而更為道以迂曲浮漫病徐兗二州之土乎隋無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蓋隋亡而不法亡也若置倉遞運之類是已

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義倉是也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始請立之家出粟麥一石儲之當社凶年散之使其行之而善足以賑之也抑一鄉一社有君子長者德望足以服鄉人而行之十姓百家焉可矣不然令之嚴而祇以病民令



之不嚴不三歲而廢矣且即有君子長者主其事行乎一鄉亦及身而止耳惡有一鄉之事數十年之規而可通之天下為一代之法也哉行之善而猶不足以賑荒者假使社有百家歲儲一石三年而遇水旱曾三百石之足以濟百家乎倘水旱在三年之外粟且腐壞蟲蝕而不可食也且儲粟以一石為率將限之邪抑貧富之有差耶有差而人詭於貧誰尸其富家限之則歲計不足而遑計他年均之為農而有餘以資義倉其勤者也及其受粟而多取之者其惰也非果有君子長者以仁厚化其鄉而惰者亦勸於耕以廉於取則徒取之彼以與此而誰其甘之不應即將刑罰以督之井里不甯而計訟興何義之有而惰不節之罷民且恃之以益其驕急况乎人視為不得已而求於法以應令穰穀濕腐雜投而速蠹僅以博好義之虛名抑何為者耶况行之久而長吏玩為故常不復稽察里胥之乾沒無與為治民大病而自免不能抑其必致之勢矣夫王者之愛養天下如天而可矣止矣寬其役薄其賦不幸而罹乎水旱則蠲征以蘇之開糶以濟之而防之平日者抑商賈禁貨備德修陂池治隄防雖有水旱而民之死者亦僅矣賦輕役簡務農重穀而猶有流離道殣者此其人自絕於天亦無如之何而何事損勤苦之民使不軌之徒懸望以增其教慢哉故文王發政施仁所先者鰥寡孤獨所發者八家之廩非取之於民而以飽不勤不節之情農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損已以惠民且不知養民之大經况強以義脅民而攘之為已惠乎夫義倉者一鄉之善士當上失其道橫征困民之士行之十姓百家以苟全一隅者可也為人者上而行之其視惡王之盡心奚愈哉

立教之道忠孝至矣雖有無道之主未有不以之教其臣子者而從違異趨夫亦及其本而已矣以言教者進人子而戒之曰爾勿不孝進人臣而戒之曰爾勿不忠舌微穎禿而聽之者貌貌悖逆猶相尋也弗足怪也教不可以言言者也豈忠孝而進之抑不忠不孝而絕之不納叛人不恤逆子不懷其惠不歆其利伸大義以昭示天下之臣子如是者殆其好也非其令也宜可以正於家施於國推於天下而消其悖逆矣然而情文帝於陳郢州之叛而請降則拒而弗突厥莫何可汗生擒阿波歸命於情請其死生高頌曰骨肉相殘教之靈也存養之以示寬大帝則定之而禁勿殺吐谷渾妻子叛其主請降帝則曰背夫叛父不可收納夫帝之欲并陳而服二虜其情也抑且之君臣父

子夫婦之大倫捐可乘之利而拒之已峻以是風示臣子俾咸順於君父而蠲其乖悖夫豈不能然制於悖事惑於逆子使之兄弟相殘終以鳥獲之刃加於其躬一室之內戈矛逞而天性殘四海之稱兵不旋踵而遽起此又何也繇此而知忠者孝非可立以為教而教人者也以言教者不足道固已徒以行事立標準者亦迹而已矣夫忠孝者生於人之心者也唯心可以相感而身居之重則唯在我之好惡為可以起人心之惻隱羞惡而遏其狂戾之情文帝以機變篡人之國所好者爭奪所惡者馴謹也制之於外示彝倫之則伏之於內任喜怒之私其拒叛臣絕逆子也一挾名教以制人者也幽賤之地鬼神瞰之而妻子尤執嘗之好惡之私始於拂性而任情既且違情而殉物悍妻逆子或餌之或脅之顛倒於無據之胸前則雖日行飭正人倫之事而或持之或誘之終以怨毒而賊害之無他心之相名好惡之相激也嗚呼方欲以綱常施正於裔夷而濺血之禍起於骨肉心之幾亦嚴矣哉好惡之情亦危矣哉始臧身之恕防情之辟立教之本近取之而已政不足治刑賞不足勸懲况欲以空言為求亡子之鼓乎周禮論則比閭族黨遂以鄰里鄰鄙各有長司其教令未詳其使何人為之也就農民而為之則比戶之中樸野之氓非所任也其點而可為者又足為民害者也且比鄰之長雖微而列於六官之屬則既列於君子而別於野人矣舍其耒耜而即與其班聯不已媒乎意者士之未執贄以見臣而小試之於其鄉凡飲射賓興所進於君之士皆此屬也固不耕而有祿食士也非民也唯然則可士可大夫而登進之塗遠則當其居鄉而任鄉之教固自愛而不敢淫佚於其鄉庶幾不為民病而教化可資以興然周禮傳記其職名而所從授者無得而考焉則郡縣之天下其不可附託以立鄉官也利炳然豈待再計而決哉成周之時履中蹈和以調生民之性情垂為大經大法以正天下綱紀者固不可以意求合也故曰人也非政也但據缺畧散見之文強郡縣之天下銖銖以肖之王莽之所以亂天下也而蘇威效之令五百家而置鄉五百家而置里長以治其辭訟是散千萬虎狼於天下以懼貧弱之民也李德林爭之而威挾周禮以鉗清議之口民之膏血殫成威佔畢之中矣彼夫封建之天下分而簡簡可治之以密郡縣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簡春秋之世萬國併五霸興而夫子許行簡者以南面况合中夏於一王而欲十姓百家置聽訟之長以燭亂之哉周之衰也諸侯僭而多其吏以漁民而自尊最爾之鄉有司之死者王十三人未死者不知

凡幾皆鄉里之猾上慢而殘下者也一國之提封抵今一縣耳卿大夫士之食祿者以百計今一縣而百其吏祿入已竭民之產矣卿一行而五百人從今丞尉一出而役民者五百其徭役已竭民之力矣仁君廉吏且足以死民於賦役汙暴者又暴若也况使鄉里之豪測蓄藏以側目挾恩怨以逞私攤子弟姻亞以橫行則孤寒撲拙者之供其刀俎又奚若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君子所師於三代者道也非法也竊其一端之文具以殃民是亦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

聲音之動治亂之徵樂記言之而萬寶常以驗隋之必亡顧其說非可一言竟也有聲動而道人心之貞淫者有心動而為樂之正變者其感應之幾相為循環而各有其先後謂聲動而心隨之則正樂急矣謂心動而樂隨之則樂固不能自正而待其人矣倘於無道之世按節夏之音而奏之遂足以救其亡乎不可得矣雖然未有無道之世不崇淫聲侈哀響而能以韶夏之音為樂者於是而知其氣之交相動而天人之互為功矣且以寶常之言直斥何安之樂為亡國之音隋文何以不悅終廢寶常而謂何安之樂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則盛世之音必不諧於衰世之耳其諧不諧者天也非人也乃唯帝任詐以取天下晚悍妻押逆子任其好惡於非僻則心流於邪而耳從心爾然則治心而後可以審音心者其本也音者其末與乃何憂亂淫之樂作遂益以導煬帝邪淫無厭之心而終亡其國則樂之不正流禍無涯樂又本而非末矣古先王之作樂也必在盛德大業既成之後以志之貞者斟酌於聲容之雅正而不先之於樂知本也然必斟酌於聲容之雅正以成一代之樂傳之子孫而上無淫慮之君流之天下而下無乖戾之俗則德立功成而必正樂亦知本也嗚呼自秦廢先王之典而樂亂自契丹女真蒙古入中國毀棄法物而樂永亡唯聲音之自然者流露於人心耳手口之間時亦先兆其治亂興亡之理於是樂唯天動以感人而人不能以樂治心召和平之氣凡先王所以治聖人所以教俱無可為功於天下固有心者所以留憾於無窮也天不喪道又惡知無聖人者興師而得天之聰明以復移風易俗之大用乎古之教士也以樂今之教士也以文又有誦數淫泆以宣道蘊而動物者樂之類也蘇洵氏始為度矯桎梏之文其子淫蕩以和之而□□遂淪於□亦志氣相召之幾也取士者有權士之以教以學也有經舍其大經於其小辨激清繁繞引哀怨以趨偷薄亦惡之其所底

止乎

以德化民至矣哉化者天事也天自有其理氣行乎其不容已物自順乎其則而不知聖人之德非以取則於天下自脩其不容已而人見為德人亦非能取則於聖人也各以其才之大小純駁行乎其不容已而已化矣故至矣尚矣絕乎人而天矣謂其以德化者人推本而為之言也非聖人以此如以薪煬火以勺斟水執此而取彼之謂也夫以德而求化民則不如以政而治民矣政者所以治也立政之志本期乎治以是而治之持券取償而得其固然也則猶誠也持德而以之化民則以化民故而飾德其德偽矣揆一言一德之循乎道而取償於民頑者侮之黠者亦飾偽以應之上下相率以偽君子之所甚賤亂敗之及一發而不可收也夫為政者廉以慈以愛民盡其在己者而已至於內行之脩則尤無與於民而自行其不容已夫豈持此為券以取民之償哉自漢龍黃章魯之見寢於當代於是而偽於人者假德教以與民相市民之偽者應之遂以自標而物榜之曰此德化之效也東漢之末矯飾之士不絕於策至於三國迄乎梁陳豈無循良之吏而此風闐然時君之所不尚衰寵不及偽人恭然而返耳至隋而蘇威劉龔六經之膚說以干文帝帝利其說以說治定功成之感始於天下以偽而幸公議劉龔曠說飾詐之為絕然表見以徽榮利公義則露生獄中以聽訟訟者繫獄則宿寢聞曠則說稱義理曉諭訟者而不決其是非遂以獵無訟之虛名遷美官而博於史冊嗚呼當是時也君臣相戕父子相夷兄弟相殘將相傾其上若此則問巷之民相基相仇相噬相齧不知其何若而公義與曠取美譽大官而止後無聞焉無訟者孔子之所未違德化者周公之所不敢居區區一俗吏以掉舌於公庭暴形於寢處遂勝其任而愉快乎何易言而重為偽人之欺邪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尚政者不足於德尚德者不廢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誠之至而動也上下相蒙以偽姦險戕奪若火伏油中水而燄不可撲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其所云德化者一廉恥蕩然之為也

天下分爭之餘兵戈乍息則人民之生必蕃此天地之生理屈者極伸者必驟往來之數不爽之幾也當其未定人習於亂而偷以生以人之不足食地之有餘民之不勤於自養也且習以為常迨其亂定而生齒蕃後生者且無以

圖存於斯時而為之君者將如之何著庶而無以終之則亂言則人民之官然而著育也抑有天下者之憂也雖然王者又豈能他為之賜哉抑豈容作聰明制法令以為之所哉唯輕徭薄賦擇良有司以與之休息漸久而自得其性以相忘而輯寧爾五代南北之戰爭民之存者僅矣周滅齊而河北定隋滅陳而天下一於是而戶口歲增京輔三河地少人眾且無以自給隋乃遣使均田以謂各得有其田以瞻生也唯然而民困愈至矣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者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感故勿憂人之無以自給也藉其終不可給抑必將改圖而求所以生其依戀先疇而不舍則固無自斃之理矣上唯無以奪其自生之力寬之於公而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餘力以營之而無不可以養人今隋之所謂戶口歲增者豈徒民之自增耶蓋上精察於其數以敏賦役者之增之也人方驟蓄地未盡辟故職力於為工為賈以易布粟園林畜牧以廣生殖者未遑而亟登之版籍則衣食不充非民之數盈地之力歉而實籍其戶口者之無餘而役其戶口者不酌其已盈而減其賦也乃欲奪人之田以與人使相傾相怨以成乎大亂哉故不十年而盜賊競起以亡隋民之不輯也久矣考其時北築長城東巡秦嶽作仁壽宮而丁夫死者萬計別宮十二相因營造則其搜剔丁壯以供土木也不待煬帝之驕淫而民已無餘地以求生矣乃姑為均田以塞其自免之口故曰唯然而民困愈亟也夫王者之有其土若無其土也而後疆圉以不荒有其民若無其民也而後御眾而不亂天豈惠京輔三河地少而人貧哉鄧禹之多男子也各授以業而宗以盛不奪此子之餘以給彼子也寬之恤之使自贍之數十年而生類亦有序而不憂人滿漢文景得此道也故天下安而漢祚以長之速亡也不亦宜乎均田今行狹鄉十畝而籍一戶其虐民可知矣則為均田之說者王者所必誅而不赦明矣

開皇十四年詔給公卿以下職田其時天下已定民各守其先疇不知何所得田以給之史無所考夫抵其為亂政無疑矣先是官置公廨錢貸民收息誠裨政也於是蘇孝慈請禁止之給地以營農意且謂此三代之法可行無弊者豈其然哉三代之國幅員之狹直今一縣耳仕者不出於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恆為士故有世祿者有世田即其所世營之業也名為卿大夫實則令鄉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疇世惰其隙世治其助耕之氓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而田亦不至於汙萊郡縣之天下合四海九州之人以錯相為吏官無定分職無常守升降記除中外南北月易而歲不同給以田而使營農將人給之乎責賤無差乎奪無恆而且不勝給矣將因職而給之乎有此耕而彼獲者矣而且官不習於田一授其權於胥隸胥隸橫於阡陌務漁獵而不恤其荒瘠閱數十年而農非其農田非其田徒取沃土而滅裂之不足以養士而徒重困乎民也故職田者三代以下必不可行之法也故公廨錢以收息所以毀官箴而殃民在所必禁者君子與小人義利之疆畛不可亂耳力耕者亦自宜求利之事也故夫子斥樊遲為小人而孟子以不耕而食為不素餐之大有天下者總制郡縣之賦稅領以司農而給百官之祿入俸逸獲而不與民爭盈縮所以靖小人而迪君子於正道之不易者也祿入豐而士大夫無求於民猶恐其不廉也乃導之以與襪襪之夫爭升斗於東總守蘇者慈者知公廨錢之非道胡不請厚其祿以止其而非三代之時循三代之跡以徒亂天下為邪隋文帝錫鉢之主也以為是於國無損而可以益吏且可竊師古之美名遂欲從之溺古之士且以為為允後世有官田有學田有藩王勳戚之莊田皆沿此以貽害於天下創治宜民者豈舉以授民而作賦庶有瘳乎

文帝畜疑御下其夷有功於己者不遺餘力矣鄭謬盧貴柳裘或黜或死防其以戴己者戴人固也其戮力以混一天下者若史萬歲王世積虞慶則誣訐一加而斧鑕旋及至於賀若弼高穎李德林倚為心膂不在楊素之下而弼下吏幾死穎名除德林終廢徒於楊素投膠漆之分舉天下以託之何坦然無疑而盡易其猜防之毒也乃素率比附逆廣以推刃於帝夫豈天奪其衷與不然何疑其所不可不信如斯之甚也隋之諸臣唯素之不託也為最非但穎李德林之不肖與伍即以視劉昉鄭譯猶有懸絕之分何也素者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其用兵也求人而殺之以立威使數百人犯大敵不勝而俱斬之自有兵以來唯尉繚言之唯數行之蓋無他智略唯忍於自殺其人而已矣其營仁壽宮也丁夫死者萬計皆以殺人而速奏其成曠古以來唯以殺人為事者更無其匹嗚呼人之不仁至於此極而猶知有君之不可弑乎猶知子之不可弑父而已弗與其謀乎文帝之項領日懸於素之鋒刃而不知豈徒素之孤媚以結獨孤后而為之覆翼乎抑帝慘毒之性臭味與諧而相得也故曰君不仁則

不保其國臣不仁則不保其身不仁者樂與不仁者狎而信之篤雖天子不保其四體素之族至其子而乃赤猶晚矣故惻隱之心存亡生死之幾也夫人性之弗醜習之不順惻隱之心不足以發唯好惡之不迷不樂與不仁者處而利賴之惡其可損禍其可輕乎

太子勇耽聲色狎羣小而逆廣立平陳之功且矯飾恭儉以徵上寵鈞下譽疊施爛然文帝廢勇而立廣雖偏悍妻致他日有獨孤誤我之歎然當廣惡未著勇德有愆之日參互相觀亦未見廢立之非社稷計也而異以辨之哉廣之所以惑獨孤者曰阿廢大孝耳婦人喜囁嚅吟沫之愛無足怪者帝固熟察人情者而何亦憎焉天下有孝於父母而忍賊害其兄弟者乎勇雖不德然知廣之陷已終未嘗求廣之過暴之父母之前廣則伏地流涕曰不知何罪失愛東宮勇無言而廣亟於讚勇猶自處於厚而廣之不仁不可揜矣故仁之甚不仁也易見也父子兄弟之不若夫人所無如何者非其懿親與其執友則雖其且相及而固不可許之相告使觸其怒以傷天性之惡即其懿親與其執友不容不告而必謀其曲全之術若直許以隱私以激吾之謹責則必其人天性固絕於已而愈戾以求快其私者也夫人且然而况同生兄弟均為父母之子而浸潤膚受交致以激吾之怒尚可信為大孝而可以生死存亡託之者乎勇於見廢之日再拜泣下舞踊而出終不訟廣之見誣而極其隱匿然則使勇嗣立隋尚可以不亡藉令不然亦何至逞鳥獲之凶如廣之酷邪故勇與廣之賢不肖未易辨也而廣訴勇勇不訴廣其仁心之僅存與其漸滅則灼然易知也天下未有忍奪其兄之孝子古今無有讓毀我子弟勸令殺戮屏棄而為可託之人兩言決而之有餘矣

傳曰儉德之供也侈惡之大也所謂德之共者謂其敏耳目口體之淫縱其以範心於正也非謂吝於財而積之為利也所謂惡之大者謂其蕩心志以外榮導天下於淫曼也非謂不留有餘以自貧也儉於德曰儉儉於財曰吝吝吝二者迹同而實異不可不察也吝於財而文之曰儉是謂貪人諺曰大儉之後必生奢男貪吝之報也若果節耳目定心志以恭敬自持勿敢放逸則言有物行有恆即不能必子之賢亦何至疾相反而激以成侈哉情文帝之儉非儉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財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厭侈其多藏重寶天下為惡之大而已矣奚以明其然邪

仁壽宮成賞封德彝而擢為內史耳目之欲力制而不能制也蓋邊疆者升以上皆斬積聚之會其害甚而唯恐不豐也宋武藏農服以示子孫齊高欲黃金與土同價皆此而已矣是下邑窮鄉錙銖絲毫以贏於閭井者之情而矣足以儉哉視金粟也愈重則積金粟也愈豐取之於人也愈工而愈不憂其匱而後不肖之子孫無求弗獲而以為天下之可以遂吾志欲者莫財若也太子勇之飾物玩耽聲色逆廣之離宮別館連金堆碧龍舟錦纜蘭米鋪池裂繪衣樹皆取之有餘而倉粟陳紅以資李密之狼戾一皆文帝心計之所聚而以豐盈自侈者也祇速其亡又何性乎若夫賢者之儉豈其然哉視金玉若塵土錦綺若草芥耳目不淫心志不惑澹然與之相忘而以金粟給小人之欲君臣父子相親於義以賤利其必不以為誇奢之媒審矣夫唯大吝之後乃生奢勇豈儉之謂哉文帝之察也肘腋有楊素之姦而信之篤宮闈有逆廣之凶而愛之專卒以殺身而亡國無他以塗飾虛偽籠天下情以移志以遷而好惡皆失其本心樂與偽人相取狎焉而不自知也王如者天下古今之偽人也能遣防送之卒縱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與約期至京而曰如致前却當為汝受死參等皆如期而至夫參等身蹈重法固樂教不執之徒也如何恃而以死嘗試其誠偽前乎此者未聞如有盛德至行足以孚豚魚也一旦而以父母之身與罪人市豈其愚至此哉且李參等已至京而待配於有司矣孰使帝聞之而驚喜則伽與參等探知帝之好虛偽以飾太平而相約以成詭異之行標榜自銜於帝之左右俾得上聞帝果為之下詔曰官盡如王伽刑措其何遠哉伽乃擢為雖令參等乃子宴而赦矣帝已為伽持券而取償而帝不知也非不知也知之而固喜其飾平康以昭吾治功之盛而欺天下也是其為情與王劭上靈感志而焚香歌誦以宣示之無以異唯然故楊素偽忠而帝且曰吾有忠臣逆廣偽孝而帝且曰吾有孝子情與之相得心與之相習不復知此外之有心理亦曰將文王之孝亦廣周公之亦忠素而已矣孔子之綴來動和亦伽而已矣古今惡有聖賢飾以為之而即可傳之萬世則懷姦蓄逆者方伏刃以擬其項領固迷而不覺始以欺人終於自罔身弒國亡若蹈火之必灼狎水之必溺也豈有爽哉夫聖人者同於人者也為創月之事舉世驚之必有偽焉秉正者所弗惑也若伽者固不容於堯舜之世唯不容焉斯以為堯舜之知與

煬帝凡六代不肖之主皆仍其帝稱篇內獨稱煬帝曰逆廣以其與劉

牛宏問劉炫以周禮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後世令史多而事不濟煬帝以古文之案簡而今繁事煩政弊為其所以  
繇此得其一於末而失其一於本也文繁而覆治重疊證荒遠於是乎吏求免纖芥之失而勝臚游移上下相蔽  
不可致詰此治道之所以敝教令之所以不行民人之所以重困姦頑之所以不戢者而非府史之勞也苟求無攝  
而粗修文具一老吏任之而有餘矣及府史之所以冗多而不理者權移賄行而役重民之貪頑求利與竄名避役  
者競趨於府史胥役之一途則固有目不識文案身不親長官者入其中而未嘗分理事之勞事惡得而理也固  
禮之所以可為萬世法者其所任於府者謹其蓋藏所任於史者供其案寫而法紀典籍一委之士士多而府史固  
可少也士既以學為業以仕為道者苟分任於六官之屬者皆習於吏事而嫻於典故政令雖繁無難給也周之所  
以久安長治而政不裨官不疵民不病者皆繇於此士則既知學矣學則與聞乎道矣進而為命士進而為大夫皆  
其所固能致者則名節重而官坊立雖有不肖能喪其廉隅而不能忘情於進取則吏道不汙而冒法以讎姦者十  
不得一且夫國家之政雖填委充積其實數大端而已銓選者治亂之司也兵戎者存亡之紐也錢穀者國計之本  
也賦役者生民之命也禮制者人神之紀也刑名者威福之權也夫大者舉其要小者察其詳而莫不繫於宗社生民  
網紀風俗之大其纖微曲折皆涇澆仁暴之機也而以委之刀筆之輩流謀盡於私而智窮於大則便給於一時而  
遺禍於久遠雖有直剛明哲之大臣未能勝也如唐滑渙一堂後小吏耳鄭餘慶一斤其致而旋即罷相其可畏而  
不可挽也如此則國家舉之事不屬之名義自持之清流而委之鄙賤乾沒之宵小豈非千金之堤潰於蠅壤哉參  
佐談清而濁流操柄愈小失而愈釀大憂然後知周禮之法卓然非後世所及炫儒者也何不曙於先王立教之  
本而長言之以垂為永鑒區區以文之繁簡為言九州混一之世文法何易言簡也  
人以才自旌以智先人功亦立名亦著所行亦不大遠於正而及其成局已終歲時已過則猥未踴躍名節不立而  
抑不保其身則漢朱雋皇甫嵩高士高顯賀若弼是已嗚呼士苟無卓然立自之志以輔其氣而祿位子孫交絕而  
榮之則雖以儻與高秉正以匡亂者尚困於重卓而不能立義以捐生况顯與別乎當其盛也智足以見事幾才足

以濟險阻年力方強物望方起又遇可與有為之主推獎以盡其用則億而中為而成心無顧恤而目空天下可為  
也則為也於是而功名赫然表見於當世曾不知其遷世易智盡才枯而富貴已盈子孫相累暗為銷謝然一翁  
姬之妹暖則誅夷已及既不能奮起以蹈仁不能復引身而避禍昔之所為英豪自命者安往哉此志士之所深悲  
而君子則早知其衰氣先乘莫能自勝也楊廣之弑君父殺兄弟驕淫無度其不可輔而不相容塗之人知之矣頽  
之料敵也目懸於千里而心喻若咫尺輕楊素韓擒虎而自詡以大將夫豈不能知此而遂無以處此者乃不能  
知也不能處也嚙囁於李懿何稠倖幸之側以許廣之失其所指摘而重歡之者又非廣之大惡必致敗亡者也微  
敬樂而已厚遇啟民可汗而已舍其大計其小道不能抒其忠憤退不能守以緘默駢首以就狂夫之刀悲哉曾頽  
與獨之鋒鋒而僅與王冑薛道衡離蟲之腐士同膏銖鑕乎其愚不可警其懦不可扶還令頽與獨自問於十年之  
前而豈屑爾哉高堂曲榭金玉絢綺老妻弱子繫索相嬰銷耗其丈夫之氣則雖有憂世之心徒喁喁噴噴於匪人  
之側禍之已及則瘡死屠門如在胎之羔犢矣故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剛足以犯難而立功者豈足恃哉  
儻與嵩扶義以行且不能與既衰之後况二子之區區者乎衰矣而不替其盈唯方剛而豫謹其度制其心於田廬  
自見者也然於公道義名節之中自居於大矣年彌逝而氣彌昌非頽與獨之所與也然觀於頽與獨而益知所戒已  
高麗弱國也嗚呼文攻之而不克逆廣復攻之而大敗其後唐太宗征之而喪師廣雖不道求護兒宇文述雖非制勝  
之將而北摧空入厥吐谷運之疆南渡海倭殺流求則空國大舉以加高麗亦有摧枯拉朽之勢焉况唐太宗以英武  
之姿席全盛之天下節之制與兵以加蓋爾之小邦然而終不可勝者非情唐之不克而麗人之守固也情方滅陳  
高麗開之而唯九年而情文始伐之二十二年而廣復伐之則前此者皆固結人心擇將練兵積窮糧械具之日  
也故不可克也何以知其然邪陳非高麗之與國恃之以相援而固圍者乃聞陳亡而懼懼於九年之前機發於九  
年之後效著於二十三年之餘而施及於五十餘年之久其君臣之懼以終始則能抗疆大以保邦也不亦宜乎易  
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執繫之能懼之心繫之也夫既有其國即有其民山川城郭米粟甲兵皆可給也尊俎之謀

臣折衝之勇，士役意以求激獎，以進抑不患其無才，不知懼者莫與繫之耳。蜀漢亡而孫皓不懼高緯亡而叔寶不懼孟象亡而李煜不懼迨及兵之以加而惴惴然則莫加所應，旁皇四顧無所謂苞桑矣。枯椿雖繫之則將何濟焉？雖然懼者自懼也，非懼人也。智者警於心以自疆，愚者奪其魄以自亂，突厥之震懼而降服，爭媚以交攻，抑不如其無懼也。譙周畏魏而撓姜維之守蜀，漢以亡亦懼者也。宋高畏女直而忍稱臣之辱，大離不雪亦懼者也。懼而忘其苞桑，知不懼者均聞麗人之已事，尚知媿夫。

秦與隋虐民已亟，怨深盜起，天下鼎沸而以亡國同也。然而有異焉者，胡亥高居逸樂於咸陽，銷兵孤處而陳勝吳廣起於江淮，關中懸遠弗能急為控制，迨其開關出擊而六國之兵已集，勢不便也。隋方有事於高麗，九軍之眾一百一十三萬人，連營漸進，首尾千餘里，會於涿郡而王薄擁眾於長山，劉霸道集黨於平原，張金稱高士達竄建德，羣起於漳南，清河之間去涿數百里耳，平蕪相屬，曾無險隘之隔，此諸豪者不顧百萬之師逼臨，眉睫而糾烏合之眾，募立於其旌旗，相耀金鼓，相聞之地，則為寇於秦也。易而於情也，難夫豈隋末諸豪之勇絕倫而智不測乎？迨觀其後亦如斯而已，而隋卒無如之何，聽其自起，自滅旋滅，旋起以自斃於江都，且逆廣非胡亥匹也。少長兵閒小有才而戰屢克，使與羣雄角逐於中原，未必其劣於羣雄也。則隋末之起兵者尤難也。然而羣雄之得逞志以無難者，無他上察察以自警，耳師師以自容，所急在遠而舍其近，晚盜賊為疥癬而自倚其疆，若是者乘其所忽而回翔其閒，進可以微功退固有餘地，以自藏而又何憚焉？虎之猛也而制於蝟，即且之毒也而困於螞，所輕也故楊元感李密以公侯之裔，世領樞機，門生將吏半於朝右，金錢衣幣富將敵國而兵起兩月，旋就誅夷，唯隋之忌之也。夙而防之也深，一聞其反，全力以爭生死，而山東諸寇起自草萊，不在獨夫心目之中，夫且曰以元感之勢傾天下而可如韓盧之搏兔，免此區區者，其如予何哉？故羣雄敗可以自存而連兵不解卒無如之何也。高顯賀若弼而既誅夷矣，正逆廣驕語太平，鞭笞六寓之日也，羣雄不於此而興，尚奚待哉？於是而王薄等之起兵二年，兵僅有一張須陁者，與戰而勝，逆廣君臣直視不足畏而姑聽之，然則諸起兵者無漢高項羽耳，藉有之豈待唐公徐起太原而後商阜自殞於牧野哉？至不仁而斂天下之怨，非所據而踞天位之尊，起而撲之，勿以前起者之敗亡疑其疆不可拔也。楊元感死而隋旋以亡，大有為者知此而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非但承天以理民之謂也。天下之民非恃此而無以生，聖人之所喜貴者，民之生也。故曰大寶也。秦之亂天下，遂起三國之亂，羣雄相角而殺戮之慘，不劇掠奪之害不滋，唯王莽之世，隋氏之亡，民自相殺而不已。王莽之末，赤眉尤來，銅馬諸賊，偏於東方，延於西隴，北極趙魏，南迄江淮，而無有覬覦天步，僭名號以自雄者，亦眉將敗乃攤劉盆子以盜名，而盆子乃不自以為君賊，眾亦不以盆子為君也。大業之亂，自王薄張金稱起於淄濱，建德劉元進朱粲管崇杜伏威劉苗王德仁孟讓王須拔魏刀兒李子通翟讓，攘臂相仍，凡六年無有以帝王自號者，其尤妖狂者，則有知世郎歷山飛漫天王迦樓羅王之號，非徒無定天下之心，而亦無草竊割據之志，非徒不為四海所推奉，而抑不欲為其類之雄長於是而淫掠屠割，舉山東河北淮左關右之民，互相吞歿，而德弱羣縮，伏以枕藉流血於郊原，其慘也較王莽之末而加甚焉。至大業十二年而後，林士宏始稱帝於江南，竇建德李密踵之，自命為王，公署官僚，置守令，雖胥盜也，民且依之以延喘息，而將未既劉胡葉稍息，唐乃起而收之人，始知得主之為安而天下以漸而定矣。夫盜也而稱帝王，悖亂之尤名實之外甚矣，然而虛攤其名，尚不如其無名也。既曰帝矣，曰王矣，為之副者曰將相矣，曰牧守矣，即殘忍顛越，鄙穢足乎訕笑，然且曰此吾民也，固不如公然以蛟豕自居，唯其突而唯其整也，故位也者，名也，雖聖人有元后父母之實，而天下之尊之以位者，亦名而已。君天下而天下保之，君天下而思保其天下，盜竊者聞風而強效焉，則名位之以斂眾，慕人之虔劉而禽合離散之餘民者，又豈不重哉？寶也者，保也，人之所自保也，天下有道保以其德，天下無道保以其名，故陳勝起而六王立，漢室淪而孫曹僭禍，且為之衰滅，人不可一日而無君，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偽者愈於無况，崛起於歐亂之餘，以又安四海者哉？

忌天下之彊而獎之以弱，則以自弱而喪其天下，趙宋是已。然弱者暴之反也，故外侮不可禦而內不失民也。忌天下之賢而驅之不肖，於是而毒流天下，則身戮國亡，不能一朝居矣。逆廣之殺高顯賀若弼也，畏其賢也，薛道衡王冑祖君彥一詞章吟詠之長耳，且或死或廢而無以自容，非以天子而求勝於一夫也。謂賢者之可軋已，以奪已而不肖者人望所不歸，無如已何也。故虞世基宇文述裴矩高德儒之獲賤，則委之腹心而不疑，乃至王世充之凶頑。

亦任之以土地甲兵之重無他以其耽淫嗜利為物之所甚賤而無與戴之者也唐高祖以才望見忌幾於見殺乃縱酒納賄託於行汗則重任之使守太原以為崛起之資夫人君即昧於賢不肖之分為小人之所撓亂抑必偽為節制之容飾以貞廉之迹而後可以欺昏昏者以讎其姦未有以縱酒納賄而推誠為之者此豈徒逆廣之迷亂哉自隋文以來欲銷天下之才智毀天下之廉隅利百姓之怨大臣以偷固其位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嗚呼人為君者唯恐人之修潔自好竭才以用擇其不肖而後任之則生民之荼毒尚忍言乎以字文化及之愚劣可推刃以相嚮夫豈待賢於已著而後可以亡已者祇以賊天下使父子離而為塗殍故天下之惡莫有甚於惡天下之賢而喜其不肖者也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斬宗滅祀鬼禍不解者皆此念為之也可不畏哉

語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之所以貴者不可不務白也迷其所以貴而挾之以為貴則違天殃人而禍必及身所以貴者何也人待之以生也匹夫匹婦以之生而天子以生天下之人故貴若其不以生天下之人而奚貴焉積則不可以約為藏藏則易以腐敗而不可久不能如珠玉之韞千金於一匱數百年而絨之如新也故聚之則不如珠玉遠矣散之則以生天下而貴莫甚焉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謂五穀也若夫錢布金銀之聚散猶非民之甚急也聚錢布金銀於上者其民貧其國危聚五穀於上者其民死其國速亡天之生之也不擇地而散而斂之以聚是違天也人之需之也不終日以俟而積之以久是殃民也故天下之惡至於聚穀以居利而極矣為國計者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此謂諸侯有百里之封當水旱告糶於鄰國一或不應而民餓死故導民以蓋藏使各處有餘以待匱也四海一王舟車銜尾以相濟而斂民之粟積之害窮鬱為蠹塵化為蛾螳使三旬九食者如草木而咽喉批睨高廩大庾以餒死非至不仁其忍為此哉隋之毒民亟矣而其殃民以取滅亡者僅以兩都六軍宮官匠胥之仰給為數十年之計置雄口興維回維黎陽永豐諸倉斂天下之口食貯之無用之地於是粟窮於比屋一遇凶年則流亡殍死而盜以之亟起雖死而不恤旋撲旋興不亡隋而止其究也所斂而積者祇為李密聚眾唐公得民之資不亦宜乎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逆廣北出塞以驕突厥東渡海以征高麗離宮偏於天下錦綺珠玉狼戾充盈給其窮奢尚有餘贏以供李密唐公之搗散皆文帝周於攘聚之所積也粟者財之本也粟聚則財無不聚乃唇齒皆此粟為之也貴五穀者如是以為貴則何如無貴之為愈哉天子有四海之賦可不憂六軍之匱庶人有百畝之田可不憂八口之飢斬朽腹者之饑殍登勤耕者之生計居賤羅貴徒以長子弟之驕奢召思家之盼望何如珠玉者非人之所待以生而思之者之鮮也上好之下必甚焉粟朽於倉人殍於道寔民逞貧民斃爭奪與盜賊起有國破國有家亡家慮惜不知猶託之曰莫貴於五穀悲夫

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楊廣之逆彌甚李氏雖為之臣然其先世與楊氏並肩於宇文之廷迫於勢而臣隋非其所樂推之主也則遞相為王懲其不道而代興亦奚不可且唐幸公金於猜忌而出守太原以避禍未嘗身執朝權孤獨以欺孤寡如司馬之於魏蕭氏之於宋也奉詞伐罪誅獨夫以正大位天下孰得而議其不臣然其始起猶託備突厥以募兵誣王威高君雅以反而殺之不能揭日月而行弔伐何也自曹氏篡漢以來天下不知篡之為非而以有所授受為得上習為之下習聞之若非託伊霍之權不足以興兵非竊舜禹之名不足以據位以唐高父子伐暴君平寇亂之本懷而不能舍此以拔起嗚呼機發於人而風成於世氣之動志一動而不可止也如此夫自成湯以征誅有天下而垂其緒於漢之滅秦自曹丕偽受禪以篡天下而垂及於宋之奪周成湯東大正而懼後世之口實以其動之相仍不已也而漢果起匹夫而為天子若夫曹丕之篡則王莽分先之矣莽速敗而機動不止者六百餘年天下之勢一離一合則三國之割裂始之亦垂及於五代之瓜分而後止金元之入也口沙陀及拔鼻雖先之也不一再傳之割據耳乃互五百餘年而不息愈趨愈下又惡知其所終哉夫乘唐高之勢乘唐高之義以行伐暴救民之事唐高父子固有其心矣而終莫能更經改轍也數未及也非聖人之興則俟之天運之復王莽沙陀之區區者乃以移數百年之氣運而流不可止自非聖人崛起以至仁大義立千年之人極何足以制其狂流哉唐起兵而用突厥故其後世師之用回紇以誅安史用沙陀以破黃巢而石敬瑭資契丹以篡晉劉燕雲輸歲幣亟病中國而自絕其允乃至宋人資女直以滅遼資蒙古以滅金卒盡淪中原於夷狄禍相蔓延不可復止夫唐高祖則已早知之矣既已知之而不能不用突厥者防突厥為劉武周用以襲已於項背可與劉文靜言者也假突厥之名以恐喝河東關中而遂以震驚李密則未可與劉文靜言者也乃所資於突厥者數百人而曰無所用多則已灼

見非我族類者之不可使入躡中國以戕民而毀中外之防故康輔利僅以五百人至而高祖喜其破長安下河東上隴以擊薛仁果出以平王闢王充皆不用也則高祖豈疏於謀而不慮後患者然而機一廢而不可止則大有為於天下者一動一靜之際不容不謹有如是哉勿恃勢之盈而不可畏也勿恃謀已密而不可虞也勿恃用之者淺而禍不以足深也矢之發也脫於殼者毫末而相去以尋丈三峽之漩投以勺米而不息則大舟沈焉事會之變不可知而不可狎固若此也能用突厥者高祖耳不能用者相習而用之無其慎重而貪其成功又惡容辭千古禍媒之罪乎若夫唐之用突厥而終未嘗用者則固難一二與庸人言也

言生乎心者也成乎言而還生其心緣心而生言心之不貞發於言而漸洩矣其言淺露言而成事難事而心益以移則言為貞邪之始幾而必成乎事必蕩其心其害深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卒然言之以為可為而為之未有不害於政者也故君子之政天下恆使之有所敬忌而不敢言小人之無忌憚也卒然言之而禍不可戰也李密之與唐公皆隋氏之世臣也逆廣雖不道僞當北面事之未嘗如稽紹之於晉有父母之讎也逆廣不可以君天下密欲奪之唐公欲奪之一也唐公起明知拚耳盜鈴之不足以欺天下而必令曰犯七廟及代王宗室者夷三族密則任祖君彥對之私昌言之曰殲商卒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於是而唐公得挾義以折之曰所不忍言未敢聞命嗚呼密與唐之興衰自此决矣夫唐豈不以逆廣為紂而晚代王備為懷重面縛之子嬰乎然令其遽出諸口而有所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不敢與不忍也非畏逆廣與微弱之代王也自畏其心之鬼神也故人至於言之不作而後人無可如何而鬼神之弗赦必矣故聖人欲正人心而亟正者人之言心含之口不能言之則害止於心心含之口遂言之則害著於外心未必信之口遽言之則遂以增蓋其未至之惡而心與事猖狂而無所訖止言之有作而心有所忌事有所止則事雖不順鬼神且諒其不敢不忍之猶存而尚或祐之心叛於理言叛於心可言則言以懼動天下於茲彙倫逞志欲之大惡然後惡滿於天下而天之亟之也不爽故唐之報密而折之也非果有不忘隋之忱悃也擊不敢不忍以告天下而還自警其心卒以保全楊氏之旗而賓之其豈有天下而李密授首於函谷言不可遠天不可欺不亦信夫

徐洪客者不知其為何許人即其言而察之大要一險破無忌之游士也稱其知所之甚亦自此而死耳非能此周鴻飛於圖功微利之世者也其上書李密曰米盡人散以後事驗之人服其明矣乃曰直嚮江都執取獨夫密為隋氏世臣假令趨江都執楊廣又將何以處之者項羽楚之世族秦其讎也而殺子嬰掘驪山之墓則天下叛之揚廣儼然君天下者十三載密以親臣子弟侍於仗下一旦屠割之如雞豕以密之恨於是乎固有躊躇而不敢遽者故殲商幸執子嬰乃祖君彥忿懣之譏言非密之所能任也天下之大難以身犯之者死業已為人君而斬刈之者凶業以為人臣而直前執殺其君者必殲其類夫密亦知搗江都殺楊廣徒受天下之指數而非可得志也洪客險賊而不恤名義之小人惡足以知此乎或曰楊廣之逆均於劉劭非但紂匹也孰殺之也何傷曰密之起也乘其亂而思奪之乎抑憤其覆載不容之罪為文帝討賊子如沈慶之之援戈而起乎此密所不能自誣其心而可假以為名者也或曰慕容超姚泓亦嘗君其國矣宋武直前破其國而俘斬之都市又何也曰宋武未嘗臣彼而鮮卑與羌不可以君道予之者也徐魏公之縱受權拘此義而不知通而豈以例隋氏哉懸紂首於大白未知其果否也即有之而三代諸侯之於天子不純乎臣非後世之比也君彥忿戾以言之洪客遂欲猖狂而决行之自絕於天竄死草間而無以表見宜矣或乃躋之魯仲連之高韻不已過與擇君而後仕而君不可事則去之君子之守固然也失身於不道之君而不能去則抑無可避之名義矣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之不得為死義以其從君於邪也苟不從君於邪則其死也不可更責以失身故宋瑒宋閔皆失德之君而無傷乎孔父仇牧之義當凶逆滔天君父橫尸之日而尚可引咎歸君以自貸其死乎楊廣之不道而見弒於宇文化及許善心張琮抗賊以死當斯時也雖欲不死而不得也麥孟才沈光討賊而見擒麾下千人無一降者李襲志保始安聞弒哭臨堅守而不降於蕭銑豈隋氏之能得人心而頓異於宋齊以來王謚褚淵恬不知愧之習者何也十三載居位之天子人雖不道名義攸存四海一王人無貳心苟知自念不忍目擊此流血宮之大變也唐高祖聞變而痛哭豈楊廣之澤足以感之而又豈高祖之偽哀以欺世乎臣主之義生於人心於此見矣故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子惡其賊人性之義有以夫



唐高祖

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知天而盡人之理詩書所載有不可得而詳者千世而下亦無從而知其深矣乃自後世觀之承天之祐受人之歸一六寓而定數百年之基者必有適當其可之幾蓋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焉得天之時則不逆應人以其時則志定時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唐之取天下遲回以起若不足以爭天下之先而天時人事適與之應以成於成高祖意愈之深誠不可及也天之理不易知矣人之心不易信矣而失之者恒以躁揚廣之播虐甚矣而唐為其世臣受爵祿於其廷非若湯之嗣契周之嗣稷建國於唐虞之世元德顯功自有社稷而後非純乎為夏商之臣也則隋雖不道唐未可執言以相詰天有綱則理不可踰人可有解則心不易服也故楊廣慕高祖而屢欲殺之高祖處至危之地視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機以遠禍而徵福然一飲意卑伏而不遽起天下怨隋之虐王薄一呼而翟讓孟海公竇建德李密林士宏徐圓朗蕭銑張金稱劉元進管崇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朱粲群起以亡隋唐且安於臣服為之守太原禦突厥而弗動至於楊廣棄兩都以流蕩於江都李密已入難邪環海無尺寸之靈土於斯時也白骨邱積於郊原孤寡流離於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獨夫而在羣盜秦唐之為餘民爭生死以規取天下者奪之於羣盜非奪之於隋也隋已亡於羣盜唐自關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然而高祖猶慎之又慎遲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陰結毫傑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於有為而高祖堅忍自持姑且聽之而以靜鎮之也不貪天方動之幾不乘人妄動之氣則天與人交應之而不違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長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化及遂弒楊廣於江都廣已弒代王不足以興越王侗見逼於王世充旦夕待弒隋已無君關東無尺寸之土為隋所有於是高祖名正義順湯夷羣雄以拯百姓於凶危而人得主以盜其婦子則其視楊元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及戈者順逆之分相去懸絕矣故稱揚廣之虐政者羣盜也而益之深熱救羣盜之殺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惟唐俟之俟之至於時至事起而猶若不得已而應則叛主之名可辭而聞江都之弒涕泗交流保全代王錄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謂唐之有天下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

心持之固養之深為能順天之理契之人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羣雄之躁妄綏民志於來蘇故能折華以御鳥尤而繫國於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嗚呼天子之尊非可志擬也四海之大非可氣為壓也相時之所疾苦審己之非橫逆然後可徐起以與天下休息即毒服臨戎而神人固為怨恫降李密禽世充斬建德俘蕭銑皆義所可為仁所必勝也天下不歸唐而尚誰歸哉慎於舉事而所爭者羣盜也非隋也非唐也非惡已熾而將熄之場廣也毒方興而不戢之偽主也有唐三百載之祚高祖一念之慎為之則湯武必行法以俟命其靜審天人之幾者亦可髣髴遇之矣李密以殺翟讓故諸將危疑一敗於邙山而邴元貞單雄信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大河以圖進取而諸將不從及相帥以降唐則欣然與俱而密遂以亡項羽殺宋義更始殺伯升皆終於敗而轍一也然則令項羽殺漢王於鴻門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深最者猶稱范增為奇計酈夫之陋惡足知以成敗之大綱哉夫馭物而能釋其疑忌者雖未能昭大信於天下而必信之於已信於已者謂之有恒有恒者感乎勝敗而不亂已有以自立則無懼於物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李密者乘人以闕其捷而無能自固者也密隋之世臣也無大怨於隋而已抑無可恃之勢無故而畜亂志以干楊元感元感敗亡命而依翟讓隋有恨於密密固無恨於隋而撤數其君之罪斥之如僕隸且既已欲殪商辛執子嬰矣則於隋不兩立而君臣之義永絕乃字文化及弒立而趨黎陽以逼之於河上密懼雒陽之議其後又幸蓋琮之招已奉表降隋以緩須臾之困而受太尉尚書令之命夫場帝密之所欲殪之於牧野者也而責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弒逆越王侗密之所欲執之於咸陽者也而北面稱臣受其爵命則諸將視之如犬豕而不知不足有為尚誰為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其降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其果降也反而自問唐公見推之語而不慙念起念滅而莫知所據匹夫無志為三軍之帥而可奪其何以自立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咎可補也凶可貞也人皆可承以羞而死亡不可逸矣故諸將之亟於背密而樂於歸唐也蓋其所為而莫之與也密死而不能掩其羞豈有他哉無恒而已矣

制天下有權權者輕重適如其分之準也非詭重為輕詭輕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子之以重適如其數輕也而子之以輕適如其數待其平而不憂其忒權之所審物莫能越也李密棄土釋兵擁二萬人以降唐密之亂天下也有必誅之罪而解甲以降殺之則已重矣北有建德東有世充密獨開關來歸為天下倡當重獎之以勸天下者也而本為隋之亂臣天下之殘賊厚待之則又已重矣密之狙詐樂禍而驕雖降唐而無固志緩之須臾則跳梁終逞宜乎厚防以制其彘不可遽抑而激之怨而眾叛援孤力窮智屈疑之重則又本輕以為輕而又若重審其所適然之數者權也高祖授之以光祿卿一閒冗之文吏而司進食之職事使執臣極於殿陛一若不知其狡黠凶狠者然此之謂能持權以制天下者也非故揚之非故抑之適如其稽顙歸命之情形而澹然待之若進若退之間嗚呼此大有為者之所以不可及也於是而密無可怙之恩抑無可訟言之怨詐無所讎惡無所施不得已而本騎叛逃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使其志悛而終順與則飽之以祿安之以位一如孟昶劉繼元之在宋而不至如黥布彭越之殖醢以傷恩也密之不然自趨於死而抑無怨矣於是而知天下之至恨者無恨也至詐者無詐也量各有所止機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適如其分則於道不失而險阻自消天下定於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為者不足與以於斯

徐世勣始終一狡賊而已矣其自言曰少為亡賴賊習一定而不可移者也夫為盜賊而能雄長於其類者抑必有似信似義者焉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實也相取以氣相應以私亦將守之生死而不貳如螢之光非自外生而當宵則燿當晝則隱故以其似信似義者子之以義之能執信之能篤而重任之則一無足據而適以長亂其習氣之所守者在是適如其量而止過此則顯越而不可致詰其似信似義者亦非偽也愈真而不足任也世勣受李密之命守黎陽魏徵安集山東勸之降唐而世勣藉戶口士馬之數啟密使獻之已不特修降表高祖稱之曰不肯德不徵功真純臣也遂寵任之以授之於太宗而終受託孤之命世勣之於此亦豈盡出於偽以欺高祖而遂其寵遇乎其所見及是其所守在是蓋嘗聞有信義而復膺焉以為是可以卓然自命為豪傑也故以坦然行之而更為高祖之所矜獎若其天性之殘忍僅與盜賊相孚而智困於擇君心迷於循理可以稱英君之任使不可以折閹主之非僻則祇以爭鋒於群盜之中而遽許之以純臣高祖太宗知人之鑒窮於此矣夫不見其降於竇建德質其父而使為將遂棄父而欲襲曹旦以歸唐乎故其為信義也盜賊之信義也察於利以動任於氣以逞戕性賊思一往而不

恤遠信其為純臣而任以安定國家之大鮮不覆矣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惟君子而後可以履信而

守義非小人之所能與殆魚躍之不可出沼鳥步之不可越域也矣

拔魏與李密脫杜淹蘇世長陸明德於王世充簡岑文本於蕭銑凡唐初直諫多聞之士皆自僭偽中被濯而出者也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不伏同昏之誅而猶蒙寵任蓋新造之國培養無漸清之功而隋末風教陵夷時無巖穴知名之士可登進之以為損幹朝儀邦典與四方之物宜不能不特訪於亡國之臣流品難以遠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測者亦此也乃何獨自於蘇威而亟絕之蓋蘇威者必不可容於清名之世苟非斥正其為匪人則風教廢廉恥喪上下亂而天下之禍不可息也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見者亦以平四海正風俗為已功天下翕然仰之以為從違隋可亡而威不可殺故宇文士及王世充李密皆倚威以收人望威亦倚其望以翹翔凶豎之庖俎鋒鏑雨集膏血川流而威自若也是則兵不足以為強險不足以為固天子位不足以為尊而無有如威之重者士亦何憚而不學威逆行腐步稟岸以道遙邪媚於當世也似慎藏於六藝也似正隨時遷流也似忠以老侶驕而肆志也似剛毅之無名遠之不得天下且以為道之莫尚者而導世以偷汙為龔倫之大賊是可笑也明王之所必誅勿赦者唐姑拒之而弗使即刑其猶息姑憐老仁過而柔乎若德彝士及裴矩之流天下知賤惡之矣雖復用之不足以惑人心而壞風化殺之可也赦之而器使之亦詎不可哉

薛仁果蕭銑竇建德或降或殺而皆斬唯王世充赦而徒蜀此不可解之惑也唐高君臣當大法可伸之日而執生殺之權夫豈茫茫焉而罔正如此世充隋之大臣也導其主以荒淫立越王而弑奪之其當辜也固也乃世充力守東都百戰以扞李密而其墓也在煬帝已弑之後使幸而成焉亦無以異於陳霸先而唐立代王旋奪其位有者已者不可非諸人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且取世充與仁果建德蕭銑較世充者操懿以後之積習也建德仁果以匹夫銑以縣令忽乘喪亂遂欲竊聖人之大寶以自居則張角黃巢之等正尤不可長之亂而無可原之情矣春秋於里克盜喜弑其君而其伏誅也書曰弑其大夫齊豹殺公兄陽虎竊玉弓未有弑逆之大惡也而書曰盜貴近之臣

或以親或以舊或以才為國之柱石先有成勞於國而人心歸之然後萌不軌之心以動於惡欲效之者固未易也且人主與之相通賢者易辨而可防之於早也辨之弗明防之不夙漸釀堅冰之至人主亦與有罪焉若夫疏遠小臣如蕭銑亡賴細民如起德如仁果始於掠奪攫窮民而噬之烏合勢成遂敢妄窺天位則四海之屬梟桀飲博之徒苟可為而無不可為人君居高而莫察有司拘法而難誅決起一旦而毒流天下則雖人主之失道有以致之而蠹穴一穿金隄不保和寒暑雨之怨咨皆可為擾粗棘矜之口實及其潰敗乞降猶可以降王之禮恣皆倘佯則人何憚而不殺越乎人以希富貴況當初定之天下眾志未盪此撲而彼興豈有艾乎自東漢以後權臣之篡者成而為曹魏六朝未成而敗為王敦桓溫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王僧辯佹成而速敗為桓元侯景乃及隋之亡而天下之勢易矣人皆可帝戶皆可王是匹夫狂起之初機也唐及早懲之正草澤稱尊之大罰然且有黃巢之禍延於朱溫而唐以亡使弗懲焉則閻主相承政刑無紀閭井之匹夫幾人帝而幾人王生民之流血終無已日矣若權臣受將相之託為功於國而逼奪幼幼則不待正銜銜於世充而無有繼之者高祖相世運之遷大權之移禍萌之變而賞世充誅三僭其亦審矣而豈賢以張弛乎已天下之亂者義也而義固隨時以制宜者也世充可誅也建德銑仁果尤不可貸者也非昧於治亂之幾者可執一切之義以論得失也

言有不可以人廢者封德彝之策突厥擁眾十五萬寇并州鄭元璠欲與和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並著斯言也知兵籌國相時之善術也唐之不能與突厥爭始於劉文靜之失策召之入而為之屈權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國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挾機有乘唐安能遽與突厥爭勝哉然當百戰之餘人猶習戰故屢挫於劉黑闥而無胸縮之心則與戰而勝可決也所難者銳氣盡於一戰而繼此則疲耳奮起以亟爭而藏拙於不再速與戰而速與和則李神符蕭穎之功必成而鄭元璠之說必讐矣夫曰不戰而未可與和者也犬獒項而後馴蛇去齒而後柔者也以戰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戰也惜乎唐之能用戰以和而不用和以戰耳如此則秦檜之謀與岳飛可相輔以制女直而激為兩不相協以偏重於和飛亦過矣抗必不可和之說而和者之言益固然後墮其所以戰而一恃於和宋乃以不振而迄於亡非飛之戰檜亦安能和也然則有檜之和亦何

妨於飛之戰哉戰與和兩用則成偏用則敗此中國制夷之上算也夫□□者詐之而不為不信乘之而不為不義者也期於遠其害而已矣

唐初定官制三公總大政於上六省典機務於中九寺分庶政於下其後沿革不一而建國之規模於此始基之矣一代興立一代之制或相師或相駁乃其大要分與合而已周建六官純乎分也秦統以一相一尉而合漢承之而始任丞相後任大將軍專合於一而分職者咸聽命焉唐初之制三公六省與九寺之數相匹所重在合而所重在分於九寺之上制之以六省六省之上治之以三公統攝之者層疊相仍而分治者奉行而已長短以時移得失各有居也然而唐多能臣前有漢後有宋皆所不逮則勸獎人才以詳治理唐之斟酌於周者非不審也國家之務要不出於周之六官分其事而各專其職所以求詳於名實也因名責實因實課功無所諉而各效其當為此綜核之要術也然而有未盡善者存焉官各有司各有典與各有常而王之聽治綜其實則其名求無過而止因循相襲以例為師苟求無失而敬天勤民對時育物揚清激濁移風善俗之精意無與消息變通之實可稽也不必其順乎理名可副也不必其協於實於是而任國家之大政者且如府史之飾文具以求免諂相為緣飾以報最於人之一聽觀而人亦不樂盡其才故周制使家宰統六典以合治之而家宰既有分司又兼五典則大畧不失亦不能於文具之外斟酌人情物理天時事變之宜與賢不肖操心同異之隱以求詳於法外自非周公之才亦畫諾坐禱而已於是而知唐初之制未嘗不善也六省者皆非有執守者而周知九寺之司三公者雖各有統也而兼領六省之治九寺各以其職循官守副期會依法以奉行而得失之衡長短之度彼此相參以互濟與夫清濁異心忠佞異志略形迹以求真實之利病則既以六省秉道而酌之又有三公持綱而定之互相融會以求實濟於宗社生民之遠圖豈循名按實緣飾故例以苟免於廢弛之誅者所能允協於宗社生民之大計哉故責名實於分者詳於法而略於理重辨定於合者法或略而理必詳不責人以守法拘文之故轍而才可盡能會通於度彼來此之得失而智日生於是乎人勸於天下之務而恥為塗飾以下委於諸習法律之胥吏致令天下成一木偶衣冠官爵酒食之吏治則唐之多能臣也其初制固善也天即縣之天下其治九州也天下者一人也出納無譏議之廣折中無論道之司

以一人之耳目心思臨六典分司之煩冗即有為之代理者一二相臣而止幾何不以拘文塞責養天下於痿痺而大毒巨猾之胥吏得以其文亡害者制宗社生民之命乎國家之事如指臂之無分體也夫人之才如兩目之互用交相映而合為一見也取一體而分責之無所合以相濟將司農不知司馬之緩急司馬不知司農之有無競於廷而備於邊所必然者刑於禮爭而教養撫字與催科異而政亂事無以成民無以靖是猶鼻不擇味口不擇香背擁重纒而不恤胸之寒雖有長才徒為太息固將翱翔於文酒琴奕之中而不肯者持祿容身不復知有清議賢愚無別誰復戮力以勤王事哉是故三公六省無專職而盡聞國政以佐天子之不逮國多才臣而雖危不亡唐之所以立國二百餘年有失國之君而國終存高祖之立法持之也後世合六官而聞政者臺省也乃職在糾參則議論失平而無先事之裁審聯六官而佐治者寺監也乃仰承六官則任愈析而專一職之節文故言愈替而才愈困鑿古酌今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務非循名責實泥已迹者之所與知久矣

租庸調之法拓拔氏始之至唐初而定戶賦田百畝所輸之租粟二石其輕莫以過也調隨土宜庸役兩司不役則輸絹六丈重之於調庸而輕之於粟三代以下郡縣之天下取民之制酌情度理適用宜民斯為較得矣地之有稼穡也天地所以給斯人之養者也人之戴君而胥匡以生也德其害協其居坊其疆以淫撫其弱以養君子既勞心以治人則有力可勞者當為之効也地產之有餘者桑麻金錫漆竹木棧葦之屬人不必待以生而不或勞而多獲以資人君為民立國經理綢繆之用曰當即取於民以用者也酌之情度之理租不可不輕而庸調無嫌於重豈非君以養民以奉公之大義乎故曰明君貴五穀穀者民生死之大司也算敏以聚之上紅朽盈而多黍不耕之人下及於犬馬則賤矣開民之利勸之以耕使裕於養而流通其餘以供日用之需所以貴之也示民以不愛其力以事上而重愛其粟雖君上而不輕與則貴之也至矣故惟重之於庸而輕之於租民乃知耕之為利雖不耕而不容偷竅以免役於是天下無閒田而田無向耕亦不耕亦征也其不勤於耕者鮮矣且按唐開元戶數凡九百六十一萬九千有奇戶租二石為租千九百二十三萬有奇以萬麻千丈所定夏秋稅糧二千六百六十三萬有奇較之其差無幾也田百畝而租二石幾百取一矣而可給二百二十萬人之食以饒兵而不止三年之餘一粟之

取也薄而庸調之取絹綿土物也庸則官吏胥役百工之給皆以庸調之所輸給之使求粟以贍其俯仰皆出貨賄以難糶於農民而耕者鹽酪醫藥昏喪之用粟不死而貨賄不騰調庸之職貢一定於戶口而不移勿問田之有無而責之不貸則逐末者無所逃於溥天率土之下以嫁苦於農人徭不因田而始有租以薄取而易輸汗吏猾胥無可求多於阡陌則人抑視田為有利無害之資自不折入於彊豪以役耕夫而恣取其半以此計之唐之民固中天民固中天以後樂利之民也此法廢而後民不適有生田盡入於彊豪而不可止矣役其人私其土天之制也用其有餘之力不奪其勤耕之獲道之中也效其土物之貢不斂其待命之粟情之順也耕者無虐取之憂不耕者無幸逃之利義之正也若夫三代之制田稅十一而二十取一孟子斥之為小貉何也三代沿上古之封建國小而君多聘享征伐一取之田益積數十年之困敝而暴君橫取於無異於今川廣之士司吸甌其部民使鵠面鳩形衣百結而食草木三代聖王無能疾出其民於水火為搏節焉以新蘇其生命十一者先王不得已之為也且天子之畿東西南北之相距五百里而已舟車之輓運旬日而往還侯國百里之封居五十里之中可旦輸而夕返今古四海以供一王而饋饌周於遠塞使輸十一於京邊萬里之勞民之死者十九而誰以驅命殉一項之荒瘠乎弗獲已而折色輕齋之制以稍寬之乃粟之貴賤無恒而定之以一切之準墨吏抑盡廢本色於就近支銷而厚取其值且使賤糶以應非時之誅求自非姦詭豪強未有敢名田為己有者若且不然而十一征之誰為此至不仁之言曰中正之制以勦絕生民之命乎乃若唐之庸重矣以後世困農而恣游民之通後則重也以較三代則尤輕古者七十二井而出長較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九百畝而一人為兵畝百步耳九百畝今之四百畝而不足也以中則準之凡糧二十石有奇而出一兵無歲不征無年不戰死傷道殣復補伍於一井之中唐府兵之未盡革也求兵於免租免庸之夫且讀杜甫無家垂新婚三別之詩千古猶為墮淚則三代之民其死亡流離於鋒矢之下亦慘矣哉抑且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狩觀會盟聘問逆女會葬乃至遊觀畋獵皆奔百里之耕夫於道路暑暍凍瘃飢渴勞瘁而死者不知凡幾而築城穿池營宮室築苑囿之役不與焉其視一歲之庸一戶數口而折絹六丈者利害奚若也論者不體三代聖王因時補救不得已之心而猶曰十一取民厲兵於農之可行於今也不智而不仁學焉而不思亦忍矣

哉後王參古以宜民唐室祖庸調畫一仁民之法即有損益無可廢矣

古者士各仕於其國諸侯私其土私其人既禁士之外徙而羈旅之臣新君有其情不固之疑三代聖王欲易之而不能也乃其為卿大夫者類以族升則役於相習之名分而民帖然以受治農之子恒為農雖有雋才缺望之情不生嘗罰於比鄰而恩怨不起乃遠周之季世祿之家迭相感衰於是陳鮑高國樂卻趙范且疑忌積而起尋子兄弟姻亞互修怨於顧盼之間而喋血覆宗亦人倫之大數矣法與刑不兩立亦不可偏廢者也閭井相比比婚媾相連一旦乘權居位而連繫之鞭笞之甚且按法以誅戮之憎焉不恤曰吾以奉國法也則是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恩義皆可假君臣之分誼以摧折之而五倫還自相賊矣於是乎仁心惓喪而民競於權勢以相離散非小禍也若欲曲全恩義而散法以伸私則法抑亂而依倚以破法者不可勝詰然則陰諸侯私土私人之弊政於九州混一之後典鄉郡刺州守鄉邑其必不可明矣張鎮周舒州人也為其州都督召親故酣飲十日貽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得與故人歡飲明日都督治百姓且此何異優人登場森然君臣父子之相臨而歌舞既闌相聚而食相狎而笑邪惻隱不行而羞惡之心亦漸滅矣故官於其地無一而可者也君欲任賢以治民也奚必其鄉欲為民以擇吏也奚必其鄉之人士出身事主而效於民也又豈易地之無以自效君不為士謀安士抑不自謀其安致法與情之兩擊其矣其味於理也韓魏公以守鄉郡而養老亦朱買臣衣繡之榮耳况如鎮周之加刑罰於父老子弟而慘莫之恤乎

謂高祖之立建成為得道長之禮者非也立子以適長此嗣有天下太子諸王皆生長深宮天顯之序不可以寵嬖亂也初有天下而創制自己以賢以功為天下而得人作君師以佑下民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抑謂高祖宜置建成而立世民者亦非也睿宗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討賊后以靖國家隆基自冒險為之事成乃奉睿宗以正位睿宗初不與聞而况宋王則宋王固辭而睿宗決策可也太原之起雖繇秦王而建成分將以嚮長安功雖不建固協謀而戮力與偕矣同事而年抑長且建成亦錚錚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聞也高祖又惡得而廢之故高祖之處此難矣非直難也誠無以處之智者不能為之辯勇者不能為之決也君子且無以處此而奚翅高祖處此

而無難者其唯聖人乎泰伯之成其至德者豈徒其仁孝之得於天者厚乎太王姜女以仁敬孝慈敦彝倫修內教於宮中者其養之也久矣詩之頌王季也曰則友其元王季固不得以國而易其兄弟之歡也王季無得國之心而泰伯可成其三讓之美一門之內人修君子長者之行而靜以聽夫天命故王季得國猶未得也泰伯辭國猶未辭也內教修而禮讓興讓者得仁而受者無疑於失義卯人之稱太王曰仁人也豈一朝一夕之故故唐高祖之守太原縱酒納賄以自蔽宮人私侍而嘗試生死以殉其嗜欲則秦王矯舉以奮興一唯其才之可以大有為而馳騁快烈之氣蕩其天性固無名義之可繫其心建成尤劣焉而以望三后忠厚開國之休使遜心以聽高祖之命其可得乎高祖之不能式殺其子既如此矣而所左右後先者又行險徼幸若裴寂之流而已東宮天策士各以所知遇為私人目不觀慈懿之士耳不聞孝友之言導以爭信而亟奪其惻隱高祖若木偶之尸位於上而無可如何誠哉其無可如何也源之不清其流孰能澄汰哉後世之不足以法三代者此也非井田封建節文以強民之謂也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聖之所以聖賊之所以賊反身而誠不言而喻保爾子孫盛爾家豈他求之哉自非聖人未

有能免於禍亂者立適之法與賢之權皆足以召亂况井田封建之畫地為守者乎魏徵王珪必死於建成之難乎曰未見其可也事太宗而効忠焉有以異於管仲之相桓公乎曰有異焉而未為殊異也傳曰食馬不辟其難非至論也君子之身天植之親生死者名義之所維性情之所主而僅以殉食乎君臣之義生於性者性不墮物以遷君一而已猶父之不可有二也管仲齊之臣齊侯其君也徵珪唐之臣高祖其君也仲之事子糾齊侯命之徵珪之事太子高祖命之天之所秩性之所安義之所承君一而已即以食論仲食齊侯之食徵珪食高祖之食子糾建成弗與焉而况君子之死必不以殉食乎故無知者齊襄之賊管仲不共戴天之讎也使唐高而蒙篡弑之禍徵珪有死而必不可一日立於其廷子糾建成君臣之分未定矣足為之死邪為之死是一日而有二君矣晉為君之子也或廢或立君主之當國之大臣引經衷道以裁之為官僚者不得以所事者為適主而隨之以爭建武以長世民以功兩俱有可立之道命我以事彼則事彼而已矣君命我以事此則事此而已矣高祖初未嘗以荀息之任任徵與珪使以死拒世民也則建成死高祖立世民為太子非敵國也非君讎也改而事之無傷乎義無損乎仁奚為其不可哉然則徵珪之有異於管仲者何也襄公弑糾與小白出亡於外入而討賊不幸而兄弟爭仲之所不謀也子糾敗仲囚於魯桓公釋之而使相仲未嘗就公求免以自試也建成世民之各毒以爭久矣知其必有喋血宮門之慘不能弭止其意抑不能辭官僚以去之欲徵幸以觀變二子之志偷矣太子死處即秦王而請見尤善之所不許也斯則其不得與管仲均者也夫魏徵起於群盜之中幸自拔以歸唐功名之士耳介於石不終日而後可以知幾亦惡足以及此哉

太宗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人即喪心失志迷惑之尤者長短虛實大小有無清濁得失明暗然分畫於前知則知之能則能之眇者窮於視跛者困於趨惡得誤其心之所未喻而謂多聞善慮者不若已哉然則謂人不己若者抑實有不己若者在也太宗曰煬帝文辭與博是堯舜非桀紂行事何其相反魏徵曰恃其雋才矜矜自困以至覆亡然則煬帝之與博固有高出於羣臣之上者不己若誠不若已矣而人言又惡足以警之哉夫人主之怙過也有以高居自逸而拒諫者矣有憑執凌人而拒諫者矣然忠直之士卓然不撓雖斥竄誅夷而不恤以言黜而暴君不能奪其理則身雖誣而道固伸也且恃位而驕恃威而橫浮氣外張而中藏惡縮造乎虛情稍息追憶前非固將曰是吾所不知不能而終不可誣者也則諫者之言或悔而見庸矣唯夫多聞廣識而給於辨者知其非是而非其所非則言者不憚其威而憚其小有才之辨慧言之大則以為誇也言之切則以為隘也察情審理擬議窮年而彼已一覽而見謂無餘引古證今依類長言而時或旁徵之有誤則自非明燭天日斷若雷霆者恒惴惴焉恐言出而反為所折抱忠而前括囊而退者十且八九矣且夫堯舜之是彼且是之矣吾惡得以堯舜進之桀紂之非彼且非之矣吾惡得以桀紂戒之彼固曰使我而為人臣以稱說干人主吾之琅琅鑿鑿以敷陳者更辯於此也彼誠不我若而愛我若父責我若子為笑而已矣天下雖大賢人君子雖眾誰肯以強者多聞見屈於我而不捫舌以自免於辱乎故人不己若危亡之媒也謂人不己若而其危亡必矣太宗君臣之知此也是以興也不然太宗之才當時之臣無有能相項者唯予言而莫違亦何所不可乎嗚呼豈徒人主哉士而賢智多聞當世固出其下則

欲以取擇善之益也難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顏子之所以大也雖然人知其能與多矣問之雖勤且欲告而中訥則問為虛設而祇益其驕惟若無若虛之情發於不容已而問必以誠然後人相忘於寡與不能以昌言而不怯太宗之問孔穎達也幾知學矣乃固以多能有實自居而於其能問亦何足以測顏子之心哉孔穎達不能推極隱微以格君心太宗之驕所由未戢也

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天子之保全支庶而無猜無戕亦未有如唐者也蓋太宗之所以處之者得其理矣高祖欲彊宗室以鎮天下三從昆弟之屬皆封王爵使循是而不改則貴而驕富而溢邪佞之士利賴之而導以放恣欲強之適以貽其災而必至於弱晉宋之所以自相戕滅而終於孤立也太宗從封德彝之言而曰天子養百姓豈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以公天下者即以安本支而勸進其賢能德彝佞人也於此而幾乎道矣為天子之懿親妾媵廣生養遂不患其不善行也遠於十姓百家雜犬錐刀之鄙猥不患其無可造之材也而強慧者得勢而狂慮撲者温飽而自廢於是乎非若劉蕡司馬倫之自斃以亡則菽麥不分如圈豚之待飼而已矣夫節其位祿之數登之仕進之途既免於槁項無聞之憂抑獎之於德業文章吏治賦略之美使與天下之英賢彙進而無所崇替固將蒸蒸勸進而為多士之領袖以藩衛天家故唐宗室之英相者將者牧方州守望郡者臻臻起並而恥以紙袴自居亦無有夢天吠日觀大寶而干甸師之辟者施及於今隴西之族猶感焉不亦休乎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富貴者其可以非所宜而長有之乎制之有等授之有道而後欲貴者之果能貴欲富者之果能富也義之至仁之盡也夫公行而私恩亦遠矣然則周道親親而文昭武穆施及刑茅將胙與畢召之裔皆分茅土豈非道與曰此武王周公定天下之微權而千古之未喻者也古之天子人為君君自為國百里而外若異域焉治異政教異尚刑異法賦斂惟其輕重人民唯其刑殺好則相昵惡則相攻萬其國者萬其心而生民之困極矣堯舜禹湯弗能異也至殷之末殆窮則必變之時而猶未可驟革於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歸之姬氏之子孫則漸有合一之勢而後世郡縣一王亦緣此以漸統壹於大同然後風教日趨於畫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故孔孟之言治詳矣未嘗一以上古萬國之制欲行周末則亦均見武王周公綏靖天下之大權而知邱氏

之欲在此而不在彼以一姓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合彙散者漸就於合故孟子曰定於一大封同姓者未可即一而漸一之也春秋之戰啜矣而魯衛蔡曹滕之自相攻也鮮即相攻而無擗指舟中焚茨侵海之虐當其時異姓廢姓猶錯立於外而同姓者不能絕援以自戕此周之所以親親而親親者非徒親也實以一姓之與定一王之禮制廣施於四海而漸單其封殖自戕戕民構亂之荼毒也至於漢六國廢韓彭誅而欲以周道行之則七國衛山淮南之禍骨肉喋血而不容已然則人主即欲建本支以鎮天下亦無如節其位祿獎其仕進公其黜陟之足以有才勸善而祐子孫之今非以鞏固維城必侈子以棧樞之養養假借以優非之袞黼使之或備而狂或茸而葦哉鄧禹享大國之封且使諸子各分一藝以自立曾有天下者以公天下為道將使人競於媵修而授子孫以沈溺之具亦仁過而流於不仁矣是故親親之殺與尊賢互用而相成唯唐為得之宜其宗室之多才獨感於今古也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故當時言無不盡而治得其理然則以是為盡聽言行政之理乎抑有未盡然者惟其人不惟其法以王珪魏徵為諫議大夫房元齡杜如晦為宰相而太宗之明足以折中群論而從違不爽則可矣必恃此以立為永制又奚可乎命官圖治之道莫大乎官各明其守而政各任於其人庶務分治於六官其屬詳其目其長持其綱皆有成憲之可準也或舉或廢或倚法而挾私或因時而為斟酌各以其所效之成能為得失然而有待於天子宰相之裁成者則太宗之制令五品以上更宿內省以待訪問固善術也下有利病得達於上而上得詰其勤怠公私以制其欺若夫小有過誤則包含教戒而俟其改如使諫官毛舉細過以相糾則大體失而爭黨起於細微亂世之所以言愈禁而事愈圯也宰相者外統六官內匡君德而持可久可大之衡以自常而馭變者也君心之所自正國體之所自立國本之所自固民生之所自安非宏通於四海萬民數百年之規而不役於一時之利病者不足以勝其任故古者三公論道所論者道耳不能與任氣敢言之士爭一言一事之可否而論道於君抑不在摘人間細政繩舉動之小愆發深宮之纖過以與君競徒自媒而與天子不親故與諫官同者未必是其異者未必非也詭隨諫官而避其彈射則可以應一事而不可以規大全逆折諫官而伸其獨見則幾事不密而失其正色立朝之度若夫宰相而果懷私以病國固諫官所必抗正以爭而非可使與辯訟於一堂競偶然之得失

者也夫諫官職在諫矣諫者諫君者也微聲逐色獎諛序忠好利喜功狎小人既逸豫一有其幾而必犯顏以諍大  
臣不道誤國妨賢導主賊民而君偏任之則直糾之而無隱若夫羣執事之修墜則六國之長冀其成執憲之臣督  
其失宰相與天子總大綱以裁其政初不藉諫官之毛舉擊擊搜剔苛求以矜辨察老成熟慮之計謨非繁稱曲說  
矯譽異同於俄頃者所可詫風裁以決定者也故天子誠廣聽以求治則宰相有坐論之時群臣有待問之時諫官  
有請對之時而不可有聚訟一堂道謀棄舍之時群臣有待問之各任其分理而兼聽之惟上之虛衷以廣益豈  
立一成法以啟爭端可為不易之經乎

旱飢而赦以是仁民非所以仁之也太宗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亦既知之矣而貞觀二年以旱赦天下信  
道不篤知不可而復為非君師之道矣夫赦亦有時焉而可者夷狄盜賊僭據上國蚩蚩之氓脇從以微幸上不能  
固保其民使群陷於逆則盪滌而矜全之可耳旱飢之民流離道殣者類不能為姦惡而姦惡之徒雖旱飢而固亦  
不至於餓殍者也如曰衣食不足而非僻以起則夫犯者在未飢以前固非為飢所迫而矣所恤哉省囚繫以疏究  
滯宥過誤以恤愚愚止訟獄以專農務則君上應行之政無歲不宜而不待旱飢至於旱飢之歲豪民擅粟以掠市  
子女游民結黨以強要羅貸甚且競起為盜以攘殺慮懦非法不懲非刑不戢而更縱不軌之徒使無所創艾以橫  
行郊邑又豈非凶年之大靈哉蠲通欠減租庸所以救荒也困於徵輸者樸民也蠲免與赦罪並行於一紙則等棣  
民於姦究名不正實不符亦重辱吾社席之赤子矣不雜赦罪之令於蠲租之詔尤人君扶正人心之大權而時君  
不察曰以此答上天好生之心天其樂佑此頑民以賊凋零之子遺乎體天心以達民隱非市恩之俗吏所得與焉  
久矣

唐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陳所見謂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審之此會議之始也敕旨既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  
之則抄參封駁之始也夫六官之長貳各帥其屬凡其事以待軍國之用乃非體國如家者則各炫所長匿所短互  
相推移而避其咎使無總攝而通計之者將飾文具以應而不恤國事之疏以傾也此不可聽庶司之汎應而無與  
折中之者也統之以宰相而推諉自私之弊去矣然宰相之賢者且慮有未至而見有或偏不肖者之專私無論也

先以中舍之雜判盡羣謀以迪其未達而公論以伸則益以集而權弗能擅其失者庶乎鮮矣猶且於既審之餘有  
給事之駁正以隨其後於是而宰相之違以塞而人主之愆以繩斯治道之至密而時以得理者也雖然雜判者陳  
於其先也駁正者施於其後也中舍之議已集宰相之審已定始起而駁之自非公忠無我之大臣純白知通之給  
諫參差宰相左而給事與宰相爭權則議論多朋黨興而國是以亂然則駁正之制當設於雜判陳而宰相方審敕  
旨未下之際以酌至當之宜是非未著而從違皆易斯羣臣之能盡而宰相之體不傷唯公議已允而宰相中變以  
舞法者然後給事封還而駁正之不尤可達人情定國是而全和衷之美乎太宗謂王珪曰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  
已從人亦復何傷或護己短遂成怨隙蓋慮此矣立法欲其徹乎賢不肖而俱可守法不精研而望人之能舍已從  
人也亦不可得之數已中舍各抒所見而給事折之以從違宰相持衡而斷之天子裁成以行之合人心於協一而  
官省息交競之情事理得執中之用酌古鑒今斯可久之良法與近世會議偏及九卿而唐之雜判專於中舍其得  
失也孰愈夫九卿各有典司者也既與其屬參議其所修之職以待舉行固有一成之見而執為不可易者假有大  
兵大役司馬司空務求其功之成而司農務求其用之省則其不相協而異同競矣唐宋之給舍皆慮中外通廢理  
而待救下之選者也兼知盈虛成敗之數以酌時之所可行則彼此不相妨而以相濟雜判而駁正之足矣何用詢  
及專司之官以生異訟哉如有議成教下而九卿不可奉行者可復陳利病以更為酌改無容於廟議未審之前  
豫為異論以相掣國事之所錄定惟其綱紀立以一人之心而已會議者大臣免咎之陋術其何利之有焉至於登進  
大臣參酌大法裁定大禮則惟天子之乾斷與宰相之贊襄而參以給舍之清議六官各守其典章而不可有越位  
侵官之妄如使參紛呶之說以模稜而求兩可則大臣偷群臣競朋黨興機密洩其弊可勝言哉不周知天下之務  
不足以決一事之成宰相給舍無所偏私以周知為道者也不消強人情之競不可以定國事之衡雜判駁正慎之  
於前而畫一必行於後議論雖詳而不至於爭競者也太宗曰或成怨隙或避私怨順一人之情為兆民之患亡國  
之政煬帝之世是也斯言豈矣



規利終無以自克而成乎大疵讀史者鑒之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知學矣氣者發以噓物而斂以自攝其心者也聞見之善啟其聰明而隨氣以發斂其發也洩其藏以加於物故言者所以正人而非以正己也已有餘而不忍物之不足則出其聰明以迪天下之昏翳而矯之以正子不忍於父臣不忍於君士不忍於友聖人君子道不行而不忍於天下後世於是而功大矣夫受天命作君師臣民之責服於躬載於一心則斂氣以攝聰明而持天下於心以建中和之極故曰湯武身之也身居正而天下正不以言也故仲虺之誥仲虺言之也咸有一德伊尹言之也旅葵召公言之也無逸周公言之也而湯武無言以自鳴其道而詔諸臣惟而上之大禹皋陶益稷各盡言以進堯舜而堯舜執中之訓迨及倦勤遜位之日道不在已而後以詔諸禹然則堯舜惟不忍於後世禹稷益稷伊萊周召惟不忍於君而不忍於天下此者雖躬行未遠而進忠於上亦不必以言過其行責之其忠也即其行也今太宗之言非堯舜湯武之言而伊萊周召之言也任堯舜湯武之任而奪伊萊周召之言以為己言則下且何言之可進而聞善之路窮蓋太宗者聰明溢於聞見而氣不守中以動而見長者也其外侈其中撝其氣散其神替其精竭其心馳迨乎藝倫之攸數至德之已虧倖幸外榮利欲內迫而固無以自守及其衰年而益以泥濘所必然矣嗚呼豈徒帝王為然哉自修之士有見而亟言之德不崇心不精王通之所以不得為真儒也況揚雄韓愈之利欲熏心者乎故魯論之曰慎曰後從曰訥曰詘曰作聖狂之辨辨於筆舌可畏也哉

夷狄之勢一盛一衰必然之數也當其衰而幸之忘其且盛而無以禦之故禍發而不可止夫既有其土則必有其人以居之居之者必自求君長以相保相保有餘而必威未有數千里之土曠之百年而無人保之者也已盛者而已衰矣其後之能復盛者鮮矣而地已曠人必依之有異族有異類而無異土衰者已衰不足慮也繼之以人依其土而有之則族殊類異而其偏處我邊徼也同突厥之盛至頡利而衰既分為二不能相比於是乎突厥以亡迄於五代而遂絕夫豈特夷狄為然哉五帝三王之明德漢唐宋之混一今其子孫僅存者不再興而君天下者不一姓况恃強不逞之部落乎夫其人衰矣亡矣其土則猶故也天不能不為之生種姓地不能不為之長水草後起者不削戢止其戎心曾無慮此而可以其一族之衰為中國幸邪其族衰其地無主則更有他族乘虛而潛滋暗長於

灌莽之中故唐自貞觀以後突厥之禍漸息矣而吐蕃之害方興繼之以契丹皆突厥兩部之域也頡利禽而御樓受俘君臣交慶其果以是為中國永安之祚哉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太宗命李元昊安撫之恥糧積口以賑之未嘗非策也而大亮之不奉行也何居施之以德者制之以威也已衰者存之不足為憂存已衰者則方興者不能乘無主以擅其地則前患息而後釁可弭威衰之形我得而知而無潛滋暗長之禍雖暫勞暫費而以視糜財毒眾以守邊割地納賄以巧免其利害奚若邪株守安內之說為詩諷豈久遠之大計哉

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謂古人高樓漸至澆論則至於今日當恣化為鬼魅矣偉哉其為通論已立說者之患莫大乎忿疾一時之流俗激而為不必然之慮以鄙夷天地之生人而自任以矯異於是刻覈寡恩成乎心而刑名之術利用以損天地之和苟徇性惡之說一傳而為李斯職此故也且夫樂道古而為過情之美稱者以其上之仁而美其下之順以賢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高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僅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則堯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澆貞淫剛柔愚民之固然亦無不有如躬閱者矣唯其澆而不淳淫而不貞柔而疲剛而悍愚而頑明而詐也是以堯舜之德湯武之功以於變而移易之者大造於彝倫輔相乎天地若其編氓之皆善邪則帝王之功德亦微矣唐虞以前無得而詳者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昏姻未別喪祭未修狂狷榛榛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故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之明倫察物存唐虞之民所去也同氣之中而有象况天下乎若夫三代之季尤慮慮可徵焉當紂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國之淫奔亦孔醜矣數紂之罪曰為逋逃萃淵數皆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梟與紂也至於春秋之世弑君者三十三弑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殺姻黨相滅無國無歲而無之蒸報無忌驕貨無厭曰威於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亂賊始懼刪詩書定禮樂而道術始明然則治唐虞三代之民難而治後世之民易亦較然矣然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謫象絲共驩飛廉惡來楚商臣蔡般許止齊慶封魯僑如晉智伯豈秦漢以下之民乎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之民無以異於三代之始帝王經理之餘孔子垂訓之後民固不乏取類而視唐虞三代帝王初興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也多矣戰國之末諸侯任逞辯士邪誣民不知有天性之安而趨於澆非民之固然也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乃益以增民之離

叛五胡之後元高宇文暉辰相踵以導民於澆非民之固然也隋文不知而防之若讎乃益以增民之陷溺逆廣嗣之宣淫長佞而後民爭為盜唐初略定夙習未除又豈民之固然哉倫已明禮已定法已正之餘民且願得一日之平康以復其性情之便固非唐虞以前茹毛飲血茫然於人道者比也以太宗為君魏徵為相聊修仁義之文而天下已帖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辨歸誠不待堯舜湯武也垂之十餘世而雖亂不亡事半功倍孰謂後世之天下難與言仁義哉邵子分古今為道德功力之四會帝王何從而霸統何長霸之後又將奚若邪泥古過高而非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其說行而刑名威力之術進矣君子奚取焉腥風扇民氣傷民心之待治也尤急起而為之如暑之望浴也尤易於隨唐之際哉

太宗曰未能受諫安能諫人此知本之論也夫唯窮凶之主淫虐無擇則雖以虛衷樂善之君子陳大公無我之言而亦祇以危身非此者君之拒諫而遠君子洵失德矣諫者亦惡能自反而無咎哉凡能極言以諫者大抵其氣勝者也自信其是而矜物以莫及物莫能移者也其氣勝則其情浮自矜而物莫能移則其理窒上以事君下以泯眾中以交於僚友可其所可而否其所否堅於獨行而不樂物之我違唯如是也乃以輕寵辱忘死生而言之無忌其賢者有察理未精達情未通之過而執之也堅其次則氣動而不收言發而不止攻異已而不遺餘力以墮於媚佞而傷物已甚則人主且窺其中藏謂是曉曉者之但求利已也其言不可奪而心固不為之感矣望轉石移山於片語乎惟虛則公公則直惟明則誠誠則動能自受諫者所以虛其心而廣其明也諫者之能此者鮮矣事上接下其理一也君不受諫則令焉而臣民不從臣不受諫則言焉而天子不信位不可恃氣不可任辯不可倚理不可挾平情好善坦衷遜志者早有以動人主之敬愛而消僚友之疾忌聖而周公忠而孔明用此也姪直予智持一理以與當宁爭得失自非舜禹以獨義之道待之其不以啟明黨而壞國是也難矣哉

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亦易見也所以格之者天理民彝之顯道入皆與知亦易能也然而斷之於大人之獨得而諫諍之臣不足與焉於魏徵馬周見之矣君心無過而過在事則德不足而言有當下逮於工督而言無不效若夫心則與心相取者也心之有非必厚自匿而求以勝物進言者其言是也其人非也其人雖無大非而心不

能自信於是則匿非求勝者將曰旁觀而言之吾亦能為此言試以此言於汝汝固不受也言還其言而心仍其心交相謫而益其怨惡如能隱忍以弗怨惡足矣奚望格哉唐太宗不恤高祖之溫清視膳處之卑狹之大安宮而自如九成宮以避暑嫁其女長樂公主教資送倍於長公主此豈事之失哉其憚不知恤者仁孝忘於心也馬周言之魏徵言之皆開陳天理民彝之顯教以思動其惻怛也乃周公不聽決駕以行於微之言則入謀之長孫皇后而後勉從使後而如獨孤武韋也微死矣人自有父子人自有兄弟一念之蔽忽焉不覺直辭以啟之以自親其親豈難知而難從者乎而二子者君所信受者也卒不能得此於君則其故可思矣微之起也於群盜之中事李密而去之事隱太子而去之周則挾策干主餘於才而未聞其修能之自潔者也以此而欲警人子之心於不容已之媿疚矣可得哉夫大人者苟以其言格君心之隱隱賢主樂之中主媿之庸主弗敢侮之何至以太宗之可與言而為田舍翁邪不幸而遇暴主以殺身亦比干之自靖自獻於先王而非滕口說以聽山人之玩弄豈易言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已之正非一旦一夕之功矣

言治者而亟言權非權也上下相制以機械互相操持而交讎其欺也以儀秦之狙詐行帝王之大法亂矣得而弭人心風俗奚得而不壞哉王伽之詐也與李參朋姦而徵隋文之賞唐太宗師之以縱囚三百九十人而三百九十人咸師參之智如期就死嗚呼人理亡矣好生惡死之情也苟有可以得生者無不用也守經之信以死殉之志士且躊躇而未決况已蹈大辟之戮民乎太宗之世天下大道有使州有刺史縣有令尉法令密而廬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通逸抑誰為之淵藪者太宗持其必來之數以為權囚亦操其必赦之心以為券縱而來歸遂以侈其恩信之相孚夫誰欺欺天子夫三百九十人之中非無至愚者不足以測太宗必赦之情而徵幸以逃且當縱遣之時為此駭異之舉太宗以從諫聞亦未聞法吏據法以廷爭則必太宗陰受其來歸則赦之旨於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盛治或詭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如拾者也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爭誇者必其詐也王道平平言僻而行詭者不容於堯舜蘇洵氏樂道之曰帝王之權惡烈於洪水矣

傳曰為人君而不知春秋之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春秋之義何義也適庶明長幼序尊卑別刑賞定重農抑末進賢遠姦貴義賤利端本清源自治而物正之義也知此則讒賊不足以逞而違此者之為讒賊不待摘發而如觀火舍是乃求之告訐以知之告讒告賊而不知告者之為讒賊也宜其迷惑失守延讒賊於肘腋而以自危亡也人主明其義於上以進退大臣大臣奉此義以正朝廷朝廷飭此義以正郡邑牧之有守令數之有觀察採訪之使裁之有執憲之大臣苟義明而法正姦頑不軌者惡足以懲行而無忌即有之亦隱伏於須臾而終必敗矣事告訐乎告訐則賞罰之權全移於健訟之匹夫而上何貴有執憲之臣哉且夫為人告訐者洵不道矣而慮樸柔懦之民能奮起以與姦頑爭死命者百不得一也非夫險詖無憚之徒惡有暇日以察人之隱慮而持短長操必勝之術以與官吏豪強角逐忘尊卑輕禍福背親朋叛朋友吏胥脇其長官奴隸制其主伯正春秋之義所經為讒賊必杜絕其萌孽者也知其害而早絕之則讒無不見賊無不知昭昭然揭日月以與天下相於守法紀吞舟漏網之姦其得容於政簡刑清之日者益亦寡矣太宗曰朕聞直言之路以利國也上封事者訐人細事當以讒人罪之而其時更不殃民不殃利題矣

銀之為用自宋以上用飾器服與黃金珠玉等而未得與錢布粟帛通用於民間權萬紀請米銀宣饒而太宗斥之亦猶罷采珠以懲侈耳後世官賦民用以銀為主錢布粟帛皆受重輕之命於銀夫銀藏蓄不蝕鍊鑿不減藏之約而齋之也易人習於便利知千百年之以能易之矣則發山采礦無大損於民而厚利存焉庸詎不可哉然而大害存焉者非庸人之所知也矣以明其然邪銀之為物也固不若銅鐵為械器之必需而上類黃金下同鉛錫無足貴者尊之以為錢布粟帛之母而持其輕重之權益出於一時之制上下競奔走以趨之殆於愚天下之人而盡之也故其物愈多而天下愈貧也米之自上而禁下之米則上積其威以籠耕夫紅女之絲粟而財亟聚於上民日貧餒而不自知既以殫民之畜積矣且大利之孔未可以刑法禁塞之也嚴禁民米則刑殺日繁而終不可戰若其不禁而任民之自米則貪情之民皆舍其穡事以徵幸於詭獲而田之汙萊也積且聚游民於山谷而唯力是視以取盈則爭殺與而亂者也一旦山竭澤枯游民不能解散而亂必成即幸不亂也耕者桑者戮力所獲養游民以博無

用之物銀日益而絲粟日銷國不危民不死其奚待焉自非參百年之終始以究利病者奚足以察此哉嗚呼自銀之用流行於天下役粟帛而操錢之重輕也天下之害不可訖矣錢較粟帛而齋之輕矣藏之約矣銀較錢而更輕更約矣吏之貪墨者暮夜之投歸裝之載珠寶非易致之物則銀其最便也不然汎舟驅車街尾載道雖不恤廉隅者不敢也民之為盜也不能負石粟持百繡即以錢而力盡於十緡矣穴而入篋而眩者其利薄其刑重非至亡賴者不為銀則十餘人而可挾萬金以去近自成化以來大河南北單騎一矢劫商旅者俄頃而獲千緡之值是銀之流行汙吏算歛大盜書攫之尤利也為毒於天下豈不烈哉無已杜塞其米鍊之源而聽其暗耗廣冶鑄以漸奪其權而租稅之入以本色為主遠不能致而後參之以錢行之百年使銀日賤而賤均鉛錫將耕桑廣殖墨吏有所止而盜賊可以戰尚有瘳乎天地之產難得而不易留遷者以安民於所止而裕之也帝王之政繁重而不取便安者以息民之偷而節其溢也且斷諸山夕燬諸冶寸徑而足數十人之衣食姦者逞慮者削召攘奪而棄本務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唯銀也米礦之禁惡可不言哉權萬紀之削奪有餘辜矣

貞觀十年定府兵之制大約與秦隋銷兵宋罷方鎮之義略同府兵者猶之乎無兵也而特勞天下之農民於耆上之中是以不三十年武氏以一婦人輕移唐祚於宮闈李正業死而天下靡然順之無有敢伸義問非者必無忠憤之思興力不能也唐之亂亟矣未有三十年而無大亂者非能如漢宋守成之代晏安長久也非元宗罷府兵改軍制則安史懷恩朱泚河北西川淮蔡之蠢起唐久為秦隋惡能待懿僖之昏亂黃巢起而始亡哉府軍之制散處天下不論其風氣之柔剛任為兵與否也多者千二百人少者百人星列星布於隴畝乃至白首而不知有行陳季冬習戰呼號周折一優人之戲而已三百人之團正五十人之隊正十人之火長編定而代襲之無問其堪為統率否也尤可嗟者兵械甲裝無事則輸之庫征行而後給之刀鏽不卒矢屈不樂晴燥不潤雨海不暴甲齡胃穿刀利弓解典守之吏取具而止倉卒授之而不程以其力莫能詰也甲與身不相稱攻與守不相宜使操不適用之頑金衣不蔽身之腐革甚則剝撓竹以為戈矛漆敗紙以為盾櫓其不覆軍隘邑者幾何也狎為故事而應以虛文徒疲散其民於道路一月更而無適守者無固志名為有兵六百三十四府而實無一卒之可憑故安史一擁番兵以渡河

而兩都瓦解益天寶初政府兵易驍騎而因循舊習未能竭精玩之弊以更張也後世論者泥古而不知通猶曰兵制莫善於唐則何如秦隋之盡銷弭而猶不驅農民以淪死地乎詳考府兵之制知其為戲也太宗之以弱天下者也欲弱天下以自弱則師唐法焉可爾

太宗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而無忌等不願受封足以達人情矣夫人之情俾其子孫世有其土世役其民庸富貴於無窮豈有不欲者哉知其適以於絕其苗裔而禍天下苟非至愚未有不視為陷阱者也周之大封同姓與功臣也聖如周公賢如呂召而固不辭其餘非不知居內之安而無不利有其國以傳之奕世何至於無忌等之以免受茅土為幸乎時為之則人安之時所不可為非貪財無已懷姦欲叛者固永終知微而不願也馬周曰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不忍毒害見存之百姓宜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猶有識者固聞之而寒心也故夫子之論治魯論而居其一而不及於封建作春秋明王道而相郊之受爵不登於策城衛遷祀皆不序其功然則當春秋之世固有不可復行者矣况後世乎柳宗元之論出泥古者猶競起而與爭勿庸爭也試使之行焉而自信其必行否也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而公薄之豈強公以茅土邪強人而授之國為天下嗤而已矣惡足辯

貞觀改服制嫂叔夫之兄弟之妻皆相為服變周制也古之不相為服者禮傳言之詳矣嫂不可以母道屬弟之妻不可以婦道屬所以定昭穆之分也嫂叔生而不通問死而不為服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唐推兄之敬而從兄以服嫂推弟之愛而從弟以服其妻所以昆弟之恩也周謹乎禮之微唐察乎情之至皆道也而周之義精矣雖然抑有說焉禮以定萬世之經則必推之天下而可行盡乎事之變而得其中者也有入於此少而失父母抑無慈母乳母之養而嫂養之長而為之有室則恩與義兩不得而忘也生藉之以生死則惻然而視若行道之人心固有所不安矣在禮舅之妻從母之夫無服者也而或曰同爨總鞠我之恩而不如同爨乎其不忍不為服必也有人於此少孤而兄養之已而為之納婦自納米以至於請期稱主人者皆兄也既娶而兄猶為家政之主未異宮而兄死其婦視夫之兄有君道焉且兄而居長則固小宗之宗子也合小宗之男女為之服而弟之妻獨否一家之所統尊願可傲

岸若賓客乎繼父無服者也同居而為之成室家立親廟則服期夫之兄可為小宗而成其家室以視繼之父同居而異姓者奚若抑義之不得不為服者禮有之子思之哭嫂也為位而哭不容已於哭也可為之哭則可為之服君子之天涕之無從而服之不可也上古之世男女之別未正昭穆之序未審故周公嚴之於此而辨之精後世男女正而恩禮暖兄弟之離類起於室家之猜怨則使相為服以獎友睦之誼亦各因其時而已禮曰時為太百正相承所損益可知也聖人許時王以損益則貞觀之改周制可無疑已

自言兵者有使貧之說而天下之亂遂不可弭矣文本引黃石公之言以請釋侯君集私高昌珍寶之罪用此說也乃阿史那社爾以降虜而獨能不受君集之貽邊外之法嚴於中國中國安能不為邊外屈哉故其軍拔其城滅其國而貪其所獲武人之恆也然而君以之怒其臣臣以之叛其君主帥以之惡其偏裨偏裨以之懟其主帥兵以之戀剽獲而無戰心民以之受掠奪而爭反畔功已成亂已定不旋踵而大潰古今以此而喪師失地致寇亡國者不一也貪人敗類而可使司三軍之命以戡亂盜民而定國乎漢高之於項羽非其偏裨也其於懷王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封府庫以待諸侯與會屠狗能明此義乃以平項羽之怒而解鴻門之危項羽不知終以取怨於天下誨盜而人思奪之大易豈欺我哉唐下侯君集於獄宋徽王金斌而使之待罪法所必飭也終釋君集而薄罰全斌示不與爭利也兩得之矣故言兵者之言皆亂人之言爾矣文本惡足以知此哉

太宗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史則前此固有劾之法而戴州所部有犯者御史以劾刺史賈崇亦循例以劾之也此法不知所自昉意者蘇威當隋之世假儒術飾治具以欺世其劾之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久者周失道而後魯失之魯君失而後卿大夫無不失也上者端本清源歸責於天子之辭也民有大逆君踰月而後舉爵自艾而已治之不隆教之不美天子不自慙而移罪於刺史乎民犯大逆而劾及刺史於是互相掩蔽縱暴鏡以脫於網罟天下之亂風俗之壞乃如河決魚爛而不可止隋末寇盜偏天下而煬帝罔聞思加於頸尚不知為誰氏之賊皆蘇威之流置苛細之法自謂王道而以塗飾耳目增長讒賊者致之也懲貪而責保薦之主戰盜而嚴捕之殊詳刑而究初案之枉皆教之以掩蔽而縱姦以賊民之法也必欲責之上以矜民之散亦自天子之自為修

省而已下者其何責焉

小道邪說惑世誣民而持是非以與之辨未有能息者也而反使多其游詞以益天下之惑是與非莫準也理也事也情也理則有似是之理事則有偶然之事情則未俗庸人之情易以激動沈溺不能自拔者也以理折之彼且援天以相抗天無言不能自辯其不然以事徵之有適與相合者而彼挾之以為不爽之驗以情奪之彼之言情者在富貴利達偷生避死之中為庸人固有之情而惻隱羞惡之情不足以相勝故孟子之辨楊墨從其本而正其罪曰無父無君示必誅而不赦也若其索隱於心性穿鑿於事理者不辯也君子之大義微言簡而文溫而理固不敵其淫詞之曼衍也太宗命呂才判定陰陽雜書欲以折其妄而納民於正然而妄終不折民終不信流及於今日以增益且詭為呂才之所定以疑民者折之於末而不拔其本宜其橫流之不止矣夫此鄙猥不經之說何足道哉定之而孰必信之乍信之而孰與守之且託於所定以亂之道之大經如近世擇婚以年命而使配耦非其類者歟曰才所定也麻官乃以贊敬授民時之簡末嗚呼禍亦烈哉夫才所據理徵事緣情以折妄者宅經也葬法也祿命也三者之不可以妖妄測陰陽而賊民用殘輿倫背天理于王制不待智者而洞若火先王慮愚民之受罔而迷也為著於禮經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刑當其辜勿與辨也然且貪懦之俗微幸鋒端之密苟延蟪蛄之生日嚮術人而謀行止忘親蔑性暴骨如莽而不收爭奪競訟以求得為君師者尚取其言而刪定之不亦慎乎夫王者正天下之大經以務民義在國則前朝後而在野則相流泉度夕陽以利民用而宅經廢矣賢者貴善人富有罪者必誅詭遇幸逃之塗塞而祿命窮矣慎終追遠導民以養生送死之至性限以時授以制則葬法誦矣然而有挾術以鬻利者殺其首竄其徒焚其書而藏之者必誅不赦以剛斷裁之數十年而可定舍此不圖屑屑然與較是非於疑信之間咸其輔頰舌以與匪人爭其以感天下亦已矣呂才之定適以長亂言雖辯誰令聽之

立子以適而適長者不肖必不足以承社稷以此而變故起於宮闈兵刃加於骨肉此人主之所甚難而雖有社稷之臣不能任其議也魏王泰投太宗之懷曰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褚遂良即以此折泰之姦偉矣而唐幾亡於高宗遂良致命以自靖弗能清國焉故曰人主之甚難而社稷臣不能任其議也丹朱不肖竟以天下與舜聖人胡非常之舉非後世所可學也舜立而丹朱安虞賓之位魏王不竄能帖然於高宗之世哉太宗能保高宗之容承乾與泰而不能必泰安於藩服以承事高宗則抑情伸法以制泰事有弗獲已者自投於牀抽刀欲刎嗚呼英武如太宗而敏歎以求死也亦可悲矣或曰立適長而不能賢於人以輔之勿憂矣似也太宗之世忠直老成無有過魏徵者固以保師之任任之矣乃徵嘗為建成之宮僚致既可觀徵以正月卒而承乾以四月反徵即不死固無能改於其德大難興微為袁淑而已統于承基之流於徵何憚焉教者君父之反身也非可僅責之師保也光武東廩海立明帝而漢道昌東海亦保其福祿不待竄也光武之為君父者無愧也太宗踐兄弟之血於宮門早教孫以升木竄逐其所寵愛以徇長孫無忌之請知高宗之不能克家而姑授之置吳王恪之賢以階之死夫亦反身不令故無以救其終也漢文守藩代北際內亂而無窺覷之心迎立已定猶三讓焉然有司請建太子猶遲久而不定誠慎之也非敢執嫡長以輕天位況太宗之有慙德也乎

長孫無忌曰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此任者之辨也太宗不能折之遠立治而不改唐幾以亡仁恕者君德之極致以取天下而有餘況守文乎無忌惡知仁恕哉不明不可以為仁不忠不可以為恕仁者愛之理也而其發於情也易以動故在下位而易動於利在上位而易動於欲君子之仁廓然曙於情之萌淫而虛以順萬物之理與義相扶而還以相濟故仁陰德也而其用陽若遇物而即發其不忍之情則與嗚呼味者相取而萬物之死生有所不恤陰德易以陰用而用陰乃仁之賊此高宗之仁也恕者推己以及人仁之痛也以己之欲推之於物難之難者以其所推者己之欲也故君子之恕推其所不欲以勿於施人而不推其所欲以必施以所欲者非從心而不踰距未可推也然而不欲者亦難言矣奪己之聲色臭味而使不集於康固人之所不欲也以此而不欲奪人則屈己之道屈天下之情以求免於人之快悞皆可曰恕而以縱女子小人僉士讒佞者彌甚也者發己自盡之謂盡己之所可為盡己之所宜為盡己之所不為而弗為而後可以其不欲者推於物而勿施不然人且呼顯以請涕泣以干陳其媒狎之私以匍伏而待命女子小人僉士讒佞未能得志之日方挾此術以怵我而已於義利理欲之情未定則見為不可拂而徇之以恣其姦邪皆曰是不可欲者勿施焉恕也故仁恕者君子之大德非中人以下所能居之不

疑者也高宗竟以此而不庇其妻子不保其世臣殃及子孫禍延宗社長孫無忌惡以知仁恕哉挾仁恕之名以欺太宗而太宗其固故曰佞者之辯也太宗明有所困忠有所謀遂無以折佞人之口而使離其邪此三代以下學不明德不修所以懸絕於聖王之理也

負德而畏人知掩之使不著以疑天下小人之偽也其猶果人知也有不敢著不忍著之心則猶天良之未盡亡也抑不著而使天下疑則使天下猶疑於大惡之不可決為而名教抑以未燔無所畏無所掩而後惡流於天下延及後世而心喪以無餘太宗親執弓以射殺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時也窮凶極慘而人之心無毫髮之存者也史臣修高祖實錄語多微隱若有怵惕不甯之情焉夫人皆有之心也且以示威世與宋太祖燭下斧影之事同其傳疑則人固謂天倫之不可收也而太宗命直書其事無畏於天無憚於人而不掩乃以自信其大惡之可以昭示萬世而無慙顧且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誰欺乎周公之誅管蔡周公不奪管蔡之封也季友鳩叔牙季友不奪叔牙之位也建成元吉與已爭立而未嘗有劉劭之逆昭唐室以危亡而殺之以圖存安忍無親古人之豈其口實哉且周公之不得已而致天討也鳩鴉之怨山東之悲有微辭有隱痛禍於歸商奄而不著二叔誅管蔡之迹東人之頌公者亦曰四國是皇不曰二叔是誅也過成於不忍疑事迫於不獲已志窮於不能遂言詘不忍明者則憐以聽其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固非已自快言之以獎天下於戕恩況太宗之以奪大位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憚乎至於自教直書而太宗不可復列於人類矣既大書特書以昭示而無忌矣天子之不仁者曰吾以天下故殺兄弟也卿大夫之不仁者曰吾以家故殺兄弟也士庶人亦曰吾以身故殺兄弟也身與家之視天下也孰親則兄弟援戈矛以起茅田廬絲粟之計而疆有力者得志焉亦將張瞻明目以正告人曰吾亦行周公季友之道也蛇相吞蛙相咬皆聖賢之徒何憚而弗為哉史者垂於來今以作則者也導天下以不仁而太宗之不仁蔑以加矣萬世之下豈無君子哉無厭然之心惻隱羞惡兩俱及儘功利殺奪橫行於人類乃至求一揜惡飾偽之小人而不易得也悲夫

隋之攻高麗而不克也君非其君將非其將士卒怨於下盜賊亂於內固其宜矣唐太宗百戰以蕩群雄李世勣名振張亮皆戰將也天下抑非揚厲狼戾以疲敝之天下太宗自信其必克人且屬目以待成功乃其難也無異於隋於是而知王者行師之大畧矣太宗自克白巖特舍安市而不攻徑取建安策之善者也而世勣不從高延壽高惠真請拔烏骨城收其資糧鼓行以攻平壤而長孫無忌不可乃以困於安市城下而狼狽班師夫世勣無忌豈不知困守堅城之無益而阻撓奇計太宗自策既審且喜聞二高之言而終聽二將以遷延何也唯天子親將勝敗所繫者重世勣無忌不敢以萬乘嘗試太宗亦自顧而不能忘豫且之戒也嚮令命將以行則韓信之度井陘劉裕之入河渭出險而收功即令功墮師撓固無繫於安危之大數世勣無忌亦何憚而次且哉符堅不自將以犯晉則不夫清以啟鮮卑之速叛實建德不自將以救雒則不被禽而兩敗以俱亡完顏亮不自將以窺江則不挫於采石而國內立君以行弑佛狸之威折於盱眙石重貴之身禽於契丹區區盜賊遠方之主且輕動而召危亡況六字維繫於一人而輕試於小夷乎怯而無功世勣無忌尚老成持重之謀也不然土木之禍天維傾折悔將及邪王欽若誠寇準以孤注欽若誠姦準亦幸矣鼓一往之氣以天子渡河為準之壯猷幾何而不誤來世哉春秋書從王伐鄭諱其敗即以譏之射肩而後王室不可復興桓王自貽之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也劉洎之殺謂褚公諧之者其為許敬宗之汙誣固已乃使褚公果以洎言之白於太宗亦詎不可哉太宗征高麗留守西征者房元齡也受命輔太子於定州者高士廉張行成高季輔馬周而洎以新進與馬非固為宗臣負伊周之獨任也兵凶危戰太宗春秋已高安危未決也太子柔弱固有威福下移之防洎於受命之日遽亢爽無忌而大言曰大臣有罪臣謹即行誅然則不幸而太宗不返嗣君在疚元齡之頃領且縣於洎之鋒刃而况士廉以下乎又况其餘之未嘗受命者乎人臣而欲擅權以移國者必立威以脇眾子罕奪宋公之柄用是術也而曹操之殺孔融司馬懿之殺曹爽王敦之殺周顛戴淵無所稟承猶無擇噓矧洎已先言於當宇挾既請之旨復何所忌以戢其專殺乎魏王泰未死吳王恪物望所歸洎執生殺之權以誅異已欺太子之柔唯其志以逞何求而不得然則伊霍之事洎即不言抑必有情焉且又惡知洎之狂悖不果有是言哉或曰洎謹即行誅之對剛而戇耳非能有不軌之情也曰所惡於強臣者唯其很耳戇者

很之徒也無所忌而固之心乃可無所忌而矢諸口遂以無所忌而見之事司馬師高澄朱溫李茂貞唯其言之無忌者有以震懾乎人心而天下且詭之曰此英雄之無隱也當其曰謹即行誅目無天子心無大臣百世而下猶不測其威之所底止而可留之以貽異軼之冲人乎使諸公果勸太宗以殺洎亦忠臣之效也或曰唐處方輿之勢而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以開國元臣匡扶王室洎雖狂無能為也曰人之可信以無妄動者唯其慎以言慮以動而已不可言而言之則亦不可為而為之朱疵孤軍無助而走德宗苗傅劉正彥處張浚韓世忠之間而廢宋高皆愚黷而不恤禍福者也藉曰洎為文吏兵柄不屬焉范煜王融亦非有兵之可恃又孰能保洎之無他乎使伏其辜非過計而淫刑審矣

星占術測亂之所自生也史言祕計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天下誰為此祕計者其由來不可考也太白之光群星莫及南北之道去日近而日奪其光去日遠而日不能奪而畫見五緯之出入歷家所能算測而南北發歛法畧而古今無考使有精於步測者亦當耳而太史守其曲說曰女主昌與所謂祕計者相合太宗不能違以理折之而橫殺李君羨以應之李瀋風又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以決其必然武王之篡奪實斯言教之也凡篡奪之禍類乘乎國之將危而先得其兵柄起而立功以拯亂然且遲回疑畏而不敢驟抑有彊幹機智之士若荀攸郝慮劉穆之傅亮李振敬翔之流贊其逆謀而多番虎狼之將佐為之爪牙然後動於惡而人莫能禦今武氏以一淫嫗處於深宮左右皆傅粉塗朱猥獲之賤士三思懿宗承嗣輩固耽酒嗜色之猘袴一彊項之邑令可鞭笞而殺之庸豎也乃以炎方方輿之社稷淫風一拂天下歸心藏頭咋舌於枷梏薰灼之下莫之敢抗武氏何以得此於臣民哉天下固曰前聖之祕記然也上天之垂象然也先知如瀋風者已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瀋風曰當王天下武氏曰吾當王也瀋風曰殺唐子孫殆盡武氏曰吾當殺也嗚呼播四海之心傾方輿之宗社使李氏宗支駢首以受刃瀋風一言之毒流天罔極矣其哉太宗之不明也正妖言之辟執瀋風而誅之焚祕記斥太史之妄武氏惡足以感天下而成乎篡哉有天下而不誅逐術士敬授民時以定民志則必召禍亂於無窮人有生則必有死國有興則必有亡雖百世可知也惡用此曉曉者為

以利為恩者見利而無不可為故子之能孝者必其不以親之田廬為恩者也臣之能忠者必其不以君之爵祿為恩者也友之能信者必其不以友之車裘為恩者也懷利以孝於親忠於君信於友利盡而去之若馳利在他人則棄君親背然諾不旋踵矣此必然之勢也故慈父不以利畜其子明君不以利餌其臣貞士不以利結其友太宗遣李世勣為慶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與之無恩我死汝用為僕射以親任之是已明知世勣之唯利是懷一奪予之間而相形以成恩然其為無賴之小人灼然見矣而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長孫無忌之勳威可依也褚遂良之忠貞可託也世勣何能為者高祖不察而許為純臣太宗不決而託以國政利在高宗則為高宗用利在武氏則為武氏用唯世勣之視利以為歸而操利以籠之早已為世勣所窺見以益欲於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傾於武氏所必然矣若謂其才智有餘任之以邊陲可矣錮之於墨州唐惡從而亂哉

高宗  
 房遺愛狂駭與婦人謀逆以自斃而荆王元景吳王恪駢首就戮李道宗亦坐流以死嗚呼元景之長而有功恪之至親而賢道宗之同姓而為元勳使其存也武氏尚未能以一婦人而制唐之命也夫長孫無忌之決於誅殺固非挾私以爭權蓋亦衛宗而使安其位爾乃衛高宗而不恤唐之宗社則私於其出無忌之惡也原其所自失其太宗之自貽乎承乾廢魏主紕太宗既知恪之可以守國也則如光武之立明帝自決於衷而不當與無忌謀如以高宗為嫡子而分不可奪則抑自決於衷而尤不當與無忌謀疑而未決則在廷自有可參大議之臣如德宗之於李泌宋仁宗之於韓琦皆其識以成其斷唯無忌者高宗之元舅也而可與辨高宗與恪之廢立乎乃告無忌曰唯奴弱恪英果類我欲立之事既不果無忌所早作夜思以疑恪忌恪畏恪之怨已而欲勸絕其命者終不忘矣唐無夾輔之親賢而已以先后已謝之威靈不能敵房帷之親寵終亦必亡者皆其所憎焉不顧者矣太宗一言之失問非其人而不保其愛子不永其宗祧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豈徒君臣久不密且失其子矣無忌怙外戚以為擊固之圖太宗不察焉顧謂無忌曰公以恪非已之甥邪愈發其隱而無忌之志愈憤矣房元齡褚遂良之贊立高宗義之正也太宗之疑於立恪道宗之權也無忌之固請立高宗情之私也挾私而終之以戕殺無忌之惡稔而太宗不灼見而早防之不保其子不亦宜乎或曰褚公受顧命輔國政不能止無忌之姦且道宗之實公實與謀豈亦挾私以剪宗子乎夫房遺愛已探無忌之意旨誣恪以求自免言已出而若有徵褚公未易任其無患恪且死焉無忌而不及公則謂公之陷道宗者亦許敬宗之誣史無與正之與

劉文成公自言疾惡太甚不可為相者賢不肖之所取我以操治亂之樞機者也好善不篤惡惡不嚴異可哉劉公之言何以云邪今繹其言而思之太甚云者非不能姑縱之謂也謂夫惡之而不如其罪之應得不待其惡之已著而恤發之已亟也形於色發於言無所函藏而早自知其不容一斥為快而不慮其憤興以旁出也如是以贊人主賞罰之權而君志未定必致反激以生大亂趙高邑為總憲欲按崔呈秀之貪而考核未速賄恨先形乃使投權



奄以殺善類古今之如此者多矣然後知劉公之自知明而審幾定也長孫無忌之惡李義府正矣既熟察其凶險之情則不宜輕示以機而使之自危乃不待其罪之著見而無可逃而遽而誦之於蜀徽抑不能以決行而使得展轉以圖微幸於是義府之姦迫以求伸用王德儉之謀請立武氏一旦起權相位而無忌不能不坐受其窮然則為相臣者不能平情以審法特法以立斷徒挾惡惡之心大聲疾呼積憤奮袂與小人爭邪正以自禍而禍國也其餘好惡賞罰治亂之樞機持之一念豈易易哉韓魏公之處任守忠也其氣不迫而後其斷不疑函之從容而決之俄頃故守忠弗能激出以反噬申屠嘉一失之鄧通再失之鼂錯皆疾惡甚而無持重之斷以一洩而易窮也劉公之言為萬世大臣之心法允矣

至弱之主必有暴怒至暗之主必有微明使弱以暗者必無偶見之明無恆之怒則巨姦猶不測其所終而未敢凌乘以逞明乍啟而可蔽怒忽動而旋移然後使兩畢見可迫駕其上而無所復忘君子之欲輔之以有為也難矣而抑有道焉苟知其明之不審而怒之易移則豫防其明與威之不可繼而因間抵隙徐以養之使積之厚而發之以舒庶乎其有濟矣即其不濟而在我有餘地以待他日之改圖在彼無增長之威以成不可拔之勢故惟慎重以持權者能事昏主宰亂朝而消其險阻斯大臣之所以不易得也高宗以厭禱故怒武氏而欲廢之使其廢也社稷之福也雖然廢后大事也惡有倏然怒之倏然言之而即倏然廢之者乎倏然言之即可倏然廢之則其人雖不廢亦能無害於國凶於家矣得狡如武氏而可以偶然之忿黜之須臾乎懦夫之懦也惟其忿怒偶發而悻悻不能俄頃待也暴雨之盈溝澮操舟而泛之以指江海上官儀之不審愚亦甚矣故使於此持重以處而漸導以機從容謂帝曰后之不可為天下母臣等固知之而未敢言也今幸上知之矣而固未可輕也姑寬之而觀其驕漸疏之以觀其怒斟酌於心而正告羣臣悔前此之過然後正祖宗之家法與天下共黜之臣且達上意於公忠體國之大臣咸使昌言以昭天下之公論今未可以一紙詔書快須臾之怒也如此則高宗之志可漸以定武氏之惡可察而著忠直之言可觸而納任幸之黨可次而解而懦夫易消之怒以無所發而蘊於中武氏之涕泣無所施而危幾自阻其終廢也社稷以甯即不終廢也亦何至反激其悻悻切群臣以使風靡哉上官儀之不及此也識不充守不固嗚呼而

幸成於一朝喪身殃國儼欲辭其咎而不能矣雖然論者曰彼昏不知不可與言儀之不智以亡身與京房等則非也身為大臣有宗社之責焉緘口而容鄙夫而已矣儀忠而愚者也未可以苛求也張公藝以百忍字獻高宗論者謂其無當於高宗之失而增其柔懦亦惡知忍之為道乎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忍者至剛之用以自強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觀物情之變忍可以控姦和之機忍可以持刑賞之公忍可以畜德威之固夫高宗乍然一怒聽臣者之辭而立命上官儀草詔以廢武氏是惟無激激之而不揣以憤興不忍於先則無恆於後所以終脅於悍婦者正此也夫能忍者豈桎梏其羞惡是非之心以使其不行哉不任耳而以心殉之而已矣任耳而以心殉之者如急水之觸磯沸膏之蘊水譖怨甫及而頰頰耳執若高天厚地之無以自容正哲婦姦人所乘之以制其命者也故王后仇讎之恩太子賢太子忠毛裏之愛長孫無忌滑陽之情聞譖即疑而死亡旋及一激即不能容他日悔之而弗能自艾不忍於耳即不忍於心高宗之絕其天良惡豈在忍哉公藝之忍而保九世之宗唯聞言不信而制以心也感行其中矣不然子孫僕妾嗚呼肯肯以激人於不可忍日盈於耳尺布斗粟可操戈戟於天倫而能飭九世以齊壹乎居重馭輕先內後外三代之法也諸侯各君其國勢且仇乎天子故縣內之選優於五服天子得人以治內而莫敢不正端本之道也郡縣之天下以四海為家果有於遠近哉畿輔之內與腹裏尚文之郡邑去朝廷也近吏之賢不肖易以上聞且其人民近天子之光而畏法深名教興而風俗雅雖中材蒞之亦足以戢其逸志而安其恆度至於荒遠雜夷之地其民狃於頑陋曠戾而詩書禮樂之文非所喻也其吏欺其愚而漁獵之民固不知有天子而唯知有長吏則貪暴之吏唯其所為而清議不及乃民夷積怨一激以興揭竿冒死而禍延於天下如是則輕邊徼長吏之選就近補調使充員數善不加權惡不降爵俾其貪叨恣日暮途窮之倒逆離叛相尋兵戈不戢內治雖修其能遠制之哉前之定天下者艾菁棘夷黔峒威服而恩撫之建郡縣以用夏變夷推行風教力其勤心其誠也乃割棄不理授之卑茸狼戾之有司以敲之於亂溥天之下特有此姦賊之區字是亦可為長太息矣故與其重內也不如其重外也內雖不基乎重而心不輕也外不重則承輕之矣唐初桂廣等府官之法擬一聽之都督而朝廷不問治之大累也邊徼之稍習文法者居其土知其利則貪為之而不羨內遷中州好名干進之士惡其陋而患其絕望於

清華則鄙夷之而不屑為儀鳳元年始遣五品以上周御史住邊州注擬庶得之矣猶未列於吏部之選也後世統  
於吏部以聽廷除尤為近理然而縣缺以處劣選且就地授人而雖有廉聲不得與內權之列吏偷不警吏怨不經  
民勞不復追其叛亂乃勤兵以斬刈之亦慘矣哉千年之積弊明君良相弗能革也可勝悼哉八閩東粵昔者亦荒  
陋之區也重守令之選而賢才往牧今已化為文教之邦何獨置桂滇黔階文印雅之不可使為善地乎不勤兵而  
服遠不勞中國而化夷俗何所嫌而弗為也人士厭薄之私心假重內輕外之說以文之明主之所弗徇而尚異疑  
焉  
賑飢遣使民有迎候之勞如劉思立所言者未盡然也所遣得人則民不勞矣若其不可者飢非一邑而生死之命  
縣於旦夕施之不急則未能速編而餒者已死矣施之急則甫下車而即發金粟唯近郭之人得踰分以需濡而遠  
郊不至且府史里胥黨無籍之游民未嘗飢而胃受大臣奉使尊高不與民親安能知疾苦之為何人而有以限之  
金粟專肉白骨邪此徒費國而無救於民之大病也且不特此也飢民者不可聚者也餌之以升斗錙銖而羣聚於  
都邑以待使者樸拙之民力贏而恤其婦子餓死而不顧離家以待命豪捷輕環之徒則如跋扈之魚聞水聲而鼓  
鬣棄其采椽棺捕禽魚可以得生之計而希求自至之口實固未能厭其欲而始有終年之飽也趨使者於城郭聚  
而不散失業以相噴啗掠奪與以成乎大亂所必然已夫亦患無良有司耳有良有司者就其地悉其人行野而進  
其紳士與其耆老周知有無之數而即以予之且給夕歸仍不廢其桑麻耕種採山漁澤之本計則惠皆實而民莫  
其居仁民已亂之道交得而亡虞也故救荒之道蠲租稅止訟獄禁掠奪通糴運其先務也開倉廩以賑之弗獲已  
之術也兩欲行之則莫如命使巡行察有司之廉能為最亟守令者代天子以養民者也民且流亡不任之而誰任  
乎授慈廉者以便宜之權而急逐貪昏傲惰之吏天子不勞而民以蘇舍是無策矣  
李世勣之安忍無親也置父於寶建德之刃下而不恤強其婿杜懷恭與征高麗而欲殺之以立法付諸子於其弟  
而使怒則相殺之顧於其姊病為之煮粥療鬚而曰姊老勣亦老雖欲為姊煮粥其可得乎諱然天性之言讀之者  
猶堪流涕由此言之則世勣上臨其父於死而下欲殺其子與婿非果天理民彝之絕於心也天下輕率寡謀之士

躁動而忘其天性之安然其於不容己之慈愛是惟弗發則無所掩遏而可遂其情唯夫情勢果決者非自後於  
功利之隘溺則得喪一繫其心而期於必得心方戚而目已怒淚未收而兵已操烏獲之雄心不可復戢彼固自詭  
為一世之雄也而豈其然哉蓋無所不至之鄙夫而已剛則不失其君親柔則盡捐其廉恥明知之而必忍之雖聖  
人亦無如之何也有時而似忠貞矣有時而似孝友矣非徒似也利之所在則抑無所吝而用其情也世勣之於  
單雄信割肉可也為姊而療鬚何所吝耶利無可趨害無可避亦何為而不直達其惻隱之心以發為仁者之言哉  
籍甲兵戶口上李密而使獻知高祖之不以己罪也太宗問以建成元吉之事而不答事未可知姑為兩試抑知  
太宗之不以此為嫌也年愈老智愈高宗問以羣臣不諫而曰所為盡善無得而諫知高祖之不以己為佞也則  
以黨義府敬宗贊立武氏人自亡其社稷已自保其爵祿惻隱蓋惡是非之心非不炯然內動而力制之以護其私  
安忍者自忍其心於人何所不忍乎故一念之仁不足恃也正惡其有一念之仁而矯拂之也夫且曰吾豈不知忠  
孝哉至於此而不置忠孝於膜外也為鄙夫為盜賊為篡弒之大逆皆此而已矣  
魏元同上言欲復周漢之法命內自三公省寺外而府州各辟召僚屬而不專任銓除於吏部其言辯矣實則不可  
行也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模以相扶而成治故三王相襲小有損益而大畧皆同未有慕古人一事之  
當獨舉一事雜古於今之中足以成章者也王安石惟不知此故偏舉周禮一節雜於宋法之中而天下大亂周之  
所以諸侯大夫各命其臣者封建相沿民富而聽於世族不可得而驟合併以歸天子也故孔子之聖天子不得登  
庸求路之賢曾衛之君不能託國三代之末流亦病矣漢制三公州郡各辟僚屬曹時舉孝廉以貢於上辟召一聽之  
長官朝廷不置家宰蓋去三代未遠人猶習於其故而刺史太守行法於所部刑殺軍旅賦役祀典皆得以專制則  
勢不得復為建屬吏以掣之其治也刑賞之施於三公州郡者法嚴明而証上行私者不敢逞迨其亂也三公州郡  
任非其人而以愛憎黜陟其屬吏於是背公死黨之習成民之利病不得上聞誅殺橫行民胥怨激而盜賊起則  
法救而必更不可復矣漢之核吏視其長官猶君也難而為之死死而為之服衰各媚其主而不知有天子然則使  
為公斂處父之據成不墮祝賄之射王中肩皆可自命為忠而無忌大倫不明倒行逆施何所不可哉且其貢於天

子者一唯長吏之市恩而天子無以知其賢否抑無考覈之成憲以衡其愚哲三公之辟召則唯米取名譽於州郡於是虛譽日張雖黃在口故處士之權日重朋黨興而成乎大亂故曹孟德懲其敝而改之總其任於吏部此窮則必變之一大機會也既變矣未有可使復窮者矣法無有不得者也亦無有不失者也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若法則因時而參之禮樂刑政均四海齊萬民通百為者以一成純而互相裁制舉其百廢其一而百者皆病廢其百舉其一而一可行乎浮慕前人之得夾糶之於時政之中而自矜復古何其室也魏晉以下三公牧守不能操生殺兵農之權教化不專司於己而士自以其學業邀天子之知乃復使之待辟於省寺府州之眾吏取舍生乎恩怨奔競盛於私門於此不讐自媒於彼廉恥喪朋黨立國不能一日靖矣唐之亂也藩鎮各自私人以為小牙或使登朝以為內應於是敬翔李振起而亡唐他如羅隱杜荀鶴豈非操光憲之流皆致命四方而不為唐用分崩瓦解社稷以傾亦後事之明驗矣夫吏部以一人而周知士之賢否誠所不能如元同之慮者然士之得與於選舉也當其初進亦既有諸科以試之矣君子不絕人於早而士之才能亦以歷事而增長貪廉仁暴亦以束於法而磨礪以勸於善其有壞法亂紀蠹政虐民者則固有持憲之臣操筆繩以議其後若夫偏材之士有長此短彼之疑則因事旁求初不禁大臣之薦舉然則吏部總括登進之法固魏晉以下人心事會之趨而行之十年不可更易者也讀古人之書以揣當世之務得其精意而無法不可用矣於此而見此之長焉於彼而見彼之得焉一事之效一時之宜一言之傳偏據之而曰三代之隆兩漢之隆特此也以固守而行之者王安石以假竊而行之者王莽而已何易絲言哉知人安民帝王之大法也知之求其審也安之求其適也所以知所以安非一切之法亂於時政變遷之中王不成王霸不成霸而可不慎亂者也庸醫雜藥裏蒸溫涼以飲人強者篤弱者死不亦傷乎

中宗附於內

中宗附於內

十四年尚書令僕左右相侍中同平章事皆輔相之任為國心膂者也而乍進乍退尸其位者四十三人進不知其所自退不知其所亡無有一人為高宗所篤信而固任者大臣之賤於此極矣長孫無忌褚遂良于志寧高季輔張行成太宗所任以輔己者也貶死黜廢不能以一日安矣保祿位以令終唯懷姙之李勣耳自是而外若韓瑗來濟杜正倫劉仁軌上官儀劉祥道較無覆餗之傷而斥罪旋加幸免者亦託於守邊以免禍若其他竊位懷祿之宵小勿論李義府許敬宗之為通國所指數即若宇文節柳奩崔敦禮辛茂將許圍師竇德元樂彥璋孫處約姜恪關立本陸敦信楊宏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和處俊來愷薛元超高智周張大安崔知溫王德真郭待舉岑長倩魏元同者皆節不足以守堯庫才不足以理下邑或循次而升或一言而合或趨歧徑而說遇競相踵以贊天工至其願命託於委昇九鼎者則裴炎劉景先郭正一二三無賴之徒也嗚呼惡有任輔弼大臣如此之輕而國可亡者乎夫高宗柔懦之主也柔者易於合然而難離也乃合之易而離之亦易者何也惟其疑而已矣疑者已心之所自迷人情之所自解者也剛而責物已甚也則疑柔而自信無據也則疑兩者異趨同歸以召敗亡一也剛不以決邪正而以行猜忮柔不以安善類而以聽讒諛猜忮生於心讒諛興於外於是乎人皆可相人皆不可相也人皆可斥而可誅也為大臣者視黃閣為傳舍悠悠於來去而陌路其君親不亦宜乎孟子曰王無親臣矣無親臣則不可以為父母裴炎片語之失意而廢中宗如捫蝨於禪中復吳恤哉夫相代天工天之所界人之所歸也天下不能知其姓字逆臣不屑奉為蒼蠅豔妻宵小怙長存之勢以役驟進驟退之鄙夫談笑而移宗社一多疑之所必致也審察亂源可以知所由來矣

伸天下之大義而執言者非其人適以墮義而義遂不可復伸齊桓公不責楚之僭王自反其不足伸大義當闕焉而若有所俟雖無可俟楚終端端然疑且有責之者天下亦禹禹然幾有責之者故曹檜之大夫猶敢秉公論以謳吟而楚終不敢滅宗周遷九鼎義以不襲而未遽墮也夫齊桓方伯也固執言伸義之人也奚為不可然而不可者內省其情求以雄長諸侯而霸之非果恤宗周欲以復宗周之緒也非其情則非其人矣自問而知之天下皆知之亂賊亦具知之其情不至其人不足畏乃徒號於天下曰吾以伸大義也天下弗與亂賊弗懼孰起無援終以喪

敗則亂賊之欲益炎而天下之勢一撲而不可復張義之不可說取而必本於夫人之心亦嚴矣哉李敬業起兵討武氏所與共事者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而非果以中宗之廢為動眾之忱也敬業以功臣之裔世載其姦窺鏡開隙朝權不屬懷忿以起觀其取潤洲向陵金以定霸基而應王氣不軌之情天地鬼神昭鑒而不可欺徒建鼓以號於天下曰吾為霍子孟桓君山之歌哭也內挾代唐之私外假存唐之迹義可取也則宵人之巧論但能淋漓慷慨為忠憤之言而即佑於天助於人天其夢夢人其胥有耳而無心乎於是兵敗身死而嗣是以後四海兆人之眾無有一夫焉為唐悲宗社之淪沒皆曰義不可伸賊不可討天移唐祚抑將如之何哉大義之墮墮於敬業之一概也無情之文巧言破義貞人之淚為姦人之誹笑而日月昏靈妖狐畫嘯復誰與禁之哉故敬業之敗武氏之資也敬業之起賓王之概必敗之符也忠臣孝子以無私之志伸不容已之義雖敗雖殲不患無繼我以興者惟孤情之在兩間焉高綱縕百衄百折流血成川積骸如莽而不能奪也羣不逞之徒託義以求盈而後義絕於人心悲夫

自霍光行非常之事而司馬懿桓溫謝晦傅亮徐羨之託以讐其私裴炎贊武氏廢中宗立豫王亦其故智也不然惡有嗣位兩月失德未彰片言之妄而為之臣者遽更置之如僕隸之任使乎炎之不自揣也不知其權與姦出武氏之下倍從而無算且謂豫王立而已居震世之功其欲僅如霍氏之乘權與懿溫之圖篡也皆不可知然時可為則進而窺天位時未可抑足以壓天下而永其富貴豈意一為武氏用而豫王浮寄宮中承嗣三思先已而為捷足也哉其請反政豫王也懿溫之心天下後世有目者知之而豈武氏之不覺邪家無擔石之儲似清請反政於豫王似忠從子伯先忘死以訟冤似義以此而挾滔天之膽解天子之璽綬以更授一人則其似是而非者視王莽之恭儉誠無以過而武氏非元后已非武氏之姻族妄生非分之想則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其愚亦甚矣自炎姦不讐而授首於都市而後權姦之詐窮後世任命之姦無有敢藉口伊霍以狂逞者劉季述苗傅劉正彥以內豎武夫驟試之而旋就誅夷不足以動天下矣炎之誅死天其假手武氏以正綱常於萬世與將各有其軍而國強將各有其軍而國亂唐之季世外夷之禍淺國屢破君屢奔而不亡然天下分裂以終於五代

皆錄此也將各有其軍於是監軍設焉中人監軍唐之大蠹也其始以御史監之較中人為愈矣然即以御史監軍而軍不敗者亦鮮矣既命將以將兵而必使御史監之者亦勢之不容已也將各有其軍而驕悍以僭叛者勿論已即其不然朝廷之意指不行於疆場而養寇以庸權惡縮以失機遷延以糜饋情事之所必有而為國之大患天子大臣不能坐受其困則委之監軍以決行上意故曰不容已也然而其軍必敗未有爽焉者矣監軍者而與將合則何取於監軍而資將以口實曰夫監軍者目擊心知而信以為必然矣監軍者而與將異於是將不能自審其進止以聽之與兵不習於敵不審之人傳有之曰將得其人而使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敗監軍者非必剛愎不仁也而御史者以風裁無憚於大吏持文法以責功效者也責功效者必勇於進則剛持文法而無所憚則復居朝端習清晏而不與士卒之甘苦相喻則不仁業任之以剛愎不仁之任雖柔和之士亦變其素尚而勉為決裂且柔和之士固不樂受監軍之任其樂任者必其喜功好競以嘗試為能者也且夫朝廷之使監軍其必有所屬意矣天子有欲速之心宰相有分功之志計臣恤饋餉之難近寇之薦紳冀驅逐之速將雖無養寇畏敵之情而在廷固疑其前卻操此為慮則自非少年輕銳挾智自矜以傲忽元戎者固莫之使也無敢死之心無必勝之謀無矜全三軍之生死以固邦本之情抑無軍覆受誅之法以隨其後如是而不撓將以取敗也必不得矣乃其設之之繇則惟將各有其軍而天子大臣不能固信之也唐初府兵方建軍政一統於天子授鉞而軍非其軍振旅而眾非其眾故雖武氏之猜疑而任將以勿貳李孝逸程務挺以分閫立效之元戎殺之流之而不敢拒命則亦無所用監軍為矣非武氏之能將將也府兵定軍政一而指臂之形勢成也然其始府兵初建於用武之餘而兵固競則將可無兵而唯上之使一再傳而府兵之死者死者老矣按籍求兵而弱不堪用矣勢必改為召募不得不授將以軍矣故監軍復設而中人任之庸主佞臣所不容已之亂政也夫任將以軍而精於擇將慎於持權天子之明威行於萬里而不假新進喜功之徒撓長子之權夫乃謂之將將唯西漢為能然豈武氏所可逮哉

涉大難圖大功因時以濟存社稷於已亡而無決裂之傷論者曰非委曲以用機權者不克而非然也亦唯持大正以自處於不撓而已矣以機權制物者物亦機權應之也君子固不如姦人之險詐而君子先傾以正自處立於不

可撓之地而天時人事自與之相應故所謂社稷臣者無他唯正而已矣孔融之不能折曹操以全漢者慨英多而蕩軼於準繩者不少操有以倒持之也周顛戴淵密謀匡主而死於王敦幾以亡晉夫亦自有咎焉憤而或激智而或詭兩者病均而智之流於詭者其敗尤甚雖有奇姦巨寇殺人如莽之氣縱而至於山喬嶽峙守塞不變之前則氣為之斂而情為之折嗚呼斯狄梁公之所以不可及也或曰公之所以得武氏之心而唯言是聽樹虎臣於左右而武氏不疑此必有巽入之深機以得當於武氏而後使為己用考公之生平豈其然乎當高宗時方為大理丞高宗欲殺盜伐昭陵柘者公持法以抗爭上怒洵加而終不移及酷吏橫行之際為甯州刺史以寬仁獲百姓之心再刺豫州按越王貞之獄密奏保全斬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十餘口免之此豈嘗有姑尚委隨而與世推移以求曲濟之心乎其尤赫然與日月爭光者莫若安撫江南而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是舉也疑夫輕率任氣者亦能為之而固不能也鬼神者即人心而在者也一往而悍然以興氣雖盛心之惴惴者若或掣之昧昧之士民競起而撓之非心服於道而天下共服其心者未有不踟躕而前卻者也故曰赫然與日月爭光者由此思之唯以道為心以心為守坦然無所疑慮其視妖淫凶狠之武氏猶夫人也不見可憂不見可懼請復虛陵而樹張東之等於津要武氏灼見其情而自不能違豈有他哉無不正之言無不正之行無不正之志而已矣或曰公苟特立自正無所用其機權則胡不潔身不仕卓然而無能說辱乃姑事之而後圖之則抑權也而非正也曰武氏無終篡之理唐無可亡之勢天下憤憤弗之察耳三思承嗣以無賴小人淫昏醉夢而結市井推理之黨遂聲狂吠庸人視之如推車於太行之險大人君子視之一葦可抗之淺者也秉正治之而有餘何為棄可為之時任其燭亂以待南陽再起始梟王莽於漸臺而貽中原之流血乎天下無正人而後有妖亂蕞然山岳足以惑人之視聽武氏亦猶是而已範我馳驅無求不獲公亦坦然行之而何機權之足云

餌惑吾臣民之志則猝起而天下且利賴之以不與爭且其垂涎三銀綺珍華而不得遂者蓄毒已深發而不可遏也契丹女真皆始以貢來而終相侵滅其必然者一也貪不毛之土而以關土服遠為功名於是度越絕險踰沙磧梯崇山艾幽箐以徵奇捷不幸而敗則尾之以入幸而勝而饋餉相尋舟車相接坂木夷險染水凌冰使為坦道為賈目我能往寇亦能往推此言之我能往寇固能來審矣故光武閉關而河滎鞏固天地設險以限華夷人力不通數百里而如隔世目阻心反戎心之所自戢也中國之形勢東有巨海西有崇山之險不敵海之十一也然胡元泛舟以征倭委數萬生靈於海島而示以巨浪之可凌然後倭即乘仍以犯中國垂至於嘉靖而東南之害為曠古所未有巨海且然况山之險實以行相躡以進者乎割夷天險以啟匪類之橫行其必然者又一也二者害同而出於貪者倭臣不知厭足之心一而已矣吐蕃之為唐患禍止於臨洮則專力以捍之也猶易武氏欲發梁鳳巴蛋自雅州開道以擊之陳子昂曰亂邊羌開隘道使收奔亡之眾為鄉導以攻蜀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其言偉矣事雖暫止而此議既出邊臣潛用之以徵功嚴武章泉雖小勝而終貽大害明而熟於計者見終始之全局洞禍福之先幾可為永鑑然而後世君臣猶不悟焉天維口地口圻有自來矣

陳子昂以詩名於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才駕馬周而頡頏姚崇以為大臣可矣其論開道擊吐蕃既經國之遠猷且當武氏戕殺諸王凶威方烈之日請撫慰宗室各使自安櫻其旭然而不畏抑陳酷更濫殺之惡求為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賊臣凶黨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奪其魄者豈冒昧無擇而以身試虎吻哉故曰以為大臣任社稷而可也載觀武氏之世人不保其首領宗族者後不戢也而子昂與蘇安恆朱敬則韋安石皆犯羣凶持正論而不撓卒昭德魏元忠李日知雖貶竄而終不與傳游藝王慶之侯思止來俊臣等同受顯戮由是言之則武氏雖懷滔天之惡抑何嘗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沒中宗初立之際舉國之臣縮項容頭以樂推武氏廢奪其君無異議者向令有子項等林立於廷裴炎傳游藝真能豐嘉應以移九鼎乎夫人之才之盈虛視上之好惡無以作之其氣必萎無以樂之其體必戾乃武氏以嗜殺之淫媼而得人之盛如此高宗承貞觀之餘澤有永徽之初治而流俗風靡不能得一骨鯁之士何也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目塞而暗耳塞而聾其足以挫

生人之氣重其於誅殺也人之有心熒之而勸故盛世之廷多正士激之而亦起故大亂之世有忠臣廢鐵石以養  
靡而後成一痿痺之風俗則高宗之柔閣以壞人心毒天下劇於武氏之淫虐亦宜乎滅唐者文宗也滅宋者理  
宗也唐之復興於開元尚太宗未斬之澤與不然何以堪高宗三十餘年曠曠之陰邪

策賁士於殿廷自武氏始既試之南宮又試之殿廷任大臣以選士不推誠以信而以臨軒易其甲乙終未見殿廷  
之得士優於南宮徒以市恩遇於士而離大臣之心故至於宋而富鄭公欲請罷之其說是已雖然勿謂賁士之策  
異於漢武之策問賢良也賁士之取舍人才進退之大辨輕於其始則不得復重之於後天子以天之職求天之才  
而登進之使委之有司弗躬親以蒞之則玩人而以褻天其弊也士愈輕而貢舉愈濫又奚可哉有道於此付試事  
於南宮而所拔者絀其文以獻之上上與大臣公閱而定其甲乙庶乎不疑不黎得進賢之中道惜乎富公之言不  
及此也士之應科而來者賢愚雜而人數冗故授之所司以汰其不經不達之官昧而天子親定其甲乙則以崇文  
重爵敬天秩獎人才而視不敢輕此亦易知易行之道而自武氏以來近千餘年議選舉者言滿公車而計不及此  
者後世人主之心無以大異於武氏也夫武氏以婦人而竊天下惟恐士心之不戴己而奪有司之權雖私惠於士  
使感己而忘君父固懷姦負應者之固然也後世人主承天命贊先猷作君作師無待私恩以固結而與大臣爭廷  
攬以籠絡天下願使心營猜疑互相委卸不亦乎乎天子而欲收賁士為私人何怪乎舉主門生懷私以相市也此  
朋黨之所以興而以人事主之誼所由替也

王莽之後合天下士民頌功德勸成篡奪者再見於武氏傳游藝一授顯秩而上表請改唐為周者六萬人功若漢  
唐德若湯武未聞有此也孟子曰得乎印民為天子其三代之餘風教尚存人心猶朴而直道不枉之世乎若後世  
教衰行薄私利乘權無不可爵餌之士無不可利國之民印民亦惡足恃哉盜賊可君君之矣婦人可君君之矣夷  
狄可君君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後世庶人之議大亂之歸也且與之食而旦謳歌之夕奪之衣而夕  
詛咒之恩不必深怨不在大激之則以興蓋迷其利在自睫而禍在信宿則見利而忘禍臨制其欲而陰圖其安  
則奔欲而棄安贅婚得妻而謂他人為父母猶民受賄而訟廉吏之貪污上無與懲之益進而聽之不肖者利其易

惑而蠱之印民之違天常拂至性也無所不至而可云得之為天子哉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上天下澤而民志定  
澤者下流之委也天固無待於其推崇也斯則萬世不易之大經也  
逸民之名君子所甚珍也商周歷年十歲而魯論授以其名者七人則固與湯武頌頌為不世出之英流風善世立  
清和之極非其人豈勝任哉辭祿歸老保身家要名席田園之樂遂許之為逸民則莽可為周公操可為文王朱  
泚黃巢遂無道之君可為湯武矣武攸緒者武氏之族依逆后而起無功可錄竊將軍之號富安乎王茅土之封與  
攸暨等乘武氏之篡擁宸冕而南面稱孤凡六年矣唐之子孫殺者因者治無遺類而攸緒兄弟以皇族自居不知  
此六年之內何面目以尸居於百僚之上而猶自矜曰恬淡寡欲將誰欺乎官居衛而位侯王雖極天下之多欲者  
亦厭足矣猶曰寡欲將必為天子而後為多欲耶蓋是而武氏之勢已浸衰矣三思承嗣淫昏而非懿操之才武  
氏知天下之心歸於唐而意已華踰年而中宗召返東都矣攸緒畏禍之且及引身以避禍席安榮尊富於嵩山之  
下免脫祿產之誅福則與諸武共之禍則全身以遺眾就小人而論之三思承嗣之愚猶可哀矜而攸緒之狡尤甚  
矣哉使三思承嗣而為曹丕司馬炎也攸緒儼然以懿親保其社稷其肯就峯陰溪側冬茅板而夏石室乎予之以  
隱逸之名名何賤也以法論之免其殊死可爾流放之刑不可曲為貸也

知人之哲其難矣矣狄公之知張東之敬暉付以唐之宗社何以知其勝任哉夫入所就之業視其器之所堪器之  
所堪視其量之所函量之所函視其志之所持志不能持者雖志於善而易以動志易動則纖芥之得失可否一解  
其情而氣以勃興識以之而不及遠才以之而不及大苟有可見其功名即規以為量事溢於量則張皇而畏縮若  
此者殺之以大而朽然不給所必然矣夫以宗社之淪亡而女主宣淫姦和窺伺嗣君幽暗刑殺橫流天下延頸企  
踵以望光復此亦最易動之情矣則欲立拔起之功以反陰霾之日月似非銳於進取者不能狄公公門多士而欲  
得此義奮歛興之人夫豈難哉然前此者李敬業賂賓王以此致敗徒以增逆敵而沮壯夫之氣其成敗已可觀矣  
故雖有慷慨英多捐生效節之情公弗與也張東之為蜀州刺史奏罷姚州之戍瀘南諸鎮一切廢省禁南夷之往  
來敬暉為衛州刺史突厥起兵欲取河北諸州發民備減暉不欲舍收獲而事城郭罷使歸田公於此乃有以得二

公之器量而知其可以大任焉持之不發者藏之已固也居之以重者發之不輕也斂之以密者出之不測也無益之功名者不避難成之險阻也故武氏任之而不疑羣姦疑之而不敢動臣民皆信其舉事之必克而樂附以有成善觀人而任之者於此求之而失者鮮矣

讀文王世子之篇而知古者天子諸侯之元子日侍於寢門而損益衣食皆親執其事無異於庶人之父子天性之恩既不以尊位而隔孝養之禮抑且以居高而倡乃當大位危疑姦邪窺伺之日受顧命傳大寶亦相與面授於班席之側德不偷而道立道不失而禍亦消皇哉弗可及已後世子道之衰豈盡其子之不仁哉君父先有以致之也宮嬪多嬖寵盛年已逾邁而少父盈前於是不肖者以猜妒懷疑即其賢者亦以嫌疑為禮太子出別宮而朝見有度侍立有時問安有節或經旬累月而不得至君父之前離析毛裏之恩虛擁尊嚴之制戕性毀倫莫之能改故其為害也父子不親而讒間起嬖寵怙權而官寺張秦政之於扶蘇晉惠之於太子適隋高之於太子勇坐困於姦賊召之不為召誣之不為白殺之不能知而禍亂極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絕父之慈禁子之孝尚安足與問禍福乎無已則如崔神慶之請於武氏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降手教玉契以防姦隱此三代以下仁衰恩薄必不可廢之典也神慶之言此者慮諸武之假旨以召太子而害之也其人雖不肖其言之為功亦偉矣不然夜半一人傳呼而太子蹈白刃以瘡死何從而知其真偽哉後世人君處疏賤疑貳之勢防姦社禍建為永制可也罪者因其惡而為之等也而惡與罪亦有異焉故先王之制刑惡與罪有不相值者其惡甚而不可以當辜其未甚而不可以曲有酌之理參之分垂諸萬世而可守非情偏疾惡遂可置大法以快人情也武氏之惡浮於辜氏多矣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萬世聞其腥聞而無不思投劍以起辜氏之惡未如是之甚也然以罪言則不可以辜氏之罪加之武氏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憤釋人之怨遂人惡惡之情者也所以敘彝倫正名分定民志息禍亂為萬世法者也改唯弑父與君之賊自其子之外人皆得而殺之苟其為梟獍矣則雖他惡無聞人無餘怒而必不可貸元宗起而斬辜氏於宮中允矣凡唐室之臣民嘗以母后事辜氏者無不可手刃以誅之若武氏則雖毒流天下殲戮唐宗惡已極神人之怨已盈而唐氏之臣曾改面奉之為君者不可操刃以相向況中宗其子而張東

之其相乎無已則錮中宗於房州廢豫王為皇嗣之日猶可誅也中宗歸而受皇太子之封矣東之奉太子以誅辜臣非可殺武氏之日矣遷之別宮俟其自斃行法如是焉可耳許東之以殺武氏且北面而夕操戈奉其子以殺其母而曰法所宜伸也亂臣賊子因緣以起何患無言之可執而更執與致詰乎惡武氏者責東之不仁誅求快惡惡之心而不恤法之伸誣又何取焉唯加以則天皇帝之稱而使三思承嗣竊祿位則失刑矣文妻非躬試而但與聞哀妻與弑而所弑者其子春秋不奪夫人之稱許齊桓之討哀妻而不使魯人伸法則中宗君臣不得加刃於武氏明矣以上皆武氏時事武氏之遷上陽宮姚元之涕泗嗚咽以是出為亳州刺史張東之敬暉惡足以察元之智術哉武氏廢二張誅而諸武安於磐石中宗淫昏得之性成痼疾而不悟其不能長比清晏也眾人不知而智者先見之矣元之智垂死而可以制張說方在圖功濟險之日百憂千慮圖覽微察早知五王之命懸於諸武之手固不欲以身試其戈乎以一涕謝諸武而遠引以出故其後五王駢戮而元之安或持正以居功或用智以祈免忠直之士不屑智士之為而通識之士不尚倖直之節其不相為謀也久矣或曰蔡邕一歎而受刑元之弗慮智亦疏矣曰邕不與誅卓之謀而元賢興復之計也五王雖怒不得以邕之罪罪元之元之何憚焉豈受董卓之辟於髡鉗之中而王允不因卓而顯元之雖見庸於武氏東之固武氏之相也元之無憚而稱武氏曰舊君武氏豈但元之舊君乎哉不得執以為辭詩責以蔡邕之罪元之所熟審而無嫌者也夫其說於自全而負緊不立誠不足為忠矣而五王際國步之傾危誅二賢子廢一老嫗謀定崇朝事成指顧非有補天浴日之艱難乃得意以居環列相位裂土稱王嗚呼以朝朝心忘懼也又惡知元之涕非以志五王之終窮而唐社之未有甯日也與

狄公之與張東之皆有古大臣之貞焉故志相輸信相孚也中宗初復薛季昶曰產祿猶在草根復生而東之不誅諸武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以斯言體斯心念深禮謹薄己之功名正一王之綱紀端人正士所由異於功名之士遠矣中宗之不可與有為而不知揣非聞也趙汝愚曰社稷有靈當無此患人臣為其所可為而謹守臣

節不與天子爭威福之柄知此而已其不濟也社稷之不幸也榮辱生死又何恤焉且使中宗之淫昏不如是之甚乎春秋已富曾正位於受終之日矣乃既斬二張復誅諸武王鈇在手唯乞所為無所待命懷貞事主者自怵惕而不敢甯固非薛季昶以利害居心者所能知也劉幽求曰三思尚在公等終無葬地成何等事而早以葬地繫其心乎絳侯之盡誅諸呂文帝尚在藩服而國無君非中宗不違咫尺之比也然絳侯且不免對吏之辱而幾不保中宗而果有為也東之不待天子之命廣行誅戮又足以保其勳名乎乃其淫昏如彼矣其後三思伏誅且割太子首以獻宗廟宗楚客復起而亂唐相王幾不免矣則諸武雖誅未見五王得免於走狗之烹也均之不免而東臣節以蒙大難不尤無疚於心與論者惜季昶幽求之言不用而唯東之愚其愚不可及也豫謀禍福者不足以見貞士之心久矣唐多能臣而鮮端士於東之有取焉所以與狄公有芥珀之投也

李日知魏元忠唐休璟韋安石當武氏之世折酷吏之威斥宣淫之魂制凶豎之頑懷興復之志張桓伐之功皆自命為偉人而為天下所屬望者也及其暮年潦倒於韋氏淫昏之世與宵小旅進旅退尸三事之位濡需於養養殆無異於鄙夫嗚呼士之欲保名義於桑榆誠如是之不易乎義者無往而不與人並立者也旦取之而義立於旦矣夫取之而義立於夕矣天下服之而已亦樂以自見夫然則可辱可窮可死而無所息故曰怯夫慕義無不勉焉若夫立乎險阻之餘回念曠昔而復自歎其昔之危也則百鍊之剛必有繞指之柔相為終始者矣武氏之殺人亟矣殺愈慘而人愈激激以為義非必出於偽而義終不固迨乎武氏已老殺心已滅韋氏繼起柔毒不酷激之也不甚而義之不固者潛消暗蝕以即於亡於是後起之英已笑其衰頹顧夷然曰此吾少壯之所嘗為而今不爾者也則一芥然以退而不可復興矣故君子養之以靜持之以堅審於大小輕重之宜而參終始於一念無激也斯無隨也知柔知剛百夫之望夫乃謂之精義以利用而志不渝也唐自顯慶迄于景龍五十有五年朝廷之亂極矣豔妻接跡昏主死亡而不悟孽倖之宣淫酷吏之恣殺古今所未有也取唐之懿德宋之徽欽而繫之十不敵一焉然而彼速亡而此猶安者其故何也人之邪正不兩立政之善惡不並行純則治雜則亂所固然也雖然尤惡其相激相反而交為已甚也已甚者小人之伎毒也進而陷君子以反其類於是而國為之空國既空矣乃取君子之政無論宗

社生民存亡死生之所繫抑非必其心之所不欲而槩反之以洩其忿怒推以及於言語文字之不合者皆架以為罪而坐之死亡天下乃藉口絕筆以成乎同惡相扇之勢此唐末之所以亡與漢末黨錮之禍若出一轍也武韋之世自長孫無忌諸遂良以忠蒙誅誅之禍亦懣矣然殺人是則禍盡於其人為其所及引與所同事者安處無驚也則苟不力觸姦邪之災怒而猶緝乎其有以自居若夫貞觀承祚之善政雖不能釐定而修明之初不聽姦邪之所變易武韋所自為異議以亂典常蠱惑眾志者要祭之虛文選舉之冒濫而已邊疆之守賦役之制猶是太宗之遺教也殺君子而不蔓引其類故斬艾雖暫而陳子昂蘇安恆李邕宋務光蘇良嗣之流猶得持悃昌言而無所誣乃至守正不阿效忠不貳如狄仁傑宋璟李日知徐有功李昭德皆列上位而時伸其志其宣力中外者則劉仁軌裴行儉王方翼吉頊唐休璟郭元振姚元之張仁愿悉無所掣曳以立功名乃至楊元炎張說劉幽求諸人同事俱起而被害者不相及姦邪雖執大權終不礙賢臣登進之路驅天下以於淫慘則亂自亂也亡自可亡也或推之或扶之兩不相榘而天下猶席以安也夫小人之毒不可撲者莫甚於與君子爭名君子之自貽以感者莫甚於與小人競氣武韋太平淫虐方逞之日小人利得其欲而自安於小人君子自靖其誠而不待抑小人求伸其君子故小人之毒浸而君子之志平水火不爭其毒不烈所固然矣夫名者君子之寶也氣者小人之恃以凌物者也君子惜名已甚而氣乘之小人於是恥榮名之去已而亦飭說以吁譽然後急正直之號皆小人之所又獲一旦得志以逞則盡取君子題以姦黨而誅殛之空其祿位招致私人而朝廷倏易其故及其敗露直道伸義激氣於抑用其術以剷絕敗類數一年之中起伏相互風靜而波猶不息君無適信吏無適守民無適從乃至取邊疆安危之機小民膏血之資且此夕彼以各快其施如痰癘之炎抱火而寒履冰也嗚呼鐵者屢反其鉗推瘵病者疾易其柁附其不折以亡也豈可幸哉甚矣使氣而矜名者之害烈也宋仁宗賢主也呂夷簡夏竦非大姦也相激以爭而石介以詩受斲棺之慘流涕所蕩百年不息無罪可加而蘇軾以文詞取禍有罪可討而蔡確亦以歌詠論刑免役非殃民之稗政而司馬公必速改一朝也維州非宗社之急圖而李文鏡堅持其偏見雖君子之作升亦且以斂怨而妨國家之大計况小人之驟進唯人是苛唯政是亂者又遑恤傾危之在旦夕乎唐武宣宋神哲之可與有為也顧



不如高宗之柔闇中宗之狂惑觀其朝右之人與邦國之政而可知矣國無黨禍而不亡為人君者弭之於其幾矣待禍發而無以救藥乎

臨淄王之誅韋氏不啟相王豪傑之識有暗合於君子之道者此類是也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勿敢專焉正也信諸心者非逆於理成乎事者不疚於心則君父雖加以尤而不避唯豪傑以心為師而斷之於事夫君子之靖乃心以制義者亦如此而已矣推而至於聖人舜之不告而娶亦如此而已矣理者生於人之心者也心有不合於理而理無不協於心故豪傑而不可為聖賢者有矣未有無豪傑之識而可為聖賢者也臨淄王曰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亦未有以信其必然也然以相王之溫厚柔巽全身於刑殺橫行之日則亦可冀其或然耳且微臨淄之舉事王亦爰爰矣宗楚客其靜能日謀殺王奉韋氏以奪唐祀韋氏不誅王固不能再全於凶嫗之手臨淄不忍言耳實則謂事不成而王危不舉事而王亦危以必危之勢求全王而使嗣大統勢不兩立徒畏王之優柔而撓成算告則兵不得起甯無告也以安社稷以討亂賊以救王於顛危在此舉矣崔日用業以宗楚客害王之謀告而猶需遲不決乎故臨淄之不告老子之道也即一事一念而言之大舜之不告而娶奚必遠哉是以知臨淄之可與大有為也生於歲亂之世馳逐於聲色狗馬之中而所與游者王珣之流故終於濁亂而虧其天彝亦不幸而不奉教於君子乎

